

百家批註
足本大字

綱鑑易知錄



第一冊

上海廣益書局刊行

序

予童年有志讀史。然至老究未嘗一卒讀者何也。蓋予性最拙。讀時不能遽解。待解移時輒忘。又識字甚少。時須考證。且少以足疾廢。六經諸子。無心涉獵。都邑山川。不一遊覽。縱有志讀史。亦猶聾者之無聞。盲者之無見。故讀未終篇。輒生厭倦。此予所以究未一卒讀也。雖然。予既有志讀史矣。而欲待博羣書。以悉其所聞。歷名山大川。以窮其見度。必不能。然則予將作如何讀法。而後可邪。常觀世之樂於讀史者。類多穎悟絕倫之士。一目數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讀時不求甚解。會心在牝牡驪黃之外。故觀史不求其詳。論史必歸於雅。而若予之拙者。欲求讀史之法。甯簡無詳。甯陋毋雅。庶乎其心之邪。周子靜專。星若。予忘年友也。弱冠工舉子業。而尤邃史學。乙酉歲。攜其手輯綱目全編。以示予讀史之法。予遂與二子。復相編輯。不問祁寒暑雨者。殆六載。苦簡篇之冗漫。爲之摘要而刪繁。慮大義之不明。爲之提綱而絜領。典故則擲摭源流。詳箋細釋。不必腹具經笥。胸藏史鏡。而燎若指掌。輿地則遡厥沿革。援古證今。不必南浮北過。西至東漸。而宛如在目。分涇別渭。辨淄知繩。則圈殊星列。妍澁爛然。而遊移上下之見不設也。沉奧屈曲之句。險怪奇澀之文。則點讀分明。鈎黠截然。而聳牙澀訥之苦不形也。

迨夫字畫較毫釐。音聲辨纖悉。務絕譌以襲譌。謬以承謬之弊。而魯魚亥豕之誤。杖杜伏獵之差。殆可免矣。至若覩此而失彼。記乙而忘甲。則注不勝注。解不勝解。失注則遺。複解仍晦。乃立見前見後法。如呼醉使醒。警夢使覺。則全部神理。首尾貫穿。不猶全體血脈。上下流通也哉。予乃今而知讀史之法。其在是乎。予因之有感矣。向有志讀史。而未能一卒讀。及欲求一讀史之法。而不可得。得與二子共相編輯。以迄成書。縱不能博羣書以悉其所聞。歷名山大川以窮其所見。以視予前日之耳無聞而目無見者。大有逕庭。然後知觀史之不欲。論史之不明者。非盡天資遲鈍。庸師誤人。亦由編輯成書者。引導無方而致然也。二子屬予鏤版行之世。予曰。是書未可遽以問世也。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藏之家塾。以課弟子已耳。適予友朱子聖懷。亦寄予明紀鈔略一編。遂續輯而并付之梓。再閱歲工始竣。二子復謂予曰。若得大人先生序引。則是書可行。且能及遠。予謂既無卓絕千古之識。論定百代之興亡。復鮮著作辨論之才。品隲人事之得失。而徒沾沾於句櫛字比。審音訓義之末。是殆兔園學究之所爲。行且不能。何望及遠。顏曰。易知錄。同予之拙者。幾人。鮮不病予之簡。而笑予之陋也。

康熙五十年秋七月十五日。山陰吳乘權楚材題於尺木堂。

例言

一 本書上自盤古。下迄明末。其編纂一本清代山陰吳楚材所定。未敢增損。

一 立國必有國本。而歷史卽爲國本所繫。數典忘祖。最爲大忌。然史事浩繁。汗牛充棟。勢難盡讀。因取易知錄一書而刊行之。凡歷朝之大經大法。政治軍事。無不畢備。苟能默識於心。則數千年史事。瞭如指掌矣。

一 本書共分十卷。凡一事首尾之前後相隔甚遠者。皆一一於文中註明。如見本書卷幾。或見上卷幾。或見下卷幾。使閱者易於翻擷。而又無昧後遺前之失。

一 本書仍清代吳氏之舊。故至明末爲止。卽文中詞句。亦一仍舊貫。如稱清爲我大清等是。蓋卽仿吳氏之於綱目續編也。而清代二百餘年史事。今正特聘專家。編纂清史易知錄一書。爲本書之續。起自清世祖順治元年。下至宣統三年。現已付印。不日卽可問世。爲本書之續編。

一 清代山陰吳氏編纂本書。原有發凡八則。其所以說明者。至詳且盡。本編旣一

仍舊貫。當然悉依其舊。故亦附錄卷首。而於發凡中已有說明者。例言中卽不再贅。以免重複。且避掠美。

一 本書特請專家校勘。經半載之久。始克蒞事。且詳對原本。務使一字無誤。然校書如掃落葉。仍難免有誤植或脫落之處。務希高明時加指示。俾於再版時改正。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 日編輯部誌

發凡

通鑑刪煩

通鑑固須全讀。但人之姿性。高下懸絕。卷帙太煩。豈能一概記誦。勢不得不刪。然信手刪去。盡失頭緒。如何看得明白。茲則細加斟酌。事之源委。人之始末。起伏照應。明若觀火。

綱目全列

目之有綱。猶傳之有經也。使有目而無綱。則目於何處著落。而其閒之褒貶予奪。亦茫無所據矣。茲則有有綱而無目。未有有目而無綱者。如人著眉。如龍點眼。褒貶予奪。乃有定論。

創立紀編

綱目正編。自威烈迄五季續編。自兩宋迄有元。茲則上起三皇。下終明代。則威烈以前。有元以後。綱目豈敢自立。然金氏有前編尊之爲綱。而目則變而云紀。谷氏有紀事仍

之爲紀。而綱則變而云編。不敢自立綱目之名。亦以不失綱目之意云爾。

複出則見

是編中凡遇相同之處。隔遠者。則云見幾卷第幾。在上下卷者。則云見上卷第幾。下卷第幾。在本卷者。則云見本卷上。或見下幾。在一二張內者。則但云見本卷上。見本卷下。不煩注解。而無昧後遺前之失。更覺通體精神。

典故詳明

典故或本經傳。或出子史。空疎者全未講究。卽素號博雅之儒。亦不過識其大概而已。或未必能確然指爲某經某傳某子某史者。不甚分曉。便不親切。茲則必指出爲某經傳某子史。且必指出爲某經傳子史之某篇某章。自覺有味乎其言。

輿圖直指

讀史經濟。全在輿地。輿地不明。雖熟讀全史。猶如說夢。然但注爲郡名縣名。及地名山名水名者。與不注同。卽或指出爲某郡某縣。而但爲前代之郡縣名。亦與不注同也。茲則郡名直曰今某省某府。縣名直曰今某省某府某縣。山水地名直曰在某省某府某

縣。則國都之建立。形勢之強弱。戰爭之進退。使命之往來。如指諸掌。如運諸目。輿圖既熟。經濟自生。

別加圈點

讀史與讀他書不同。務在分涇渭。別嫌微。茲則遇綱。與編之是而得者。用白圈。非而失者。用黑點。則人之賢奸。事之美惡。言之曲直。意之誠僞。燦若碁置矣。若分注中。僅用單圈分句。以歸簡易。

辨別音聲

一字有數音。一音有一義。如睢陽之睢。讀雖。恣睢之睢。讀誨。乘桴之桴。讀孚。桴鼓之桴。讀浮。之類是也。一音有數聲。一聲有一義。如名譽之譽。讀豫。稱譽之譽。讀餘。長短之長。讀場。長餘之長。讀仗。之類是也。蒙師教學。信口讀去。自誤誤人。流毒不淺。茲于本字之下。詳加音注。於初學亦不無小補云。

先儒姓氏

西漢

龍門司馬氏 名遷字子長龍門人父談為太史遷繼父業作史記

洛陽賈氏 名誼洛陽人著有過秦論治安策

廣川董氏 名仲舒廣川人著有賢良三策

彭城劉氏 名向字子政本名更生著洪範五行列女傳新序說苑

東漢

茂陵班氏 名彪字叔皮茂陵人著王命論及賦論奏事凡九篇○彪子固字孟堅著四漢書及兩都賦

扶風曹氏 姓班名昭字惠姬彪之女適曹世叔早寡號曹大家兄固著漢書未成而卒詔昭踵成之

平陵賈氏 名逵字景伯平陵人注史記及著經傳義并論難百餘萬言

長陵馬氏 名融字季長茂陵人校正史記譌謬

南陽劉氏 名珍字秋孫南陽人作建武以來名臣傳

琅邪伏氏 名儼字景弘琅邪人著前漢書糾纏

北海鄭氏 名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注史記

滎陽服氏 名虔字子慎滎陽人注前漢書

潁川荀氏 名悅字仲豫潁川潁陰人淑之孫刪漢書為帝紀三十卷

汝南應氏 名劭字仲瑗汝南人著漢官儀及風俗通行於世

南陽文氏 名穎字叔良南陽人注前漢書一百三十二卷

三國

巴蜀譙氏 名周字允南巴西人著古史

陳留蘇氏 名林字孝友陳留人注前漢書一百三十卷

東海王氏 名肅字子雍東海人著史記及諸經傳注

安平孟氏 名康字公休安平人著前漢書行於世

馮翊如氏 名淳馮翊人著前漢書行於世

雲陽韋氏 名昭字洪嗣雲陽人撰吳書

餘姚虞氏 名翻字仲翔餘姚人著史記國語訓詁傳於世

中山張氏 名晏字子傳中山人著西漢書音釋四十卷

西晉

高唐華氏 名橋字叔駿高唐人表之子自作漢紀三十卷

巴蜀陳氏 名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撰三國志六十五篇

河南晉氏 名灼字子盛河南人著前漢書音釋四十卷

高平劉氏 名寶字道真高平人著歷代史書考異行於世

泥陽傅氏 名玄字體奔本靈州人徙居泥陽撰魏書

東晉

河東郭氏 名璞字景純河東人博學高才注爾雅及西漢司馬相如傳

陽夏袁氏 名宏字彥治陽夏人著三國志及東征等賦

陳郡王氏 名隱銓之子陳郡人撰晉史九十餘卷

餘姚虞氏 名豫字叔甯餘姚人著西漢書四十餘卷

太原孫氏 名盛字安國太原人博學善言著魏武春秋三十卷及晉春秋十餘卷

襄陽習氏 名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博學洽聞著漢晉春秋五十四卷

陳留蔡氏 名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著前漢書百餘卷

嘉興干氏 名寶字令升新蔡人徙嘉興著晉紀三十卷春秋左氏外傳注

丹陽薛氏 名瑩字文潔丹陽人撰後漢東觀記百餘卷

陽夏袁氏 名崧字道高陽夏人撰後漢書一百卷

東莞徐氏 名廣字野民東莞人撰史記音義十三卷修晉紀四十一卷

南北朝

順陽范氏 名曄字蔚宗順陽人刪後漢書成一家之作

河東裴氏 名松之字世期聞喜人注三國志二十卷○松之子駟字龍駒注史記四十卷

會稽謝氏

名靈運會稽人玄之孫家於上虞撰晉書三十五卷

武康沈氏

名約字休文武康人博極羣書善屬文著晉宋齊書

平原劉氏

名昭字宣卿平原人注後漢書一百八十卷

吳郡顧氏

名野王字希馮吳郡人著陳書三卷及輿地志國史記傳

清河崔氏

名浩字伯淵清河人博極羣書敘成國書三十卷及校正晉書五十餘卷

鉅鹿魏氏

名收字伯啓鉅鹿人纂修國史及魏史

隋

曲陽魏氏

名濬字彥深下曲陽人習濟別成魏史矯魏收之失極爲簡要

博陵李氏

名德林字公輔博陵人撰北齊書三十卷四卷○德林子百藥踵作全編五十卷

唐

鉅鹿魏氏

名徵字玄成鉅鹿人撰隋書本紀列傳

洛陽長孫氏

名無忌字輔機洛陽人博涉書史撰隋書志行於世

宜州令狐氏

名德芬宜州人隋末棄官名唐與李延壽皆以史學名當世撰後周書

魏郡李氏

名延壽字延齡相州人撰南北史一百八十卷及唐太宗政典

章懷太子

名賢字明允高宗子招集名儒張大安等共注范曄後漢書

琅邪顏氏

名籀字師古琅邪臨沂人顏子三十七世孫注西漢書

龍門王氏

名劭字君懋勃之弟撰隋書八十卷

彭城劉氏

名知幾字子元彭城人博覽羣書修國史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

浚儀吳氏

名兢字州浚儀人纂修國史事多核實世人比之董狐又撰貞觀政要及大唐春秋

河內司馬氏

名貞字子正河內人撰史記索隱及補三皇紀自號小司馬以別之

京兆杜氏

名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撰通典

昌黎韓氏

名愈字退之南陽人爲文粹然一出於正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修順宗憲宗實錄

贊皇李氏

名德裕字文饒贊皇人吉甫之子注前後漢書行世

五代

歸義劉氏

名煦字日輝涿州歸義人撰舊唐史通鑑等書

宋

肥鄉李氏

名沆字太初肥鄉人著五代史註疏三十卷

河南富氏

名弼字彥國河南人篤學有大度著唐鑑纂疏

晉城劉氏

名義叟晉城人修唐史律歷天文五行志著十二代史劉氏輯摩春秋災異諸書

陽翟孫氏

名甫字之翰陽翟人著唐史記二十五卷

廬陵歐陽氏

名修字永叔廬陵人文章名冠天下諡文忠撰唐書五代史

濫陵曾氏

名公亮晉江人爲宰相進朝政諡宣靖與歐陽修宋祁同修新唐書

雍邱宋氏

名祁字子京雍邱人庠之弟與兄同時舉進士與歐陽修曾公亮同修新唐書

奉符石氏

名介字守道奉符人師事孫復固窮力學著唐書糾纒

浦城章氏

名衡字子平浦城人嘉佑初進士第一神宗朝進編年通載十卷

永康徐氏

名元黨字中立永康人著五代史集注

濂溪周氏

名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博覽羣書著大極圖及通書行於世學者稱爲濂溪先生

新喻孔氏

名武仲字常父新喻人著唐書集注二百三十卷

河南程氏

名顥字伯淳世稱明道先生諡純公封河南伯顯弟頤字正叔世稱伊川先生諡正公封伊陽伯

龜山楊氏

名時字中立將樂人潛心經史號龜山先生諡文簡

眉山蘇氏

名洵字源明號老泉眉山山人二十歲始發憤爲學文名擅天下

東坡蘇氏

名賦字子瞻號東坡洵長子博通經史爲文渾灑光芒雄視百世著唐書辨疑及文集行於世

穎濱蘇氏

名轍字子由號穎濱洵次子爲文汪洋澹泊而有秀傑之氣著古史五十餘卷

淮海秦氏

名觀字少游高郵人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著淮海閒居集及議論兩漢書

淮陰張氏

名來字文潛淮陰人十二歲能文弱冠登進士著兩漢決疑八十餘卷

涑水司馬氏

名光字君實平陽夏縣人累官端明殿學士封溫國公諡文正修資治通鑑別爲目錄三十卷

道源劉氏

名媒京兆人皇祐初舉進士與司馬溫公同修通鑑又編通鑑全紀及外紀

華陽范氏

名祖禹字淳父華陽人鎮從孫舉進士甲科與溫公同修通鑑又修唐鑑十一卷仁宗政典六卷

清江三劉氏

劉敞字貢父清江人學問淵博爲文尤瞻敏著兩漢刊誤○劉攽字原敞之弟博極羣書與兄並登進士同著兩漢刊誤○劉奉字仲父馮之子累官端明殿學士同父叔者兩漢刊誤

南豐二曾氏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文章與歐陽修齊名世稱南豐先生著兩漢議論行世○曾肇字子開鞏

之弟楊龜山稱其立朝端嚴有大臣體與兄同著兩漢議論

九

眉山史氏

名熒字子熙眉山父清卿蘇賦兄弟師事之熒博學能文作通鑑音釋三十卷

武夷胡氏

名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累官至給事中諡文定著春秋傳及修版通鑑舉要補遺二書

致堂胡氏

名寅字明仲安國長子從楊時學世稱致堂先生著讀史管見數千萬言

五峯胡氏

名宏字仁仲安國季子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父學以蔭補承務郎不調著皇王大紀八十卷

籍溪胡氏

名憲字原仲安國從子晚年召為秘書正字朱熹師事最久世稱籍溪先生著兩漢書辨正等書

屏山劉氏

名子彥字彥中崇安人給次子痛父死廬墓三年朱熹常與之遊號屏山先生

白水劉氏

名勉之字致中崇安人鄉舉詣太學師事譙定楊時號白水先生朱松嘗屬以後事令子熹受學妻以女

晦庵朱氏

名熹字元晦婺源人松之子累官煥章閣待制侍講注四書易詩等書及通鑑綱目

象山陸氏

名九淵字子靜金谿人登進士第與朱氏遊講道於鉛山鵝湖世稱象山先生著文行世

南軒張氏

名栻字正夫成都綿竹人浸長子穎悟夙成以古聖賢自期孝宗召為吏部侍郎學者稱南軒先生

河南呂氏

名本中字居仁其先河南人徙居壽州好問之子著宋論四十卷及春秋解等書

東萊呂氏

名祖謙字伯恭壽州人蒙正之後倡道於婺得中原文獻之傳著左氏博議及諸史詳節大事記等書

了翁陳氏

名權字彥中沙縣人登進士第號了翁著兩漢議論八十卷及尊彙集二十卷

少微江氏

名贊崇安人養高林泉天子使人三聘之著通鑑節要二十卷自周威烈至五代行世

莆陽黃氏

名公度莆田人紹興初舉進士第一工詩能文著漢書饒誤及知家集等書

金華唐氏

名仲友字輔仁金華人講析經史號說齋著皇極經世圖譜及兩漢精義等書

丹稜李氏

名濂字仁甫丹陵人博極羣書以名節學術知名海內作續資治通鑑長編川力四十年乃成諡文簡

侯官林氏

名之奇字少穎侯官人號拙齋呂祖謙嘗師之著書經全簡等書卒祠於學

止齋陳氏

名傅良字君舉瑞安人累官至寶謨閣待制稱止齋先生著左氏章旨及兩漢博議等書

永嘉陳氏

名謙字益之永嘉人累官寶謨閣待制著兩漢精義及春秋解等書

默齋游氏

名九言字訥夫建陽人年十二即篤文訊切素檢受學於張南軒累官知光化軍著有漢唐精義

李雅陳氏

字季雅著漢唐論斷行於世

朱氏

名黼著秦漢論斷行於世

遂昌尹氏

名起莘遂昌人穩居不仕學問該洽著通鑑綱目發明五十九卷行於世

永新劉氏

名友益永新人宋亡卜築萬山間杜門讀書不與世接著通鑑綱目書法五十卷

龍州李氏

名舜臣字子思非研人八歲能屬文乾道初舉進士邃於易學著晉書辨證等書行於世

平庵項氏 名安世字平父括壽人淳熙初舉進士自號平庵著易玩辭及兩漢表行於世

西山蔡氏 名元定字季通建陽人而生而穎異師事朱熹學者稱西山先生

南宮靖氏 著小學史斷行於世

廬陵羅氏 名泌字長源廬陵人學問該博著路史行於世

雙湖胡氏 名一桂字芳葵源人年十八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著十七史纂

西山真氏 名德秀字景元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累官參知政事號西山先生著大學衍義唐書考疑等書

慈谿黃氏 名震字伯啓慈谿人淳祐中登進士爲人清介自守獨宗朱氏學者有日鈔行於世

勿軒熊氏 名禾字去非建陽人理宗朝爲甯武州司戶參軍入元不仕著通鑑疑難等書

廬陵文氏 名天祥字宋瑞廬陵人舉進士第一宋亡死節明朝追諡忠烈著兩漢博義

疊山謝氏 名枋得字君直戈陽人爲文高古卓邁世稱疊山先生累官至侍郎宋亡遁入建陽尋執經食而卒

仁山金氏 名履祥蘭谿人少有經世志以足館編修召未及用而宋亡遂隱居著通鑑前編等書

元

定宇陳氏 名櫟字茂叔休甯人性剛正孝友延祐初舉鄉試不復起禮部教授於家數十年著漢唐撮要行世

圭齋歐陽氏 名玄淵陽人八歲能屬文文章道德卓然名世卒追封楚國公著唐書纂要及圭齋文集

平定李氏 名思成字德甫平定人泰定初舉進士總裁宋遠金三史著兩漢這紀卒諡忠肅

義烏黃氏 名潛義烏人自幼篤學博極羣書累官侍講學士諡文獻著兩漢精義

四明陳氏 名桎字子樞明州奉化人博學有史才著通鑑續編等書

祁門汪氏 名克寬祁門人少穎致力學舉於鄉不第遂隱居教授號環谷先生著春秋纂疏綱目考異

慈湖王氏 名幼學望江人篤志力學讀朱子綱目苦其援引幽遠句讀疑難乃博采百家著綱目集覽

上虞徐氏 名昭文上虞人著綱目考證

明

青田劉氏 名基字伯溫青田人元進士棄官隱居明太祖召用之封誠意伯著郁離子覆瓿集等書

潛溪宋氏 名濂字景濂婺州人郡守王宗明開郡學延濂爲五經師累官至學士與王禕同修元史

金華王氏 名禮金華人朱文忠守金華薦禱召用之獻平江西頌與宋濂同修元史二百十卷

正學方氏 名季孺字希古累官學士永樂初抗節不屈遂遇害著遜齋文集及史評行於世

山陰胡氏 名粹中山陰人博通經史尤長於春秋累官至提學著元史續編行於世

臨江張氏 名九韶字美和臨江人元時累舉不第明初聘為清江教諭累官至翰林編修著元史續編

石門梁氏 名寅字孟敬新喻人通五經元末累舉不第明初召至京議禮以年老告歸著宋元史略

永新劉氏 名定之字玉淨永新人登正統中進士累官至禮部侍郎諡文安著宋元論行世

毗廬劉氏 名濟武進人永樂初以布衣召修永樂大典為總裁書成授右贊善補元史舉要通鑑綱目集覽正誤

瓊山邱氏 名濟字仲深瓊山人登景泰中進士博極羣書一覽不遺累官禮部侍郎著太學衍義補及世史等書

建安馮氏 名智舒建安人著綱目實寶

鄱陽王氏 名逢鄱陽人博學洽聞正統間舉經明行修不就退居教授世稱松塢先生著通鑑節要

仁齋劉氏 名刻字用章建陽人家貧力學不仕進纂脩少微宋元二鑑行世

雪航趙氏 名弼字輔之南平人教授鄉邑從遊甚眾著雪航甫見等書行世

素庵商氏 名格號素庵淳安人聯捷三元累官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修儒臣續編宋元綱目

守溪王氏 名鑿字濟之吳縣人登進士累官大學士諡文恪著宋論及震澤文集

虛齋蔡氏 名清字介夫晉江人鄉試第一累官祭酒經明操潔為理學名臣著綱目垂筆及四書易經蒙引行世

建陽劉氏 名弘毅建陽人著綱目實寶

靜軒周氏 名禮字德恭餘杭人著通鑑外紀論斷朱子綱目折衷及續綱目發明

雲閒張氏 名時泰雲間人著續綱目廣義

常熟丁氏 名奉常熱人號南湖登進士著通鑑節要論斷行於世

陽明王氏 名守仁餘姚人登進士封新建伯為學以致良知為本學者宗之稱陽明先生著文集行世

篁墩程氏 名敏政字克勤休甯人登進士官翰林學士著篁墩文集行世

臨海王氏 名宗沐字昭甫臨海人累官至工部侍郎修宋元續資通治鑑

迴瀾顧氏 名允上虞人登鄉薦博學擊書著歷朝捷錄行世

荆川唐氏 名順之字顛德武進人會試第一累官都御史為金陵文學之祖著文集行世

一峯羅氏 名倫字學正江西永豐人殿試第一劾大學士李賢起復被謫辭官隱居金牛洞著理學名臣著文集

西涯李氏 名東陽字濱之湖廣茶陵人官至大學士諡文正著有文集

紫峯陳氏 名琛字思誠晉江人登進士官至江西提學僉事著四書淺說及紫峯文集行世

理齋諸氏 名變餘姚人登進士官刑部主事著文集通鑑會纂行世

敬齋薛氏 名瑄河東人登進士累官至禮部侍郎為理學名臣著讀書記

琅邪王氏 名世貞字元美太倉人登進士薨弇山別集行世

月峯孫氏 名鑣餘姚人登進士官尚書自五經四子及秦漢以下諸書皆有評點著居業編行世

了凡袁氏 名黃浙江嘉善甫田人登進士累官兵部主事博極羣書著史漢定本及四書五經疏意綱鑑補行世

安平黃氏 名汝良號毅庵晉江人登進士官侍郎纂修國史

小野倪氏 名宗正餘姚人登進士官翰林贈學士諡文忠著易說小野集行世

考古趙氏 名謙餘姚人博學好古被辟為教授著有聲音文字通一百卷歷代譜系辨略二十六卷

清源楊氏 名道實號荷岩晉江人登榜眼官侍郎纂修國史

明卿陳氏 名仁錫長洲人登進士官翰林諡文莊著四書備考潛確類書世法錄經濟編及評閱通鑑綱目行世

會稽陶氏 名望齡號石簣會稽人萬曆己丑會元著歇庵文集

宣城湯氏 名賓尹號麓林萬曆乙未會元著睡庵文集

溫陵李氏 名廷機字爾張晉江人萬曆庚午解元癸未會元榜眼官至大學士著四書日義

福清葉氏 名向高字進淵號臺山福清人萬曆癸未會魁官至大學士著蒼崖草文集

鴻寶倪氏 名正露上虞人登進士官尚書疏毀三朝要典海內傳誦為快論崇禎末死難諡文正

戢山劉氏 名宗周山陰人登進士官左都御史為學本主敦誠意舉諱人相會以開來轍往為已任者四子書語錄

新安倪氏 名士毅字仲弘號道川休甯人纂四書輯釋大中或問歷代帝王說等書行世

綱鑑易知錄目次

卷一

三皇紀

盤古氏	一
天皇氏	二
地皇氏	二
人皇氏	二
有巢氏	三
燧人氏	三
五帝紀	
太昊伏羲氏	五
炎帝神農氏	七
黃帝有熊氏	八

帝少昊全天氏	一二
顓頊高陽氏	一三
帝嚳高辛氏	一四
帝堯陶唐氏	一六
帝舜有虞氏	二一
夏紀	
大禹	二三
帝啓	二六
太康	二七
仲康	二八
帝相	二八

少康	二九
帝杼	三〇
帝槐	三〇
帝芒	三一
帝泄	三一
帝不降	三一
帝扃	三一
帝廑	三一
帝孔甲	三二
帝皐	三二
帝發	三二
桀癸	三三

商紀

成湯	三五
太甲	三七
沃丁	三八

太庚	三九
小甲	三九
雍己	三九
太戊	三九
仲丁	四〇
外壬	四〇
河亶甲	四一
祖乙	四一
祖辛	四一
沃甲	四一
祖丁	四二
南庚	四二
陽甲	四二
盤庚	四二
小辛	四三
小乙	四三
武丁	四三

祖庚	四五	孝王	六八
祖甲	四五	夷王	六九
廩辛	四六	厲王	七〇
庚丁	四六	宣王	七二
武乙	四六	幽王	七五
太丁	四六	平王	七七
帝乙	四七	桓王	八一
紂辛	四八	莊王	八二
		釐王	八七
		惠王	八八
		襄王	九三
武王	五四	頃王	九九
成王	五八	匡王	一〇〇
康王	六四	定王	一〇一
昭王	六四	簡王	一〇三
穆王	六五	靈王	一〇六
共王	六七	景王	一〇八
懿王	六八		

周紀

敬王……………一一一

元王……………一二〇

貞定王……………一二一

考王……………一二三

威烈王……………一二三

安王……………一三〇

烈王……………一三三

顯王……………一三四

慎觀王……………一四八

赧王……………一五〇

東周君……………一八〇

秦紀

莊襄王……………一八四

後秦紀

始皇帝……………一八六

二世皇帝……………二〇五

漢紀(一)

太祖高皇帝……………二一九

孝惠皇帝……………二七〇

高皇后呂氏……………二七四

太宗孝文皇帝……………二八一

卷二

漢紀(二)

太宗孝文皇帝……………一

孝景皇帝……………一二

世宗孝武皇帝……………二五

孝昭皇帝……………九一

中宗孝宣皇帝……………一〇四

孝元皇帝……………一三八

孝成皇帝……………一五三

孝哀皇帝……………一七五
 孝平皇帝……………一八七
 孺子嬰……………一九二
 淮陽王……………二〇三

東漢紀(一)

世祖光武皇帝……………二一四
 顯宗孝明皇帝……………二六五
 肅宗孝章皇帝……………二七九
 孝和皇帝……………二九一
 孝殤皇帝……………二九七
 孝安皇帝……………二九七
 孝順皇帝……………三〇九
 孝冲皇帝……………三二二
 孝質皇帝……………三二三
 孝桓皇帝……………三二五

卷二

東漢紀(二)

孝桓皇帝……………一
 孝靈皇帝……………一七
 孝獻皇帝……………三六

後漢紀附魏吳

昭烈皇帝……………九四
 後皇帝……………一〇一

晉紀

世祖武皇帝……………一四七
 孝惠皇帝……………一七一
 孝懷皇帝……………一九二
 孝愍皇帝……………一九八

東晉紀

中宗元皇帝	二〇四
肅宗明皇帝	二一六
顯宗成皇帝	二二〇
康皇帝	二三四
孝宗穆皇帝	二三五
哀皇帝	二四九
帝昚	二五一
太宗簡文皇帝	二五九
烈宗孝武皇帝	二六二
安皇帝	二八三
恭皇帝	三〇七

南北朝(一)

宋紀附北魏

高祖武帝	三一〇
營陽王	三一二
太祖文帝	三一三

世祖孝武帝	三三七
廢帝	三四一
太宗明帝	三四二
蒼梧王	三四七
順帝	三四八

齊紀附北魏

卷四

南北朝(二)

齊紀附北魏

太祖高帝	三五一
世祖武帝	三五三
高宗明帝	三五九
齊紀附北魏	
高宗明帝	一
東昏侯	六

和帝.....一〇

梁紀附北魏東西魏

高祖武帝.....一一

太宗簡文帝.....五九

世祖孝元帝.....六一

敬帝.....六四

陳紀附北齊周

高祖武帝.....六七

世祖文帝.....七〇

高宗宣帝.....七六

後主.....八七

隋紀

高祖文皇帝.....九一

煬帝.....一〇八

恭帝侑.....一三二

恭帝侗.....一三八

唐紀(一)

高祖神堯皇帝.....一四〇

太宗文武皇帝.....一六二

高宗皇帝.....二二七

中宗皇帝(附武后).....二五二

睿宗皇帝.....三〇三

玄宗明皇帝.....三〇七

卷五

唐紀(二)

玄宗明皇帝.....一

肅宗皇帝.....五五

代宗皇帝.....八一

德宗皇帝.....一一三

順宗皇帝	一八一
憲宗皇帝	一八五
穆宗皇帝	二二二
敬宗皇帝	二三一
文宗皇帝	二三五
武宗皇帝	二五五
宣宗皇帝	二六四
懿宗皇帝	二七二
僖宗皇帝	二七九
昭宗皇帝	二九六
昭宣皇帝	三一四

五代(一)

後梁紀

太祖皇帝
梁主瑱皇帝

卷六

五代(二)

後唐紀

莊宗皇帝
明宗皇帝
閔帝
廢帝

後晉記

高祖皇帝
出帝

後漢紀

高祖皇帝
隱帝

後周紀

太祖皇帝……………五二
 世宗皇帝……………五七
 恭帝……………六九

宋紀(一)

太祖神德皇帝……………七四
 太宗皇帝……………一一〇

宋紀(二)

真宗皇帝……………一四四
 仁宗皇帝……………一八二
 英宗皇帝……………二四七
 神宗皇帝……………二六〇
 哲宗皇帝……………三三七

卷七

宋紀(三)

哲宗皇帝……………一
 徽宗皇帝……………三七
 欽宗皇帝……………九〇

南宋紀(一)

高宗皇帝……………一四四
 孝宗皇帝……………二七九

卷八

南宋紀(二)

光宗皇帝……………一
 寧宗皇帝……………一七
 理宗皇帝……………六四
 度宗皇帝……………一二六
 恭宗皇帝……………一四五
 端宗皇帝……………一七五

帝昺……………一八一

元紀

世祖文武皇帝……………一八五

成宗皇帝……………二〇〇

武宗皇帝……………二〇九

仁宗皇帝……………二一五

英宗皇帝……………二二四

泰定皇帝……………二二七

文宗皇帝……………二三〇

順帝……………二三二

卷九

明紀(一)

太祖高皇帝……………一

建文皇帝……………五七

太宗文皇帝……………八九

仁宗昭皇帝……………一〇六

宣宗章皇帝……………一〇八

英宗睿皇帝……………一一〇

景皇帝……………一三六

英宗睿皇帝……………一四五

憲宗純皇帝……………一五八

孝宗敬皇帝……………一七四

武宗毅皇帝……………一八四

卷十

明紀(二)

世宗肅皇帝……………一

穆宗莊皇帝……………三三

神宗顯皇帝……………三八

光宗貞皇帝……………八八

熹宗哲皇帝……………九七

懷宗端皇帝……………一二五



網鑑易知錄 卷一

通鑑前編定本

三皇紀

雙湖胡氏曰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其次則見於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秦去古未遠。意者三皇之稱。此或庶幾焉。漢孔安國書序。乃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蓋孔子於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曰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呂氏月令。雖不可爲據。然有曰。帝太昊。帝炎帝。帝黃帝。亦足以表先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也。至宋五峯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然三皇之號。不可泯也。則亦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但此三者。本無所稽。意混沌初開。先有天而後有地。既有天地。則氣化而人生焉。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所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至寅始爲開物之初。意三皇之號。由此而稱也。

盤古氏

天地初分之時。盤古生於其中。能知天地之高低。及造化之理。故俗傳曰。盤古分天地。

盤古氏首出御世。



太極。陰陽之所以變化者。有個理以爲之主宰。太極卽理也。

生兩儀。陰陽也。

兩儀生四象。

太陽。少陽。太陰。少陰。

四象變化。而庶類繁矣。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又曰渾敦。渾敦。上氏。

天皇氏取天開於子之義

天皇制干支以定歲

天皇氏繼盤古氏以治。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澹泊無爲。而俗自化。

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干。幹也。其名有十。亦曰十母。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支。枝也。其名二十有二。亦曰十二子。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也。

○戊。十干曰闕。逢。旃蒙。乙。柔兆。丙。疆圉。著。雍。屠維。己。上章。重光。

辛。玄默。昭陽。十二支曰困敦。赤奮若。攝提格。單闕。執徐。大

荒落。敦牂。協洽。涸灘。作噩。閹茂。大淵獻。兄弟各一萬八

千歲。余宗海曰。八千之干當作百。蓋邵子以自有天地。至於窮盡。謂之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一萬八千。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會生人。至戌會則閉物而消天。亥會則消天而消。至子會則又生民。而循環

無窮矣。自寅會其一度。至午會星一度。該四萬五千餘年。正唐堯起立辰之時也。夫自開闢以來。固有民物帝王。第以書契未興。無從稽考。其曰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蓋亦傳以其名而已。故作史者。以生氏以來若干年歲。而禮派於三皇等氏之

下以足其數。豈真有一萬八千歲之理哉。然不以四萬五千六百年錄之於唐虞之前。而置之於此。蓋亦誤矣。

地皇氏取地闕於丑之義

地皇氏繼天皇氏以治。一姓十一人。繼天皇以治。爰定三辰。是分晝

夜。以三十日爲一月。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人皇氏取人生於寅之義

地皇氏以三十日爲一月

人皇氏繼地皇氏以治。一姓九人。繼地皇氏以治。相去厥山川。分爲九區。人居一方。故又曰居方氏。當是時也。萬物羣生。淳風勃物穆。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亦號九皇氏。兄弟合四萬五千六百年。

[註] 崑山方鵬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既有太極。即有陰陽。既有陰陽。即生萬物。既有萬物。即有聖人。豈有一萬餘年。陽始生而天開。又一萬餘年。陰始生而地闢。又一萬餘年。陰陽始交而萬物生。又四五萬年。陰陽始完而聖人生。萬無是理也。夫自堯舜至於今。纔三千餘年耳。三代已不如唐虞。漢唐宋已不如三代。世道升降。不過二三百。則一變矣。豈有開闢之後。四五萬年。風氣尚未開。人文尚未著。水土尚未平。生民尚未粒食。直待堯農黃帝堯。迭興而後治耶。竊謂堯農去盤古之時必不遠。其年可以千計。不可以萬計也。堯舜去堯農之世必甚近。其年可以百計。不可以千計也。二者不可不察。

[有巢氏] 依胡氏皇王大紀。以有巢燧人二氏。繼人皇氏之後。

有巢氏構木爲巢。太古之民。穴居野處。與物相友。無有害姦傷之心也。姦。如逮後人民機智。而物爲敵。爪牙角毒。概不足以勝禽獸。有巢氏作架構木爲巢。鳥在穴曰窠。在木曰巢。教民居之。以避其害。未知稼穡。食草木之實。未有火化。飲禽獸之血。而茹其毛。先取其皮蔽前。後取而蔽後。號曰有巢氏之民。

[燧人氏]

燧人氏鑽木取火。自有巢氏教民巢居。然猶未知熟食也。燧人氏作。觀星

辰而察五行。知空有火。麗木則明。於是鑽木取火。教民以烹飪。而民利之。故號

燧人氏。以為燧者。取火之木。火之所生也。乃別五木以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

檀之火。順四時而遂天之意。由是火之功用洽矣。時未有文字。燧人氏始作結繩

之政。大事則大結其繩。小事則小結其繩。以記之。立傳教之臺。師道始此。與交易之道。人情以遂。故又謂之遂皇。

有四佐焉。曰。明由。必育。成博。隕邱。

結繩之政
燧皇四佐

五帝紀

五帝之名
實定

五峯胡氏曰。皇者。初冒天下者也。帝者。主宰天下者也。自燧人氏而上。即三皇之世也。自庖羲神農黃帝堯舜而言。即五帝之世也。是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到于今受其賜。故孔子稱之。黃帝之後。少昊。顓頊。高辛。雖嘗帝天下。孔子所以越而遺之。必稱堯舜者。以三君居位。僅可持其世而已。未嘗有制作貽萬世故也。然則五帝之名實定矣。

梅巖張氏曰。按外紀自伏羲氏至舜三十一人。總為五帝紀。考之經傳。惟家語孔子與宰我問五帝德。而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及帝世。適與宰我所問者相合。司馬作史記。紀五帝。又與大戴禮者無異。所謂五帝。黃帝顓頊。帝堯。帝舜是也。及孔子答季康子問五帝。則曰。太昊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雲配水。與前答宰我者不同。而春秋內外傳。黃帝之下。堯舜之上。又有少昊顓頊。則六五帝矣。視前答季康子者。又不同。至於易大傳。孔子之所作也。有曰。伏羲氏沒。神農氏作。又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雖無五帝答稱。而為之帝者。則五人焉。此與向

著於大傳
者萬世之
公論

之答宰我季康子者又不同其說紛紛果孰是而孰非哉愚讀易而知答宰我季康子者一時之權宜著於大傳者萬世之公論仰觀俯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則道統之傳肇於伏羲綱罟之利以教佃漁日中之市以通交易則生民之本植於神農宮室門柝以安其居耒耜杵臼以足其食舟車以濟不通弧矢以威不軌衣服以華其身體書契以驗其情偽而又有棺槨之制喪期之數焉伏羲神農既開物而成務黃帝堯舜又通變而宣民如此則天下後世養生送死舉無遺憾矣則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五聖人有先天地覆載之仁有後天地生成之義誠非少昊顓頊帝嚳所可及也故五峯胡氏直以大傳爲斷案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而朱子序大學亦曰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有以哉

太昊伏羲氏

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王。太昊之母居於華胥地名在陝西西安府藍田縣之渚小渚生帝於

成紀今陝西鞏昌府秦州以木德繼天而王。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更旺相生先起於木太昊首以木德王天下蓋木爲四時之首也故風姓易巽爲木爲風

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木之位居在東方故有日月之象吳與峰同明也月令其帝太皞作都于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

教民佃漁畜牧。人生之始也與禽獸無異知有母而不知其父知有愛而不

知其禮臥則哇哇區臥聲起則吁吁歎聲飢則求食飽則棄餘茹毛飲血而衣去聲皮

革太昊始作網罟以佃獵獸以漁捕魚以贍民用故曰伏羲氏養犧牲牛羊豕曰犧牲色純者也以

充庖宰殺之所廚烹飪之所故又曰庖犧氏。畫八卦造書契。太昊德合上下天應以

教民佃漁
畜牧

畫八卦造
書契

鳥獸文章。地應以龍馬負圖。於是仰觀象于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始

畫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平之。為卦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作書契。以代結

繩之政。書制有六。一曰象形。謂日月之類。象日月形體而為之也。二曰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三曰指事。謂上下

人在一上謂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有其指。事得其宜也。四曰會意。謂武信之類。止戈為武。人言為信。會合人意也。五曰轉主。謂考老之類。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也。六曰諧

聲。謂形聲一也。如江河之類。以水為形。以工可為聲也。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南胡丁氏曰。論

於倉頡。而不謂始於伏羲。按倉頡為黃帝之史官。或伏羲制字。至倉頡而大備。或倉頡即伏羲之臣。而共成書契。皆無從稽考也。作甲歷。定四時。起於甲寅。支干

相配為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矣。歲以是紀。而年不亂。月以是紀。而時不易。晝

夜以是紀。而人知度。東西南北以是紀。而方不惑。制嫁娶。上古男女無別。

太昊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儷偶數也。上古未有布帛。衣鳥獸皮。故以為禮。後世納幣本此。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倫之

本。而民始不瀆。以龍紀官。太昊時有龍馬負圖出於河之瑞。因而名官。始

以龍紀。號曰龍師。命朱襄為飛龍氏。造書契。吳英為潛龍氏。造甲歷。大庭為居

龍氏。治屋廬。渾沌豚上為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為土龍氏。治田里。栗陸為水龍

氏。繁滋草木。疏導泉源。又命五官。春官為青龍氏。又曰蒼龍。夏官為赤龍氏。秋

文字六書
作甲歷定
四時

制嫁娶

以龍紀官

燕五穀製
醫藥

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於是共恭工爲上相。柏皇爲下相。朱襄吳英常居左右。栗陸居北。赫胥居南。昆連居西。葛天居東。陰康居下。分理宇內。而政化大治。**綱**造琴瑟。**圖**太昊作荒樂。歌扶徠。詠網罟。以鎮天下之人。命曰立基。歌名。斲桐爲琴。繩絲爲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徽。琴名。以通神明之貺。以合天人之和。**綱**緇庚桑爲三十六絃之瑟。約束也。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真。而樂音自是興焉。**綱**帝崩。葬于陳。在位一百一十五年。神農氏繼世踐位。**圖**渭上南軒曰。按外紀伏羲之後。有女媧。柏皇。中央。大庭。栗陸。驩連。淳沌。赫胥。尊虛。吳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凡十有五氏。相繼爲天子。而後神農氏作。及考伏羲命官。十五氏多與焉。則是皆佐伏羲之臣也。或者又疑爲當時各君一方。如後世諸侯之屬者。未知孰是。且聞多無稽不經之語。故姑闕之。唯依易大傳。卽以神農氏繼之云。

炎帝神農氏

圖炎帝神農氏以火德王。**圖**少典氏之君娶于有嬌橋氏之女。曰安登。生二子焉。長曰石年。育于姜水。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有姜氏城。城南有姜水。故以姜爲姓。以火德代伏羲氏治天下。故曰炎帝。**圖**都陳。見上。遷于曲阜。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圖**初執藝五穀。嘗百草。製醫藥。**圖**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未知耕稼。炎帝因天時。相地宜。斲木爲耜。揉

爲日中之市
以火紀官

木爲耒。類始教民執五穀。而農事興焉。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嘗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自此始矣。復去察水泉甘苦。令平人知所避就。由是斯民居安食力。而無天札。天死曰札之患。天下宜之。故號曰神農氏。**○**始爲日中之市。**○**炎帝之世。其俗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始列廛于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以火紀官。**○**因火德王。故以火紀官。爲火帝。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純○南方火星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帝崩於長沙。今湖廣長沙府茶鄉。即茶陵州。在位百四十年。**○**傳八世。至榆罔而亡。有熊氏繼世而立。

黃帝有熊氏

○黃帝有熊氏。以土德王。**○**初。神農氏母弟。世嗣少典。爲諸侯。帝榆罔之世。少典國君之妃。曰附寶者。感電光繞斗而有娠。震生帝于軒轅之邱。在河南開封府新鄭縣因名軒轅。姓公孫。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深○濟也。齋也。肅也。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國于有熊。即新鄭縣故號有熊氏。長于姬水。故又以姬爲姓。**○**及炎帝戰于阪泉。**○**

獸靈尤於
涿鹿

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炎帝榆罔弗能征。於是軒轅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榆罔欲侵陵諸侯。諸侯益叛之。軒轅修德振兵。教熊羆貔皮貅休。羆虎。尤可以教戰。以與榆罔戰於阪泉。地名。在直隸保定府。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誅蚩尤。

於涿鹿。○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天下。軒轅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今直隸順天府涿州。之野。蚩尤能作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為指南車。車上有樓。刻仙人於其上。車雖回轉。手常指南。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戮之。○諸侯尊帝為天子。代神農氏以治天下。○軒轅自涿鹿誅蚩尤還。天下諸侯共尊為天子。以代神農氏治天下。因其有土德之瑞。故號曰黃帝。○以雲紀官。○帝初受命。適有雲瑞之應。因以雲名官。號為雲師。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赤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立六相暨史官。○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風后明乎天道。太常察乎地利。蒼龍辨乎東方。祝融辨乎南方。大封辨乎西方。后士辨乎北方。帝命倉頡為左史。沮趨誦為右史。倉頡見鳥獸之跡。體類象形而制字。○立占天官。○帝受河圖。黃帝往河洛。有大魚負圖上獻。得其五要。乃設靈臺。測候之所。立五官以敘五事。

以雲紀官

六相史官

倉頡制字

立占天官

作甲子

作蓋天調

作數

遺律呂

命鬼臯邱占星。鬪苞授規。觀天之器。正日月星辰之象。於是乎有星官之書。命羲

和義氏占日。尙儀占月。車區占風。命大撓作甲子。命大撓探五行之情。

占斗綱所建。始作甲子。占斗柄初昏所指月建。而以十干配十二支。作為六十甲子。命容成作蓋天及調歷。命

容成作蓋天。察天文之器。即渾天儀也。以象周天之形。綜六術。謂占日。占月。占星。遺律呂。作算數。作甲子也。以定氣運。問

鬼臯。蓋上下周紀。以作調歷。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是歲己酉朔旦。日

南至。而獲神策。著草也。得寶鼎。鬼臯曰。是謂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乃迎日推策。

策數也。得神著以推算歷數。逆知氣日辰之將來。造十六神歷。積邪。餘分以置閏。配甲子而設節。造歷皆起於甲子。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

日首謂之節。節終六句謂之紀。於是時惠順。而辰從矣。命歷首作數。帝命隸首定數。算數也。即九章算法。以

率其羨。餘也。要平。其會而律度量衡。度量衡俱受法於律。故律居先。由是而成焉。命伶倫造律呂。

帝命伶倫取竹。蠡蠡谿之谷。在陝西行部司隴州。嶢嶺山北。以生空。上竅厚鈞者。斷短兩節

閒。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又制十二箏。同以象鳳凰之鳴。而別十二律。其雄鳴為

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生六律之呂。候氣之應。以立宮商角徵。祗羽之聲。

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變。推律歷之數。起消息。正閏餘。律者。候氣之管。以竹為之。陰陽各六。陽為律。陰為呂。總謂之律者。

作十二鐘
作咸池之樂

作冕旒正衣裳

作器用
作舟車

作合宮

作貨幣
作內經

陽統陰也。十二月陰陽之氣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律管入地。以覆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以此吹之而成聲。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大旗。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爲陰也。諸律皆有宮音。而黃鐘之宮。乃八十四調之首。其聲最尊而大。餘音皆自此起也。簡卽管也。匍匐。音濼。洗。音選。蕤。音誰。射。音赤。

援鑄十二鐘。協月笛。以和五音。立天時。正人位焉。命榮媛員作十二鐘。帝命榮

命大容作承雲之樂。是爲雲門大卷。權。俱命曰咸池。言其德。泉池。水周運也。作冕旒。正衣

裳。帝作冕。垂旒充纘。纘。冕後仰前俯。主於恭也。旒以絲繩貫玉垂之。纘。端也。前有垂旒。所以蔽目。示不視邪也。旁有充纘。所以塞耳。示不聽讒也。爲玄衣黃

裳。以象天地之正色。易天玄而地黃。上旁觀翬。翬。雉名。其羽翟。五色皆備。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爲

文章。以表貴賤。於是袞冕衣裳之制興。作器用。帝命甯封爲陶正。赤將爲

木正。以利器用。揮作弓。夷牟作矢。以威天下。作舟車。帝命共鼓化狐剝。枯

木爲舟。剝削也。木爲楫。以濟不通。邑夷法斗。北之周旋。作大輅。天子以行四

方。由是車制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而天下利矣。作合宮。帝廣宮室之制。

遂作合宮。即周明堂。祀上帝。接萬靈。布政教焉。作貨幣。范同範。以金爲貨。貨。化

制金刀。貨。寶於金。利於刀。名錢。爲刀。以其利於民也。立五幣。珠玉爲上。黃金爲中。刀布爲下。以制國用。而貨幣行矣。作

內經。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盪蕩之於外。喜怒攻之

教民蠶

分州設井

屈軼生庭

鑄鼎荆山

於內。天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溫涼寒燥濕立五運。甲巳土。乙庚金。丙辛木。丁壬水。戊癸火。洞性命。紀陰陽。咨於岐伯。而作內經。復命俞跗。附岐伯雷公。察明堂。究脈息。巫彭桐君。處方餌。耳而人得以盡年。圖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蠶。圖西陵氏之女嫫祖。為帝元妃。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而天下無皴。親疥。竹○手足中寒瘡之患。後世祀為先蠶。圖畫野分州。經土設井。圖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命匠營國邑。置左右太監。監于萬國。萬國以利。遂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房不足。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丈。入譬○謂安土而有常居也。而數詳。圖屈軼生于庭。鳳凰巢于閣。麒麟遊于囿。圖有草生于庭。佞人入則指之。名曰屈軼。鳳凰巢于阿閣。麒麟遊于苑囿焉。圖帝崩莊荆山之陽。在位百年。壽百十有一歲。葬橋山。在陝西延安府中部縣。子玄囂踐位。圖帝採首山。見本卷下。之銅。鑄三鼎於荆山。見同上。之陽。鼎成。崩焉。其臣左徹。取衣冠几杖而廟祀之。

少昊金天氏

少昊金天氏以金德王。名摯。姓己。黃帝之子玄囂也。母曰嫫媧。感大星如

虹下臨華渚。華渚。在濟。今江南也。州府青陽縣。之祥。而生帝。黃帝之世。降居江水。在蜀。邑于窮桑。在山東兗州府城北。故號

窮桑氏。國于青陽。今江南也。州府青陽縣。因號青陽氏。以金德王天下。遂號金天氏。能脩太

昊之法。故曰少昊。徙都于曲阜。自廢桑。徙曲阜。鳳鳥來集。以鳥紀官。少昊之立

也。鳳鳥適至。因以鳥紀官。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即伯勞。夏至鳴。冬至止。氏

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睢鳩氏。司馬也。

鳩鳩也。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鵙。魂。入。鳩氏。司事也。五鳩。鳩也。民者也。五雉。爲

九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平。民者也。九扈。戶。鳥名。爲九農正。扈也。民無淫者也。

作大淵之樂。時諸福之物畢至。作大淵之樂。以諧人神。和上下。是曰九淵。

帝崩。葬于曲阜。在位八十四年。壽百歲。高陽氏踐位。葬于雲陽。山名。在曲阜縣。故又曰雲陽氏。

顓頊高陽氏

顓頊。旭。高陽氏。以水德王。色尙赤。帝姬姓。祖黃帝。父昌意。初昌意娶蜀山

氏女。曰昌僕。是爲女樞。感瑤光貫月之祥。生帝于若水。在四川雅州榮經縣。年十歲。佐少昊。

命五官

以建寅月
為歷元

歷宗
作承雲之
樂

作六英之
樂

年二十。即帝位。以水德。紹金天氏政。初國高陽。故城在直隸保定府。故號高陽氏。都于帝

邱。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命五官。以少昊之四子重該脩熙實能金木及水。乃俾重為木

正。曰句芒。該為金正。曰蓐收。修熙相代為水正。曰玄冥。又以炎帝之子句龍為土正。而帝之孫黎為火正。曰祝融。是為五官。改作歷象。以建寅月為歷

元。帝制歷以孟春為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宿名。冰凍始

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帝為歷宗。作承雲之樂。帝命飛龍氏會八風。

八方之風。東明庶。東南清明。南景。西南涼。西闔闔。西北不周。北廣莫。東北條。之音。為圭水之曲。釋義圭水曲。未詳。以召

氣而生物。浮金効珍。水出金山出珍。於是鑄為之鐘。作五基六英之樂。以調陰陽。享上帝。

朝羣后。名曰承雲。帝崩。葬于濮陽。即濮州。在位七十八年。壽九十七歲。高辛氏踐位。

帝嚳高辛氏

帝嚳。高辛氏以木德王。色尚黑。帝姬姓。名爰。親祖曰少昊。父曰嶠。橋極

生而神靈。年十五。佐顓帝。受封于辛。年三十。以木德代高陽氏為天子。以其肇

基于辛。故號高辛氏。都于亳。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作六英之樂。帝命咸黑典樂。為

樂。

聲歌名曰六英。言天地四時之精華也。帝崩葬于頓邱。在直隸大名府清豐縣。○在位七十年。壽九十有九歲。子摯踐位。帝普

施利物不私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

身而天下服。其色郁郁。猶穆也。其德疑疑。疑○言德高也。其動也時。舉動應天時。其服也土。衣裳如土服。帝

既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服從。帝元妃有郃台氏女。曰姜源。

與帝禋因祀。精意以享。曰禋。上帝而生棄。為舜后稷。其後為周。次妃有娥蒿氏女。曰簡

狄。祈于高禴。枚○求于祭所。有飛燕之祥而生契。為舜司徒。其後為商。三妃陳鋒氏女。曰

慶都。有赤龍之祥而生堯。是為陶唐氏。四妃嫫直訾子氏女。曰常儀。生摯帝崩。

子摯嗣立。帝摯尸位九年而廢。諸侯尊弟放上勳踐位。是為帝變。摯在位九年。

荒淫無度。不善脩政。諸侯於是廢之。而推尊堯為天子。靜軒周氏曰。聖人應昌期而生。扶輿之精孕之。山川之英鍾之。

河海之秀鍾之。五行範其體。萬善羅其躬。固有禎祥之兆矣。然不過乎氣化形化之理。姜源禋祀上帝而生稷。豈上帝悅其禮而錫之以嗣乎。此猶可說者。至若慶都有赤龍之祥而生堯。簡狄有飛燕之祥而生契。嫫祖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神。而

生少昊。女樞感瑤光貫月之祥。而生顓頊。果有是理哉。五帝以父母地而謂之天子。天子難以形相禪。固父母之精也。天生聖人。為生民主。固必異於常人。至若赤龍。鱗蟲耳。何必其祥而後生。飛燕。羽蟲耳。何必其瑞而後育。迨夫臨華渚之神。尤甚怪誕。安有人之一身。可與鬼神交感而孕育耶。其瑤光貫月。脊或有之矣。

蓋窮理儒者之要道。其不可不信理。而為部載傳疑之所惑哉。爾固扶輿。氣積貌。○眉山蘇氏曰。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嫫之不自愛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維姜嫫。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

史遷求詩之過

窮理儒者
要道
史遷求詩
之過

公作詩傳。以亂鳥降。為祀肅禱之候。禘帝武。為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譏聖人也。爾雅。亂。音一。○司馬遷史記。言簡狄見玄鳥。墮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姜嫄見巨人跡。忻然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稷。天命玄鳥二句。商頌詩辭。玄鳥。亂也。總謂之燕。厥初生民十句。大雅詩辭。弗祗也。祗。無子。求有子也。履。踐。武。跡。敏。拇。欲驚異也。介。大也。震。娠也。漢毛萇作詩傳。鄭康成作詩箋。南湖丁氏曰。史稱執中而編天下等語。則響可謂至聖矣。顯其立嗣也。長不以稷。德不以堯。而乃以荒淫之擊。何耶。人知堯之不立丹朱。而不知其惡之於擊。人知泰伯仲雍之讓王季。而不知其做之於履契。人知王季之受讓。而不知其做之於堯。

帝堯陶唐氏

孕十有四
月生

甲辰。唐帝堯元載。帝自唐侯踐天子位於平陽。以火德王。帝姓伊耆。名放勳。帝嚳高辛氏之子。帝摯之弟。黃帝軒轅氏之曾孫也。帝母陳鋒氏女。曰慶都。為高辛氏妃。感赤龍之祥。孕十有四月而生堯于丹陵。育于母家伊侯之國。後徙者。今山西太原府祁縣。故曰伊耆氏。年十有三。帝摯封植。受封於陶。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年十有

五。復封於唐。今直隸保定府唐縣。為唐侯。故又號陶唐氏。摯在位九年。天人厭棄諸侯。尊帝

為天子。年十有六。踐天子之位於平陽。今山西平陽府。以火德王。以建寅之月為歲首。

命羲和。羲氏。和氏。作歷。象。紀數之器。觀天之器。以授民時。

乙巳。二載命羲和置閏法。定四時成歲。

作歷象
置閏法

鳥歷

歷草

兒童歌

老人歌

華封祝

戊申五載。南夷越裳氏來朝獻大龜。南夷有越裳氏重平譯亦○通夷夏之來

朝獻神龜。蓋千歲。方三尺餘。背有科斗文。記開闢以來。堯命錄之謂之龜歷。○

堯之庭有草生焉。曰明莢劫。十五之前。日生一葉。十五之後。日落一葉。小餘

則一葉厭上。而不落。觀之可以知旬朔。故又名歷草。

綱庚戌。七載。麒麟遊于郊藪。鳳凰巢于阿閣。

綱乙卯。十有二載。巡狩方嶽。

綱癸巳。五十載。遊於康衢。觀于華。帝治天下五十載。遊于康衢。兒

童歌曰。立同粒。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擊壤土塊。而歌於

路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觀于華。山名。在

安府華華封人之官。祝曰使聖人富壽多男子。帝曰辭。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

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

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

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何辱之有。

虞舜以孝聞

○癸卯六十載。虞舜以孝聞。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

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適。不失子道。孝而慈於弟。日以篤謹。

年二十以孝聞。耕歷山。在山西平陽府蒲州。歷山之人皆讓畔。田界。漁雷澤。在蒲州首陽山下。雷澤之人

皆讓居。陶河濱。今山東東昌府館陶縣陶丘。河濱之器不苦窳。與陶燒瓦器也。苦。粗也。器中空曰窳。作什器。日川之器非一。故曰什器。

於壽邱。在山東兗州府東門。就時。猶言逐時。於負夏。今東昌府夏津縣。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甲辰六十有一載。洪水為害。咨四岳舉鯀。命為司空。俾乂。咨。訪問也。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方諸之事也。

俾。使。乂。治也。

○壬子六十有九載。鯀治水績用弗成。

○癸丑七十載。徵也。虞舜登庸。用也。二女嬪。嬪。婦也。言為婦於虞也。于虞。堯之子丹朱不

肖。乃求賢自代。訪諸四岳。岳曰。有鰥。無妻之名。民曰虞也。舜也。瞽瞍之子。父頑。心不則

母。瞽。口不道。忠信之言。弟傲。舜以孝道諧也。和。其家使不至于惡。帝曰。我其試哉。乃召用。

命以位。職位也。以二女。嬪。皇女。去。妻之。舜。仁山金氏曰。按史稱皇。帝之曾孫。舜之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賦康。句望。橋牛。

帝試舜以事。堯將遜位于舜。先

帝試舜

虞舜登庸

洪水為患

試之以事。以觀其才德。乃使之慎徽五典。五典克從。數。美也。五典。五常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遺教也。此蓋使爲司徒之官也。

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百揆。揆度庶政之官。猶周之家宰也。時敘。以時而敘。左氏所謂無廢事也。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

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納于大麓。六。烈風雷雨弗迷。麓。山足也。烈迅。遂錯也。洪水爲害。堯使舜入山林。

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節。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舜舉十六族。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曰蒼舒。隤。數。平。數。數。數。

禱戲。行。大臨。眇。注。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曰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甲寅。七十有一載。舜流四凶族。帝鴻氏。黃。帝。有不才子。兜。號曰渾沌。少昊氏有不才子。工。號曰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緜。號曰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苗。號

曰饗。酒。饗。鐵。渾沌窮奇檮杌饗。皆惡獸也。能爲人害。天下謂之四凶。舜皆投之四裔。異。裔。遠也。四遠之地。書。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

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幽州。北裔之地。在直隸順天府密雲縣。崇山。南裔之山。在湖廣岳州府慈利縣。三危。西裔之地。在陝西行都司沙州衛。羽山。東裔之山。在山東登州府城東南。

乙卯。七十有二載。舜使禹平水土。益掌火。棄教民播種。契爲司徒。敷五教。

丙辰。七十有三載。春正月。帝薦舜於天。舜受終于文祖。受終者。幾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堯始祖之廟。

制五刑

作大章樂

神龜負文出洛

定九州貢

癸亥十有二州

己未。七十有六載。制五刑。墨劓。劓。宮。大辟。○墨。黥面。劓。音異。截鼻。荆。音廢。剔足。宮。割勢。辟。音闕。大辟。死刑。

庚申。七十有七載。作大章樂。

辛酉。七十有八載。舜巡狩方嶽。神龜負文出於洛。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列於背。有數自一至九。洛。水名。在河南河南

南。府城。

癸亥。八十載。禹治水成功。因定九州。荆。梁。雍。豫。徐。楊。青。兗。冀。貢賦。秉玄圭入覲告成。水土既平。禹秉玄圭告

成功於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

甲子。八十有一載。肇也。十有二州。禹治水後。舜以冀青地廣。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合為十二州。封十有二山。每

封表一山。以爲一州之鎮。瀋川。瀋。導十二州之川。

癸未。一百載。帝崩於陽城。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壽百十有八歲。帝之爲君也。其仁如天。其智如神。

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收。冠名。取斂髮之義。純衣。彤衣。同。赤也。車白馬。

茅茨。慈。以茅蓋屋。不剪。不剪齊之。樸桷。角。椽方曰桷。不斲。斲。削也。素題不枿。雞。○題。樑題。枿。柱上橫木。承棟者。樑之似筴也。大路不

畫。話。○大路。祀天。車。朴素無文采。越席不緣。硯。○越席。結草爲席也。緣。飾也。太羹不和。粢食不穀。

穀。○黍稷曰菜。穀。米一斛。春爲八斗。藜藿之羹。飯於土簋。飲於土甔。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

不展。奇怪異物不視。玩好去聲之器不寶。淫泆之樂不聽。宮垣室屋不聖惡。色聖白聖。土也。聖也。先泥之。次以白土飾之也。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衣履不敝盡。不更爲也。

乙酉。一百有二載。舜避堯之子。居於南河之南。○天下不歸堯之子而歸舜。舜於是踐天子位。

帝舜有虞氏

帝格于文祖

丙戌。虞帝舜元載。春正月。元日帝格于文祖。格。至也。前受終告。據。此告即位也。踐天子位于蒲阪。在山西平陽府蒲州。以土德王。帝堯登庸。而禪以帝位。攝政二十有八載。堯崩。喪畢。始踐天子之位于蒲阪。

齊七政

在塔。璇玑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美珠謂之璇。璇機也。以璇飾機。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也。七政。日月五星也。舜初即位。首察璇玑。以齊七政。蓋歷象授時所當先也。命九官。禹爲司空。宅百揆。棄爲后稷。稼穡。契爲司徒。敷五教。皋陶爲士。理五刑。垂爲共工。治百工。益爲虞。伯夷爲秩宗。典禮秩敘也。宗。祖廟也。主敘次。

命九官

后夔典樂。教胥子。和神人。龍作納言。出納君命。是所謂九官也。封朱于丹。以奉先祀。謂

帝朝于瞽瞍。封弟象于有庠。禹皋陶益稷相與陳謨。虞書有大禹皋陶益稷三謨。巡

帝朝于瞽瞍。封弟象于有庠。禹皋陶益稷相與陳謨。陶益稷三謨。巡

狩四岳八伯。

立誹謗木

丁亥。二載。求賢才。納諫。立誹謗木。**帝**廣視聽。求賢才以自輔。欲納諫以聞

造五絃琴

其失。立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造**五絃

琴。**帝**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

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三載考績

戊子。三載。考績。人情在寬則肆。過嚴則拘。故三載考績。以作其怠。

作韶韶樂

庚寅。五載。作韶。韶作韶樂。九成。鳳凰來儀。韶。舜樂之總名。九成者。樂之九成也。來儀。來舞而有容儀也。○帝以夔為

樂正。命夔為二十三絃之瑟。夔修九招。同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正六律。和五音。

以通八風。見本重黎欲益求人。帝曰。一夔足矣。

三考黜陟

甲午。九載。三考黜陟幽明。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也。

癸雲歌

己亥。十有四載。帝庸作歌。**時**景星出。卿同雲興。百工相和而歌。帝乃倡之。

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光華。且復且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

爛爛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

萬受命于神宗

禹敘洪範九疇

復九州

禹征有苗

丁巳三十有二載。帝命禹攝政總師。

戊午三十有三載。春正月朔旦。禹受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神宗，堯廟也。禹受攝帝之命於堯廟。

總率百官。一如帝舜受終之初也。

帝命禹敘洪範九疇。

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等之以為洪範九疇。洪大。範法。疇類也。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六極。

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六極。

復九州。

禹以十月。仍為九州。

庚申三十有五載。命禹征有苗。時有苗弗率。

不。不。不。不。

帝命禹徂征。三旬。

十日。曰旬。

苗民逆命。

聽不。聽不。

禹班也。

選也。

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教也。干羽。皆舞者所執。兩階。賓主之階。格。至也。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

癸酉四十有八載。帝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

在湖廣永州府甯遠縣。壽百有十歲。

乙亥五十載。禹避舜之子。居於陽城。

見本。卷上。

天下不歸舜之子而歸禹。禹於是踐天子位。

夏紀

大禹

丙子夏后禹元歲。春正月禹踐天子之位于韓。以金德王。仍以寅月為歲首。

改載曰歲。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蓋載以始。一歲而終。歲以星。一歲而周。祀以祭。一歲而備。年以采。一歲而熟。是四者名異而實同也。帝妣姓。名文命。崇

伯絲之子。黃帝軒轅氏之玄孫也。母有莘氏女。曰修己。生禹。長九尺二寸。帝舜

舉禹使續父業。居外八年。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吹去山行乘攢。菊

以板為之。其狀如箕。擲行泥上。橇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攝音直。以開九州。見本通九道。九州之道。陂卑九澤。九州之澤。陂。澤。陂。

度鐸九山。九州之山。至是受帝舜之禪。踐天子之位于安邑。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即韓國也。以

金德王。仍有虞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色尚黑。牲用玄。以黑為徽號。徽號。旌旗之屬。巡

狩。會諸侯于塗山。國名。今江南鳳陽府。執玉帛者萬國。玉。五玉。五等諸侯所執

者。即五瑞也。帛。三帛。所以薦玉。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初。禹娶塗山氏女。名曰禱。驕生子啓。辛壬癸甲。啓

呱呱孤而泣。禹弗子。惟荒度。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塗山。甫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呱呱。泣土功。聲。弗子。弗念其子也。荒大度相也。土功。治水土之功也。言娶

妻生子。皆有所不暇顧。惟以大相水土之功為急也。作大夏樂。建旗旒以辨等級。大夏之樂。曲。以籥吹

之。九成。昭其成功也。初黃帝作車。少昊加牛。奚仲加馬。禹命奚仲為車正。建旌

旗旒。由旒。析羽為旌。熊虎為旗。旒。旌旗之末垂者。龜蛇為旒。以別尊卑等級。○懸鐘鼓磬鐸鞀。陶。鞀。有柄。搖鼓。以待四

禹會諸侯于塗山

十起三握

絕旨酒
兩金

鑄九鼎

鑄鼎爲萬
世準

下京泣罪

鑄幣贈氏
祝龍翁經

方之士曰導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啓以憂者擊磬。有訟獄者搖鞀。常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恐其留吾門也。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去聲天下之民。○古有醴李酪洛○甘酒曰醴。乳粟曰酪。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是時天雨去聲。金三日。

丁丑二歲。皐陶薨。○帝薦益于天。

己卯四歲。鑄九鼎。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

左傳。宣公三年。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

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彞。故民人川澤山林。不違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五峯胡氏曰。左氏以爲鼎者。圖象日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彞。愚竊以爲非矣。螭魅魍魎。自古不以爲天下患。惟

鄙夫鄙婦言之。晉紳先生不道也。王者協于上下。以承天休。乃以此爲事。而庸鑄之於鼎乎。然則禹所鑄者。何也。始除洪水之害。則九州之分野。差土田之高下。定貢賦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經界。盡一時生養斯民之道矣。又鑄于鼎。以爲萬世準耳。春秋之時。晉鄭鑄刑書。則知古人創制立度。欲傳久遠者。必於鼎矣。

庚辰五歲巡狩。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

爲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

是以痛之。○禹以歷山見本卷上。之金鑄幣。錢也。贖民之無饘厚粥。賣子者。○禹濟江。

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勞去聲萬民。生寄也。死歸

也。予何憂於龍焉。視龍猶蝦蟇。蝦蟇，上聲。因，上聲。一名守宮。須臾龍俛，首低尾而逝。

癸未。八歲。巡狩江南。會諸侯。戮防風氏。帝崩于會稽。初，禹到大越。今浙江紹興府。

上茅山。在紹興府城東南。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至是

禹巡狩江南。致羣臣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禹崩于會稽。壽一百歲。

因葬焉。雙湖胡氏曰：禹之傳於舜者，心法授受。一申而已。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以一御八。居中制外。亦一申而已。而吾天子稱禹，乃曰：非飲食云云。何哉？蓋中道之傳，心法也。吾天子之謫，又指其孝心純至

者言之也。禹傷父以治水殛死，故直以此自任。卒之建立偉績，克蓋前愆。至於禘黃帝而郊鯀，禹之心從可識矣。故於宗廟則致其孝，祭服則致其美，溝洫則盡其力，帝飲食之非，衣服之惡，宮室之卑，皆不敢暖顧者，其中心誠不忍一日安於天子之常奉故也。味吾天子無閒然之，言其深有以識禹之心者乎。商國洪範九疇，見上九。禘黃帝而郊鯀，出國語。

帝啓

甲申。夏后啓元歲。諸侯奉嗣子踐天子位。

乙酉。二歲。伯益歸政就國。帝親政。大饗于諸侯。伯益歸政。就國于箕山。在河南府登封縣。

之陰。啓親政。乃卽鈞臺。在河南開封府禹州。以饗于諸侯。

丙戌。三歲。有扈氏大戰于甘。時有扈。氏無道。威侮五行。威，威侮之也。侮，輕忽之也。扈，國名。今陝西西安府鄜縣。音戶。

怠棄三政。啓召六卿征之。六卿，六卿之卿也。周禮，每鄉卿一人。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

伯益歸政 就國

夫子識禹之心

定書存甘

大康都陽夏

五子之歌

數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大戰于甘。地名。有扈之南郊。不勝。六卿請復之。啓曰。

今茲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班選也。師琴瑟不張。鐘鼓弗考。擊也。不因席。

不仍味。因。仍。皆重也。親親長長。尊賢委能。隱神期月。而有扈服。遂滅之。雙湖胡氏曰。帝啓嗣位之初。何

爲適有。有扈之變也。太史公謂啓立。有扈不服。唐孔氏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天下之事。才出於創見。非耳目之常習者。不能不起人疑叛之心。至重煩王師。大戰而後滅之。禹舜嗣位。當有是乎。天子定書而存甘誓。固見啓之奮發有

爲。且著有扈氏不臣之罪。而帝王升降之幾。世變之一會。從可識矣。商書甘誓。以書篇名。

壬辰九歲。王崩。子太康踐位。

太康

癸巳。夏太康元歲。王尸位。居其位而不爲其事。不修先王之政。

辛亥。十有九歲。王畋于洛表。羿拒于河。五弟御母以從。遂都陽夏。太康

畋獵於洛水之表。十旬弗歸。言其遠。則至於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而弗返。太康自棄其國矣。有窮后羿。因民弗忍。拒之

於河。不得歸國。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也。說文羿。帝譽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僖

于洛之汭。瑞。後待也。水北曰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太康既失國。不得歸。遂都

陽夏。今河南開封。雙湖胡氏曰。禹之訓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太康一犯禽荒之戒。而竟以失邦。皇祖之訓。豈欺我哉。商書禹訓。即在夏書五子歌中。

辛酉二十九歲。王崩于陽夏。后羿立太康弟仲康。

仲康

壬戌夏仲康元歲。命胤侯掌六師。胤侯。胤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為大司馬也。秋九月朔辰弗集。于

房。謂日食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食於房宿也。

癸亥二歲。命胤侯征羲和。惟時羲和。羲氏和氏。堯時主歷象授時之官。至夏合為一官也。沉亂于酒。遐棄厥

司。至於日食大變。尙罔聞知。王命胤侯往征之。三山林氏曰。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其篡乃在相之世。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仲

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即位之始。即命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羲和之罪。雖曰沉亂于酒。然黨惡於羿。同惡相濟。故胤侯承王命往征之。以剪羿羽翼。故終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耶。

甲戌十有三歲。王崩。子相踐位。

帝相

乙亥夏后相元歲。徙都商邱。時權歸后羿。相為羿所逐。居商邱。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依

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斟。二國名。與商氏。二斟。二國名。與商氏。二斟。二國名。與商氏。二斟。二國名。與商氏。二斟。二國名。與商氏。

壬午八歲。寒浞殺羿。有窮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

帝相居商邱

寒浞殺羿

命胤侯征羲和

命胤侯掌六師 辰弗集于房

寒浞弑帝相

后縉歸有仍 靡奔有鬲 氏

少康元歲 少康奔虞

一成一旅

少康三十 有九歲 靡討寒浞

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鳧。老。鬲。音注而用寒浞。寒國名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

娛魚羿于畋。外內咸叛。羿歸自畋。家衆殺而烹之。羿篡夏自立。凡八歲。至是浞

復殺羿而代之。不改有窮之號。浞因羿室。生澆去聲及豷戲。

壬寅。二十有八歲。寒浞弑王于商邱。國名浞使澆滅斟灌斟鄩。而弑帝相。后縉

民○帝相后。有仍國之女。方娠。震○娠。懷身也。逃出自竇。歸于有仍。夏遺臣臣。舊名靡。奔有鬲國名氏。

少康

癸卯。夏少康元歲。相后縉生少康于有仍。寒浞篡位。夏統中絕者。凡三十九年。而胡氏大紀。即以少康生之年爲元歲。蓋少康既生。則夏統不絕也。

甲子。二十有二歲。夏少康自有仍奔虞。國名少康爲仍牧正。牧官之長。澆使椒澆臣求

之。逃奔有虞。舜後封國。爲之庖正。掌膳者之官。虞思虞君名思。妻之。二姚以二女妻之。姚。虞姓。而邑諸綸。

今山西平陽府榮河縣。有田一成。十里。有衆一旅。五百人。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夏遺民。撫其

官職。夏遺臣。

辛巳。夏少康三十有九歲。寒浞僭據天子位。凡三十九年。今仍書夏少康者。蓋與元歲係少康之義同。亦以見夏統不絕云爾。

壬午。四十歲。夏遺臣靡興師討浞。伏誅。奉王踐天子位。王命誅澆及豷。復禹

夏道復興

舊績。夏道復興去聲。興諸侯畢朝。夏之舊臣靡。自有高氏收二國斟灌斟鄩之燼。燼。謂二國之遺衆也。餘木曰

燼。以滅浞而立少康。使女艾少康滅澆于過歌澆封國。使季杼康子滅豷于戈。

國。有窮由是遂亡。少康乃歸故都。於是夏道復興。諸侯來朝。雙湖胡氏曰：少康時，囑亂離之閒，復禹跡，還舊祀，祀夏

配天，不失盛物，而有夏中興焉。後之言中興者，當自少康始。少康其中興之賢君，靡其中興之賢臣乎。

中興自少康始 封無餘於

癸巳。五十有二歲。封庶子無餘於越。以奉先王墓祀。於越之先。始此。少康恐禹墓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春秋祀禹墓於會稽。

癸卯。六十有一歲。王崩。子季杼踐位。

帝杼 杼可謂能帥禹者。戡定寒氏之亂。佐其父少康。成中興之功。故夏后氏報焉。

甲辰。夏后杼元歲。

庚申。十有七歲。王崩。子槐踐位。

帝槐

辛酉。夏后槐元歲。

丙戌。二十有六歲。王崩。子芒踐位。

帝芒

細 丁亥。夏后芒元歲。

細 甲辰。十有八歲。王崩。子泄踐位。

帝泄

細 乙巳。夏后泄元歲。命東夷。命西羌。時六夷來王。於是始加爵命。

細 庚申。十有六歲。王崩。子不降踐位。

帝不降

細 辛酉。夏后不降元歲。

細 己未。五十有九歲。王崩。弟扃駟立。

帝扃

細 庚申。夏后扃元歲。

細 庚寅。二十有一歲。王崩。子廩勤踐位。

帝廩

綱 辛巳。夏后廛元歲。

綱 辛丑。二十有一歲。王崩。不降之子孔甲立。

帝孔甲

綱 壬寅。夏后孔甲元歲。

綱 甲辰。三歲。采鐵鑄劍。

綱 戊辰。二十有七歲。商主癸生子履。主癸之妃扶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湯。時癸封契于商。賜姓子氏。主癸其十二世孫也。

綱 壬申。三十有一歲。王崩。子皐踐位。

帝皐

綱 癸酉。夏后皐元歲。

綱 癸未。十有一歲。王崩。子發踐位。

帝發

綱 甲申。夏后發元歲。諸夷賓于王門。

壬寅十有九歲。王崩。子癸踐位。是為桀

桀癸

癸卯。夏后癸元歲。

甲子。二十有二歲。公劉遷國于豳。今陝西西安府武功縣。后稷封邰。今陝西西安府武功縣。別姓姬氏。至公劉

遷于豳。今西安府邠州。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上聲。地宜。自漆沮

渡渭。漆沮。二水名。在邠地。渭水。出陝西臨潼府渭源縣。至西安府同州入河。取財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恣民賴其慶。

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

乙亥。三十有三歲。伐蒙山。有施氏獻妹。末喜。王嬖之。桀能申鉤索鐵。負恃

其力。不務德而武傷百姓。尙武勇而傷害百姓。有趙梁者。教為無道。勸以貪很。伐蒙山。名國。有

施氏。有施氏進女妹喜。桀嬖之。所言皆聽。為去聲之為瓊室象廊。瑤臺玉牀。行淫

縱樂。為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以為戲劇。極

丁丑。三十有五歲。商主癸薨。子履嗣位。是為成湯。商湯始居亳。自契封商。至

于成湯。凡八遷。湯始居亳。今河南歸德府。即商邱縣。從先王所居。

公劉遷豳

有施氏獻妹喜

湯進伊尹於桀

囚湯夏臺

湯仁及禽獸

終古奔商

費昌歸湯

費關龍逢

○戊寅三十有六歲。商湯六祀商湯始用師征葛。

○己卯三十有七歲。商湯遣使以幣聘伊尹于有莘。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傳記謂伊尹生於空桑。空桑。蓋地名。在陳留縣南。

○商湯進伊尹于夏王桀。伊尹適夏。告以堯舜之道。桀不聽。

○壬午四十歲。伊尹復歸于亳。伊尹凡五適夏。告以堯舜之道。桀終不聽。

○甲申四十有二歲。商湯七祀夏王桀囚商湯于夏臺。既而釋之。是時田也。者張

網。四面合圍。以殄天物。於是成湯出田。命去網三面。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

惟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仁及禽獸。而況於人乎。皆歸心焉。

桀疾其大得諸侯和也。召之。囚於重泉夏臺。夏臺名已而釋之。

○癸巳五十有一歲。太史令終古出奔商。夏桀鑿池為夜宮。男女雜處。三旬

不朝。太史令終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終古出奔商。○大費之裔曰費昌。見二

日東出。焰西沈。問於馮夷。夷曰。西夏東商。費昌乃歸湯。史記秦本紀：伯翳，舜時賜姓為氏。生子二人。次曰若木。實費氏。其裔

孫曰費昌。去夏歸商。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秦祖始此。○伯翳。即伯益。秦賢以入為去。故謂益為翳也。

○甲午五十有二歲。商湯十有七祀殺諫臣關龍逢。關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

伊洛竭

觀天則知

聖人

遇變

能通

成湯十有
八祀

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王侈靡嗜殺。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祐。蓋少悛改也乎。不聽。龍逢立而不去。桀怒。遂殺之。夏亡。○是

時兩日鬪。衆星殞。泰山崩。地震。伊洛竭。伊洛。二水名。俱在河南河南府。雙湖胡氏曰。唐虞之時。太和之景象也。禹啓之世。亨通之嘉會也。夏商之末道。

其天時靡殺之秋乎。湯武適當其時。革命之舉。不容不順乎天而應乎人矣。是故天之道。生於春。長於夏。肅殺於秋。謂肅殺非天之道。不可也。聖人之道。揖遜於唐虞。家傳於夏禹。放伐於商周。謂放伐非聖人之道。亦不可也。聖人初何嘗容心於其

間哉。與時偕行而已。觀四時則知天矣。觀天則知聖人矣。○庸齋許氏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放然也。其間如堯舜

困。易革卦。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有子之不肯。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已子之不朱。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已私無與焉。

右夏十七主計四百三十九年

商紀

成湯

乙未。商王成湯十有八祀。正位而不改元。五季胡氏曰。人君即位之一。謂之元年。一定而不可易也。成湯

有之師。爰革夏正。本是而爲之者也。又可改乎。

王誓師伐夏桀。放之于南巢。桀暴戾不悛。王乃誓師伐桀。伊尹相湯。費昌

爲御。與桀戰于鳴條。地名。在山西平陽府安邑縣。桀師敗績。大嶺曰。湯遂放桀于南巢。今江南廬州府巢縣。

之。桀曰。吾悔不遂殺湯于夏臺。仁山金氏曰。湯武之稱王。說者多矣。有謂文王受命稱王。至武王稱王。凡十有一年者。疑湯亦然。有謂民無二王。桀紂未絕則未可王者。

湯誓。秦誓之稱王。蓋追書也。至於蘇氏。則曰商周之王不王。不係於桀紂之存亡也。愚謂受命稱王之說。其說失之。而桀紂未絕未亡之說。則又失之拘。至蘇氏之說。不拘矣。然通而無制也。夫湯武與師之時。是即受命之日。張子所謂此事問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爲君臣。天命既絕。則爲獨夫者。其在此時乎。夫天命已屬。師徒既與。則桀紂即獨夫矣。豈待南巢之後。牧野之餘。而天命始絕哉。且湯武既已與師矣。而猶自稱曰諸侯。以令於衆。則是以諸侯而伐天子。名實俱不可也。然則稱王誓衆。理固然也。而必謂

史臣追書。不幾於嫌聖人而文之說。仲虺 作誥以告王。奚仲爲夏車正。封於薛。至仲虺爲湯左相。誥。皆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仲虺作誥以告王。非特釋湯之慚。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語詳商書仲虺之誥。

王歸自夏。誕告萬方。誕。大也。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語詳商書。

三月。湯歸於亳。踐天子位。定都焉。建國號曰商。改正朔。易服色。改歲曰祀。

牡。以白爲徽號。旌旗之屬。王至東郊。論諸侯功罪。立禹後與古聖賢有功者之後。

封孤竹等國各有差。雌。孤竹國。在直隸永平府城西。姓黑胎氏。是歲大旱。

內申。十有九祀。大旱。

丁酉。二十祀。大旱。夏桀卒於亭山。

戊戌。二十有一祀。大旱。發莊山之金。鑄幣。錢也。賑民。

鑄幣賑民

立禹及聖賢後

稱王誓衆理固然仲虺作誥誕告萬方

與師即受命之日

桑林禱雨

六事自責

作大濩樂

作器用銘

伊尹作書
訓王

己亥二十有二祀。大旱。

庚子二十有三祀。大旱。

辛丑二十有四祀。大旱。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雨。時大旱七年。湯以身禱

于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

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婦人請託。盛歟。苞苴行歟。襄曰苞。藉曰苴。以物相遺者。必苞苴之。讒夫昌歟。昌。盛也。言

未已。大雨方數千里。作大濩樂。時天雨。歲則大熟。天下謹洽。遂作桑林

之樂。名曰大濩。言救護民也。作諸器用之銘。以為警戒。如盤銘之類。祀棄為稷。舊以炎帝子柱為稷。因早。故遷社。以周

棄代為稷祠。

丁未三十祀。王崩。壽一百歲。嫡孫太甲踐位。成湯娶有莘氏。生子太丁。蚤卒。太丁之子。曰太甲。為世嫡孫。湯崩。伊尹奉太甲即位。

太甲

戊申。商王太宗太甲元祀。冬十有二月。伊尹祠告于先王。奉嗣王祗見。現厥

祖。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德。以訓于王。語詳商書伊訓。王徂桐宮

居憂。王不明厥德。顛覆。福湯之典刑。伊尹營宮于桐。桐。湯墓所在。山西平陽府曲沃縣。俾王居憂

于桐宮。使之密邇先王，興起其善心也。乃自攝政當國，以朝諸侯。

己酉二祀，王在桐宮。

庚戌三祀，冬十有二月朔，伊尹奉王歸于亳。喪既除，以袞冕古服，奉迎以歸也。太甲居桐三年，自怨自艾。

處仁遷義，伊尹乃以冕服奉也。太甲歸于亳，服奉迎以歸也。太甲增修厥德，諸侯咸歸，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

伊尹既復政，將告歸，乃陳戒于王。復政，遵政太甲也。告歸，告老而歸私邑也。語詳商書咸有一德。

書咸有一德。

庚辰三十有三祀，王崩，廟號太宗。子沃丁踐位。

沃丁

辛巳商王沃丁元祀。

戊子八祀，阿衡也。伊尹官號，阿倚衡，平言天下之所倚平也。伊尹薨，葬于亳。咎單訓伊尹事。述伊尹之事，以訓戒王也。伊

尹卒年百有餘歲，大騶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

子王子曰：湯播告于衆，以元聖稱伊尹，愚考其大用，誠聖人也。有大德量，有大識見，故能數用權而無沮禦扞格之患。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疑，知桀之終不悛也，制大義，立大謀，相成湯而放伐之，天下不驚，如探囊取物之易也。湯學於伊尹，尹之相湯，格言至論，宜不少矣，而不傳於後，至湯崩，相太甲，始有五篇之書，典謨之後，四百餘年，再有此精微之論，觀伊訓與上篇之訓，王

未克變，營桐之役，此君臣之再變也，惟其實德光輝，力量重厚，朝廷服之而不敢議，天下信之而不敢疑，嗣王亦竟以是奉德，爲商令主，伊尹之用權，不可學也，非聖人而能之乎，古今善用權者，莫如伊尹，善論權者，莫如孟子，孟子曰：有伊尹之

答單訓伊尹事

四百餘年再有此精微之論伊尹善用

志則可。孟子亦不敢以此自任也。況餘人哉。[音]扞格。音核。後音證。○扞格。謂拒扞而堅格難入也。後改也。五篇之言。尚書中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之篇也。上篇之訓。即太甲上也。王未克變。營于桐宮。太甲上之辭。

志則可。孟子亦不敢以此自任也。況餘人哉。[音]扞格。音核。後音證。○扞格。謂拒扞而堅格難入也。後改也。五篇之言。尚書中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之篇也。上篇之訓。即太甲上也。王未克變。營于桐宮。太甲上之辭。

太庚

庚戌。商王太庚元祀。

甲戌。二十有五祀。王崩。子小甲踐位。

小甲

乙亥。商王小甲元祀。

辛卯。十有七祀。王崩。弟雍已立。

雍已

壬辰。雍已元祀。商道衰。諸侯或不朝。

癸卯。十有二祀。王崩。弟太戊立。

太戊

甲辰。商王中宗太戊元祀。亳有祥。伊陟相王。大修成湯之政。太戊立。伊陟

伊尹子尹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祥災異也。桑穀二木名。二木合生不恭之罰。兩手持曰拱。太戊懼。問於伊陟。陟曰：妖不勝德。王之政其有缺與？王其修德。太戊從之。大修先王之德。三日而祥桑枯死。

丙午。三祀。諸侯畢朝。太戊側身修行。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

年而遠方重譯見本卷上來朝者。七十六國。又有賢臣巫咸臣扈戶共輔佐之。商道

復興。○命中衍伯盜裔孫為車正。

戊午。七十有五祀。王崩。廟號中宗。子仲丁踐位。

仲丁

己未。商王仲丁元祀。

甲子。六紀。遷都于囂。放○今河南開封府河陰縣。是時囂都有河決之患。故遷于囂。

辛未。十有三祀。王崩。國內亂。弟外壬立。

外壬

壬申。商王外壬元祀。

藍夷作寇。

徙都于相

丙戌。十有五祀。王崩。國內復亂。弟河亶甲立。

河亶甲

丁亥。商王河亶甲元祀。徙都于相。今河南彰德府。是時冀都。有河決之患。遂遷于相。商道寢衰。

乙未。九祀。王崩。子祖乙踐位。

祖乙

徙都于耿

丙申。商王祖乙元祀。圮于相。相都又為河決所圮。徙都于耿。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

徙都于邢

甲辰。九祀。圮于耿。耿都又為水所圮。徙都于邢。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巫賢巫咸子。作相。商道復興。諸侯

賓服。

甲寅。十有九祀。王崩。子祖辛踐位。

祖辛

乙卯。商王祖辛元祀。

庚午。十有六祀。王崩。弟沃甲立。

沃甲

綱 辛未。商王沃甲元祀。

綱 乙未。二十五祀。王崩。國亂。祖辛之子祖丁立。

祖丁

綱 丙申。商王祖丁元祀。

綱 丁卯。三十有二祀。王崩。國亂。沃甲之子南庚立。

南庚

綱 戊辰。商王南庚元祀。

綱 壬辰。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丁之子陽甲立。

陽甲

綱 癸巳。商王陽甲元祀。商道復衰。諸侯莫朝。

綱 己亥。七祀。王崩。弟盤庚立。

盤庚

綱 庚子。殷王盤庚元祀。遷都于殷。改國號曰殷。時商道寢衰。乃謀遷都于殷。

作書告諭
臣民

在河南河南府偃
師縣。蓋西亳也。

臣民皆安土重遷。安於故土
而不肯遷。

盤庚作書。

商書盤庚上
中下三篇。

以告諭臣民。

諭以遷都之利。
不遷之害。

遂歸于亳。改商曰殷。盤庚行湯之政。商道復興。

〔細〕丁卯。二十有八祀。王崩。弟小辛立。

■ 小辛

〔細〕戊辰。殷王小辛元祀。殷道復衰。

〔細〕戊子。二十有一祀。王崩。弟小乙立。

■ 小乙

〔細〕己丑。殷王小乙元祀。

〔細〕甲寅。二十有六祀。古公亶父自豳

見本
卷上。

遷于歧。

今陝西鳳翔
府岐山縣。

改國號曰周。

〔細〕丙辰。二十有八祀。王崩。子武丁踐位。

■ 武丁

〔細〕丁巳。殷王高宗武丁元祀。王宅

也。

憂。甘盤爲相。

〔細〕武丁居喪弗言。以甘盤爲

相。百官總已以聽。武丁免喪。甘
盤復政告老。

古公遷岐

己未。三祀。免喪弗言。得傳附說。爰立作相。總百官。資學于說。**武丁既免**

喪。猶弗言。恭默思道。夢上帝賚子也。以良弼。乃使人以形圖其。旁求求非。於天下。

說為胥靡。築于傅巖。胥靡。聯繫刑從。服役囚徒之名。傅巖。在河南河南府陝州。常有澗水環道。使胥靡府靡築之。說賢而隱。代築以供食。求得之。命以為相。

以總百官。又置諸左右。朝夕納誨。以受學焉。乃陳說命。商書三篇。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為相

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用訓于王。山堂章氏曰。嘗怪傳說以匹夫而登相位。不由薦舉。不由人望。不由家世。不由勳業。不由資序。而當時物論。遂信之而不疑。何哉。嗚呼。此不可以常情論也。有高宗。有

用人當如
鸞試舜

壬戌。六祀。重譯來朝者六國。**武丁祭成湯。**常依商書。作祭禰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姤

祖己訓諸王。語詳商書高宗形。日。音容。武丁內反。諸己以思王道。蠻夷重譯見。來朝者六

國。自是章服多用翟羽。山雉曰翟。尾長。五色皆備。**武丁**內反。諸己以思王道。蠻夷重譯見。來朝者六

國。自是章服多用翟羽。山雉曰翟。尾長。五色皆備。**武丁**內反。諸己以思王道。蠻夷重譯見。來朝者六

國。自是章服多用翟羽。山雉曰翟。尾長。五色皆備。**武丁**內反。諸己以思王道。蠻夷重譯見。來朝者六

國。自是章服多用翟羽。山雉曰翟。尾長。五色皆備。**武丁**內反。諸己以思王道。蠻夷重譯見。來朝者六

國。自是章服多用翟羽。山雉曰翟。尾長。五色皆備。**武丁**內反。諸己以思王道。蠻夷重譯見。來朝者六

高宗近厚
之過
伐鬼方

祖己訓王

戊子。三十有二祀。伐鬼方。**鬼方無道。**北胡種落不一。歷代名冊各異。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秦漢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玁狁音獻

武丁伐之。三年乃克。自是內外無患。而殷道復興。

〔綱〕丁酉。四十有一祀。周古公亶父生子季歷。

〔綱〕乙卯。五十有九祀。王崩。廟號高宗。子祖庚踐位。

■祖庚

〔綱〕丙辰。殷王祖庚元祀。

〔綱〕壬戌。七祀。王崩。弟祖甲立。

■祖甲

〔綱〕癸亥。殷王祖甲元祀。

〔綱〕庚寅。二十有八祀。周世子季歷生子昌。〔綱〕古公之妃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平聲皆賢婦人。太任生子昌。有聖瑞。古公曰。我後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

〔綱〕周古公亶父薨。少子季歷嗣立。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遂之荊蠻。

楚越之界。今江南蘇州府。國民君事之。號爲句鉤吳。

〔綱〕乙未。三十有三祀。王崩。子廩辛踐位。

■ 廩辛

○丙申。殷王廩辛元祀。

○辛丑。六祀。王崩。弟庚丁立。

■ 庚丁

○壬寅。殷王庚丁元祀。

○壬戌。二十有一祀。王崩。子武乙踐位。

■ 武乙

○癸亥。殷王武乙元祀。遷都于河北。今河南衛輝府。

○丙寅。四祀。王出畋。崩于河渭之間。子太丁踐位。○武乙無道。為偶人。土木謂

之天神。與之博。陸即雙令平人為去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為革囊盛平血。仰射

石之。命曰射天。畋獵于河渭之間。為暴雷震死。

■ 太丁

○丁卯。殷王太丁元祀。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

遷都于河

北
武乙射天

暴雷震死

己巳三祀。王崩。子帝乙踐位。

帝乙

命周公為侯伯

庚午。殷王帝乙元祀。命周公季歷為牧師。周周公季歷。伐始呼翳徒。之戎。王賜之圭瓚。柎鬯。為侯伯。瓚。宗廟裸器。圭瓚。以大圭為瓚之柄。柎。黑黍。鬯。香。卓。合釀酒以降神者。皆諸侯用之也。釀。去聲。

丙子。七祀。周公季歷薨。壽百歲。世子冒嗣立。是為文王。

丁丑。八祀。周西伯昌元年。

西伯澤及枯骨

辛巳。十有二祀。周西伯治岐。發政施仁。見孟子。西伯行於野。見枯骨。命瘞。意也。埋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吾即其

主。遂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西伯篤仁。敬老慈少。禮下

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歸之。太顛闕夭。散宜生鬻子。名。諫而不聽。辛甲。

皆往歸焉。鳳凰鳴于岐山。在陝西鳳翔府岐山縣。

甲申。十有五祀。岐周地震。西伯寢疾五日。而地震。東西南北。不出郊圻。西

伯曰。天之見妖。以罰有罪。率德改行。其可免乎。未幾疾愈。

岐周地震

〔綱〕壬辰。二十有三祀。西伯昌十有六年。周西伯昌生子發。〔圖〕初。昌爲世子。娶于有莘氏。曰

太姒。太姒不忌妒。生十子。長曰伯邑考。蚤卒。次曰發。性慈和。有聖德。西伯以爲

世子。次日旦。旦師于皞叔。仁聖多材藝。西伯任以政事。

〔綱〕癸巳。二十有四祀。命西伯昌距昆夷。備獫狁。見本卷下。

〔綱〕丙午。三十有七祀。王崩。子辛踐位。是爲紂。帝乙妾生微子。又生仲衍。已而爲

后。生辛。帝乙及后。以微子賢。欲立爲太子。太史據法爭。詐曰。有妻之子。不可立

妾之子。乃立紂爲后。

紂辛

〔綱〕丁未。殷王紂辛元祀。王拒諫。崇侈嗜酒色。〔圖〕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

人。手格擊也。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

己之下。○紂性汰侈。好酒色。始爲象箸。住箕子歎曰。今爲象箸。必爲玉杯。玉杯

象箸。必將食熊蹯。煩○獸蹄也。豹胎。他又將稱去聲。是王求足欲。天下殆哉。

〔綱〕甲寅。八祀。伐有蘇氏。獲妣己。嬖之。縱淫樂。重刑辟。百姓顛戰。怨。〔圖〕紂伐有蘇

箕子歎象箸

炮烙之刑

剖胎斷脛

氏有蘇氏以妲丹入己女聲去焉。妲己有寵。其言是從。所好者貴之。所惡者誅之。

於是使師涓亦作廷作朝歌紂都。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米○相順從之意之樂。造

鹿臺在淇縣。為瓊室玉門。臺廣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厚賦斂。以實鹿臺之財。盈

鉅橋倉名。在淇縣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忍去聲。○滿也宮室。益廣沙邱在直隸順德府平鄉縣苑臺南距朝歌北距邯鄲。

皆為離宮別館。大聚樂戲於沙邱。以為酒池。懸肉為林。男女裸相逐其間。宮中九市。為長

夜之飲。諸侯有叛者。妲己以為罰輕。誅薄。故威不立。乃重為刑辟。為熨長斗。以

火燒熱。使人舉之。手爛。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柱

過。足滑墜火中。與妲己觀之大樂。名曰炮烙庖烙。洛之刑。天下顛怨。頤。四肢寒掉也。

丁巳。十有一祀。醢海九侯。鄂侯諫。脯之。囚西伯于羑有里。紂以西伯昌。九

侯。鄂侯。為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九侯有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

爭靜之強。辯之疾。并脯鄂侯。又剖孕婦視其胎。斷提朝涉之脛。形去視其髓。難上

聲。○斷斬也。紂冬月見早且涉水者。謂其足歷耐寒。斷而視其髓。殷獄名。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乃囚西伯於羑

里。

文王演易
道文王意
中事

此言為得
其平

西伯請除
炮烙之刑

西伯得專
征伐

虞芮質成

閒田

戊午十有二祀。周西伯演易於姜里。

演易之六十四卦各為象。

伊川程氏曰：韓退之拘幽操曰：目揜揜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

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文王意中事。前後之人道不到此。

朱子曰：雜說云：崇侯虎謂西伯曰：西伯欲叛，紂怒囚之姜里。

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乎。此言為得其平云。

己未十有三祀。釋西伯。西伯因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從之。遂賜西伯

弓矢鉞鉞。使得專征伐。西伯之臣散宜生閔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

驪戎之文馬。有態之九駟。及奇怪之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大悅曰。此一

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一物指美女。乃赦西伯。西伯因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

紂大喜。許之。賜之弓矢鉞鉞。使專征伐。

庚申十有四祀。虞芮質成于周。虞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芮今平陽府芮城縣之君相與爭田。久

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田界也。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

者不提契。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

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之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之者。四

十餘國。

文王得呂
尙

辛酉。十有五祀。周西伯得呂尙。立爲師。呂尙者。其先祖嘗爲四岳。見本卷上。佐

禹平水土。虞夏之際。封於呂。姓姜氏。尙其苗裔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

非虜。鳥非熊非羆。卑非虎非貔。皮所獲霸王之輔。瑞獸。雜似豕。黑似熊。獺。猛獸。果遇呂尙於渭

水之陽。在陝西西安府渭南縣。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公太公。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

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謂之師尙父。

乙丑。十有九祀。西伯伐崇。在西安府鄠縣。因作豐邑。在鄠縣豐水上。徙都之。詩大雅。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伯立靈臺。文王之爲臺。所以俟日景。占星象。望雲物。故謂之靈臺。○景。音影。

丙寅。二十祀。周西伯昌薨。在位五十年。壽九十七歲。世子發嗣。是爲武王。西伯寢疾。謂世子曰。

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世子再拜受教。西伯薨。

葬于畢。在西安府時陽縣。雙湖胡氏曰。史謂文王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毋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乎。嘗讀魯頌至

始翦商。特謂王季文王之立。由於太王。以至武王有天下。推原其故。則翦商實自太王始耳。非謂太王真有翦商之心也。孔

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特以文王之聖。德作所及。極其形容之廣耳。豈謂三分有二之版圖。實歸之於周哉。且以虞芮一質成

之後。歸文王者四十餘國。疆土未必爲文王有。而四十國之諸侯。四十國之人心。則歸文王矣。至武王孟津之會。諸侯不期

而集者八百國。豈八百國之疆土人民。先爲武王有哉。亦心悅誠服。而趨之者如歸市耳。文武之心。蓋在推之而不能去。遂

之而不能免者矣。請得以二王之心。暴白於千載之上也。翦商。音短。

丁卯。二十有一祀。周西伯發元年。

癸酉。二十有七祀。周西伯發。生元子誦。**西伯納呂尚之女**。曰邑姜。邑姜賢。

立未嘗倚。坐未嘗倨。怒未嘗厲。是年生子誦。

丁丑。三十有一祀。周西伯東觀。**兵戡黎**。**西伯上祭于畢**。東觀也。兵謂

于盟孟津。今河南懷慶府孟縣。於其地置津。故名孟津。○渡河。即盟津也。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

魚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所尚色。乃殷命歸周之兆也。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王所居屋。流

為鳥。其色赤。其聲魄。流。變化之意。赤。周所尚色。魄。安定之意。鳥為孝鳥。武王辛父大業。故鳥瑞豫。是時諸侯皆畔。殷歸周。不期

而會盟津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引師還。○黎國名。

今山西安府黎城縣。為不道。西伯舉兵伐之。既戡也。黎。前編曰。西伯戡黎。武王也。傳註皆以為文王失之矣。祖伊祖已之後。恐。奔告

于王。祖伊知周德日盛。勢必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之也。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弗聽。書傳蔡氏曰。孔氏以為武王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

武王觀兵。是以臣臨君也。程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豈有觀兵而後伐之哉。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觀兵而後伐紂。譎謬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學者。遂謂實然。而使武王蒙千百年脇君之惡。嗚呼。

情說。

戊寅。三十有二祀。西伯發十有二年。微子諫不聽。去之。箕子諫被囚。佯狂為奴。比干固

西伯東觀
吳
白魚入舟
赤鳥之瑞
西伯戡黎

商之一代
風俗最美
變成一代
人心風俗
武王伐商

爭死之。紂有賢臣梅伯。性忠直。數刺諫。諍。紂怒。殺而醢海之。有雷開者。阿佞。進諛言。紂賜金玉而封之。賞以夏田。微子數諫。不聽。遂去。箕子諫。亦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避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傳之曰。箕子操去。比干極諫。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去。伏于象魏之門。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為聖人。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剖視之。紂商亡。紂勿軒熊氏曰。天俗。風俗之美惡。係人心。三代固有道之長也。而商之一代風俗為最美。每讀商書。至終篇紂之將亡。三仁甯死甯避甯佯狂為奴。所以自靖自獻者。不敢有一毫負先王之心。伯夷叩馬。一諫凜乎萬世。君臣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或言微子先抱祭器奔周者。非也。書所謂我不顧行遜。我罔為臣僕者。去而避紂耳。曷嘗有去商即周之事哉。歸周以全宗祀。自是商亡以後。事。比干之死。固已安之。箕子之佯狂。後來武王下車訪道。授聖大法。而不為之臣。朝鮮長往。用廣宗祀。此其志何如哉。不但也。時為商之臣若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大誥洛誥多方多士諸篇。班班可睹。雖周人目之為頑。在商則不失為義矣。所謂歷三紀而後世變風移。蓋當康王之世。歸周且四十年矣。壯者已老。老者已死。其遺播遺黎。直誓志不二。可見商家一代人心風俗矣。夏未之前聞也。周平王以後。奄奄如一。疴瘋病癘之人。略無能出一服強劑以起其生者。則所謂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有二者作。誠不可已也。商誥自靖自獻。我不顧行遜。我罔為臣僕。商書微子篇辭。大法。洪範也。見周書洪範篇。朝。箕子所封國。大誥。洛誥。多方多士。皆周書篇名。疴瘋。瘠病之人。○疴。音汪。

右商二十八主計六百四十四年

周紀

武王諡法克三禍亂曰武

[綱]己卯。周武王十有三年。冬一月。癸巳。周王發帥師會諸侯伐商。告于皇天后

土。所過戈名山大川。**[圖]**王聞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微子抱其祭器

奔周。於是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遂東伐紂。**[圖]**春正月。周王大會

諸侯于孟津。誓師伐商。○二月。癸亥。周王陳師于商郊。甲子。商受帥其旅。會戰

于牧野。在河南衛輝府汲縣**[圖]**商師潰。受反奔鹿臺。自燔死。王卽位。國號周。復商舊政。**[圖]**

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武王使師尙父與百夫致師。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

犯敵謂之致師。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心。倒兵以戰。反自攻其後。以開武王。武王馳之。

紂兵皆崩畔。同物。紂反走。登鹿臺之上。衣去聲珠玉。自燔而死。武王斬妲己。於是封

比干之墓。聚土曰封。表商容。殷賢人爲紂所貶。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頃宮之女。殷

人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

閭。況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況於復去聲籍乎。籍。稅也。王之於色也。在者

歸其父母。況於復徵乎。徵。召也。**[圖]**正學方氏曰。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賢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事也。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諱。故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

封墓表閭
發粟散財

歸馬放牛

封建諸侯

焚死。意爲近之。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羅宿怨。特爲民去亂耳。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與師而論孟津。及紂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躍而哭。則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史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此戰國薄夫之妄言。遷取而信之。謬也。

管叔蔡叔霍叔監殷。夏四月。王來自商。諸侯受命于周。諸侯尊王爲天子。

王始改正朔。夏以建寅月爲正。平旦爲朔。殷以建丑月爲正。雞鳴爲朔。周以建子月爲正。夜半爲朔。以建子月爲歲首。改祀曰年。色尚赤。

服以冕。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倒載干戈。包之虎皮。

車甲。而藏之府庫。示天下不復用。大封建諸侯于天下。王追思元聖。

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尙父爲首。

封於營邱。曰齊。封周公於曲阜。曰魯。召公奭於北燕。畢

公高於畢。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振鐸於曹。叔武於

邨。康叔封於衛。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同姓者四

十餘人。班賜宗彝。分殷之器物於諸侯。祀于周廟。

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因定諡法。祀于太廟。始定祀先之禮。諱名立諡。

行立諡。諱者。諫

以易賤不誅孫○誅。累也。累列生平實行。若今之行狀。誅之將以作證。貴幼不誅長。唯天子稱天以誅之。天子至尊無二。故讓誅制諡於南郊。

若云受之於天耳。諸侯不得相誅。追王古公亶父曰太王。季歷曰王季。文考曰文王。**柴**

燔柴以祭。于上帝。望望而祭之。于山川。大告武城。周書有武成篇。**王**受丹書之戒。為銘以自警。

王踐阼。位也。即位也。三月。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博。萬世可以為

子孫恆者乎。師尙父對曰。在丹書。尙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鄧。止于昌舍。有之曰。敬勝怠者吉。怠

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

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博。可以為子孫恆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然恐懼。

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及几。鑑盥管盤。楹杖帶履。屨觴豆戶牖。有劍弓矛。各

為銘焉。警戒之辭。曰銘。**王**訪道于箕子。箕子陳洪範。洪範周書篇名。詳本卷上。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

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蓋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行增益。以成篇歟。**王**克殷。釋箕子之囚。訪問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

之。乃封于朝鮮。在遼東。外徵。而不臣。穎濱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為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界之。為箕子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殷故臣伯夷。叔齊。去周。隱於首陽山。不食而死。**伯夷**。叔齊。孤

竹。見本。卷上。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

聞官書銘

夾齊隱錄

首陽

叩馬以諫

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及武王伐紂。夷齊乃相與叩馬。同。馬。曰叩。

陳君臣以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

周。而夷齊恥之。隱於首陽山。今山西平陽府蒲州。義不食周粟。採薇山菜。厥也。而食之。及餓且死。

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

沒兮。我安適的歸矣。適從也。吁嗟徂徠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古史考曰。夷齊

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道源劉氏曰。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蓋

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羅景倫曰。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

焉。○**法**。遷都于鎬。象。上聲。今陝西西安府。○周家自后稷居部。公**立徹**

擊。入。**樂**。肅慎氏來貢。時九夷八蠻。各以方物來貢。肅慎氏。東北夷。貢楛矢。楛。木名。可爲矢。

石斲。斲。斲石。可爲矢鏃。其長尺有咫。止。八寸曰咫。王欲昭令德之致遠。銘其括。箭受弦處。曰括。肅慎氏

之貢矢。**綱**。唐辰。十有四年。西旅獻獒。獒。犬高四尺。曰

獒。召公奭作書戒王。**綱**。西旅夷。底致。貢厥獒。尺。曰

召公以獒非常貢。易啓人主異好。不可以示諸侯。乃作書。名曰旅獒。用訓于

召公作旅獒

道異同歸
各辦大事
遷都于鎬
建學養老
作大武樂

王。[綱]王有疾。周公旦祝告三后。求以身代王。[綱]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故請命太王。王季文王。欲以身代王死。史官錄其冊祝之文。

藏於金縢。縢。周書有金縢篇。金縢。以金縢之也。匱。藏祝冊之匱也。王翼日。公歸之明日。乃瘳。抽也。

[綱]辛巳。十有五年。春。巡狩方岳。祀百神。朝諸侯。

[綱]壬午。十有六年。夏。箕子來朝。[綱]箕子朝周。過戈故殷墟。傷宮室毀圮。瘳禾黍

生焉。欲哭不可。欲泣則為近婦人。故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麥芒之狀兮。禾黍油

油光悅之貌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之遺民聞之。莫不流涕。

[綱]乙酉。十有九年。冬。十二月。王崩。在位七年。壽九十三歲。世子誦踐位。周公旦位冢宰。正百

工。[批]雙湖胡氏曰。武王之為君也。大之為洪範之陳。而萬世學倫之道明。次之為丹書之戒。而敬念義欲之辨著。繼之為九府圖法之立。而泉貨之利通。報本反始。則崇追王祭祀之禮。垂裕後昆。則立教世子之法。至於建官則惟賢也。

治事則惟能也。重民五教。而食喪祭之加謹。厚信明善。而崇德報功之兼盡。此其所以垂拱而天下治也。[圖]九府圖法。見本卷上。

[圖]成王。名誦。武王之子。年十三嗣位。在位三十七年。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綱]丙戌。周成王元年。魯公禽父元年。周公旦相王踐阼。祚而治。[綱]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

攝政。踐阼而治。南面負扆。負。背也。扆。畫斧屏風。高八尺。東西當戶。闈之闈。以絳為質。畫為斧文。天子南嚮。而立於其中。以朝諸侯。○抗世

周公負扆以朝諸侯抗世子法於伯禽

麥秀歌

周公作誥
皆召公

王冠

周公戒伯
禽

周公居東

子法於伯禽。抗舉也。舉為世子之法。以教伯禽。使成王有所觀感。欲令平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

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吳氏澄曰。審所謂位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陰之時。非以幼冲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

冢宰之位而已。亦非荀彧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周

公且作誥以告召公奭。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南府陝州。召公主之。自陝以

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召公疑之。周公作君奭。周書篇名。君者。尊之

於是召公乃說。史記謂召公疑周公攝政當國。周公作君奭。按書。君奭之篇。乃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耳。夏六月。葬武王于畢。見本

王冠。賈既葬武王。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祝。名雍。史作頌曰。祝

王辭達而已。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去於民。遠去於佞。嗇愛於時。惠於財。親

賢而任能。其頌曰。令善也。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冠也。去聲。上王幼志。服袞職。欽敬也。若順也。

昊天。六合天地四方也。法是式也。率爾祖考。永永無極。命周公元子伯禽代就封於魯。

周公謂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我

一沐三握髮。一飯返三吐哺。步。食在口。日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

無以國驕人。管叔及蔡叔霍叔流言。周公居東。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根之言。

靈易及辭

於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指成王。王疑周公。周公乃避位居東。居國之東也。取易之三百八十四爻。各繫以辭。

丁亥。二年。王聽政。周公居東。罪人斯得。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斯得者。遇之之辭也。是時成王之疑。十已去

其四
五矣。

周公作詩

戊子。三年。周公居東。作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鷓鴣。詩翻風篇名。鷓鴣惡鳥。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害管蔡。而欲毀王室也。

王迎周公于東

秋。大雷風。王迎周公于東。出郊。雨反風。秋。大熟未穫。黃。入聲。劉禾曰。穫。天大雷電以風。

管叔與武庚叛

禾盡偃。大木斯拔。王大恐。與大夫盡弁。便。弁。冠也。以啓金縢之匱。見周公請代武

周公東征

王之事。執書以泣。乃出郊迎周公。天乃雨反風。禾盡起。歲則大熟。管叔及蔡

周公東征

叔霍叔與武庚叛。奄淮夷徐戎皆叛。成王既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及

周公東征

淮夷等叛。命周公東征。周公作大誥于天下。周書有大誥篇。魯侯伯禽帥師伐淮夷

周公東征

徐戎。討武庚誅之。封微子啓於宋。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以紹殷後。致辟。誅戮之也。管叔于商。

周公東征

囚蔡叔于郭鄰。中國之外地名。降霍叔于庶人。遂定奄及淮夷。東土以甯。周公東征

凱還。旋。作詩以勞士卒。語詳詩幽風東山篇。

己丑四年。王免喪。朝先王廟。延訪于羣臣。周公歸政于王。王中立聽政。而四聖維之。周公常立於前。導天子以道。太公常立於左。輔天子之意。召公常立於右。拂弼。天子之過。史佚常立於後。承天子之遺忘。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

辛卯。六年。董正百官。制禮樂。周公相成王。六卿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制禮作樂。頒

量。天下大治。越裳氏來朝。交趾見本卷下南有越裳氏。重平譯見本卷上而來。獻白

雉。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贄。政令不施。君子不饗其人。譯曰。吾國之黃

耆荀○黃。老人髮白復黃也。耆。老人面深梨色。如浮垢也。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中國有聖人乎。

於是來朝。周公致薦於宗廟。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帡便。平車五乘。去聲。○帡車。四面有屏蔽。

皆為指南之制。見本卷上。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南蠻二國。海際。期年而至其國。故指南

車常為先導。示服遠人。以正四方。

壬辰。七年。春。二月。王命太保召公相宅。三月。周公至洛。興工營築。王至新邑。

命周公留後治洛。初。武王作邑於鎬京。今陝西西安府。謂之宗周。以王樂所由起。是為西都。將

成王如武王之志 洛邑天下之中

營成周。謂王業所由起。居於洛邑。

今河南河南府。

而未果。至是王欲如武王之志。定鼎。

鼎，禹所鑄九鼎。

於

郊。夾。即洛邑也。

卜曰：傳世三十，歷年七百。

其後傳世三十九，歷年八百餘，故周過其歷。

二月，使召公先相

宅。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

三月，周公至洛，興工營築，謂之王城。是為東都。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周公又營成周，王至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留周公治洛。王

復還歸西都。王居西都而朝。東坡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皆所謂不一。然大略以殷之難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虐，人如在齊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齊火中出，即念殷先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禁也。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所以畏而不去也。

會諸侯於東都。設南郊，建明堂，立大社。逸周書曰：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后稷日月星

祭。小乙、武丁、帝乙。將建諸侯，擊取其方一面之士，冠以黃土，宜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削土于周。

癸巳，八年，周公分正東都。王命蔡仲復封之蔡。蔡仲，蔡叔之子也。叔沒。

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

甲午，九年，封弟叔虞為唐侯。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也。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

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今直隸保定府唐縣。故曰唐叔虞。

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故曰唐叔虞。

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桐葉封弟

周公封正東都

周公作無逸

君陳分正東郊
成王真得實造之學
成王微指在此

作九府圖法

丙申。十有一年。周公在豐。見本卷上。作無逸以戒王。周書有無逸篇。周公懼成王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

公薨于豐。葬周文公于畢。前編曰。按周公治洛。或此時獨以朝覲在豐耳。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

以明吾不敢離去聲。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見本卷上。從文王。以明其不

敢臣周公也。○成王以周公勳勞于天下。賜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

樂。是以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

明道程氏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用禘之弊。皆用之擊公之廟。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雅。故仲尼譏之。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詳周書。東萊呂氏曰。君陳之命。周公則既沒矣。成王真得實造之學。當於是篇求

之。周公之沒也。寵臣頃輔。尙多立於朝。而分正東郊。成王獨以屬之君陳。是獨何也。斯時也。東郊治禮。所宜盡循周公之典。使付之臣。則老固非作聰明。亂舊章者。然平日與周公比肩同功。慮其兢兢循守者。或未專固。微有自用之意於其

間。則於治禮已有闕矣。不若昇之後進端慝之人。則一意奉承。不致毫髮增損。成王微指。蓋在此也。至於成終之任。開闢變化。非四世元老莫能之。故康王必付畢公焉。成康之於治禮。其觀時義者精矣。音茫。屬音祝。昇音祕。

丁酉。十有二年。巡狩。朝諸侯于方嶽。因行黜陟之典。

戊戌。十有三年。作九府圖法。初。唐虞夏商之世幣也。錢。錢圓函方。輕重以銖。金有三品。至是太

公望乃立九府。天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職內。職金。職幣。圖法也。錢。錢圓函方。輕重以銖。四分兩之一。通九

府之用。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正。

顧命

王戊三十有七年夏四月王命太保奭及羣臣受顧命。顧命。周書篇名。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為篇。謂之顧命。顧命者。之臨死而顧而發命也。王崩太子釗昭即位。東萊呂氏曰。堯舜禹湯文武。皆無顧命。而成王獨有顧命。蓋成王初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於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康王名釗。成王之子。在位二十六年。諡法。溫柔好樂曰康。

康王之誥

癸亥周康王元年。徧告諸侯。朝於鄆宮。同豐宮。諸侯來朝。王作康誥。王之誥。徧告之。宣示文武之功業。乃朝見諸侯於鄆宮。見本。由是諸侯率服。

畢公保釐 東郊

甲戌十有二年夏六月命畢公保釐安也。釐。離也。東郊。

戊子二十有六年太保召公奭薨。謚曰康公。初召公治四方。甚得民和。有司請

召民。召民至。庭聽斷。召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上聲。行。察視也。

甘棠之詩

鄉邑。聽斷於棠樹之下。至是卒。人思其政。不忍伐棠樹。作甘棠之詩。國風。篇名。歌詠之。王崩子瑕踐位。成康之際。天下安甯。刑錯置也。四十年不用。雙湖胡氏曰。康王克。遵洪業。敬恭神人。

四夷貢服。海內晏然。百姓興於禮義。囹圄空虛。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有唐虞之風焉。吁。文武成康父子祖孫。聖賢相繼者二百餘年。後世謂太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貞元會合之運。五千古而再見者歟。囹圄音陵。語獄名。

昭王名瑕。康王之子。在位五十一年。諡法。儀容恭美曰昭。

弑君自是始
有光五色
貫紫微
井水溢
膠船溺王

君牙罔命

種王西征
八駿

己丑。周昭王元年。

壬寅。十有四年。魯侯弟幽弟沸潰。

幽弟沸潰。

弑其君幽公而自立。

是為魏公。○前編曰。按弑君爭國之禍。自是始。而昭王不能討。失政甚矣。

己卯。五十有一年。有光五色貫紫微。

星名。天帝室太乙之精。

井水溢。王巡狩至漢崩。子滿

踐位。時周道漸衰。王南巡狩反。濟漢。

漢水。在湖廣漢陽府城北。

漢濱之人。以膠船以膠結成船也。進王。

至中流。膠液。

流也。

船解。王及祭公。

祭。畿內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

皆溺死。

穆王

名滿。昭王之子。在位五十五年。諡法。布德執義曰穆。

庚辰。周穆王元年。

壬午。三年。命君牙為大司徒。伯冏為太僕正。

周書有君牙罔命二篇。蓋命君牙為大司徒。伯冏為太僕正之謔命也。太僕。僕御侍從之官。正其

長也。

東萊呂氏曰。種王之書三篇。君牙。罔命。初年之書也。呂利。末年之書也。觀諸君牙罔命。其所望臣僕者。深且具矣。然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否也。然

中雖放逸。不克保始。而暮年哀敬。初心復還。謂之全德不可。猶不失為周之令主也。

丙申。十有七年。王西征。徐戎作亂。王歸。征徐戎。克之。有造父。

甫。○蜚廉六世孫。

者。以

善御幸於王。得八駿馬。

列子。八駿。騊駼。綠耳。赤驥。白驎。渠黃。騶駼。盜驪。山子。○詞。古華字。騶音異。

西巡狩。樂而忘反。徐

今江南鳳陽府

州。子贏姓。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得朱弓矢。自以為天瑞。乃稱偃王。四方諸侯朝

誅父諫征
犬表

於徐者三十六國。王聞徐子僭號。造父爲御長驅而歸以救亂。與楚連謀伐徐。徐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今江南徐州。百姓隨之以萬數。徐子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此。王乃以趙城。今山西平陽府趙城縣。封造父。其族由此爲趙氏。即戰國趙之祖。

甲寅三十有五年。征犬戎。**王**將征犬戎。西戎也。欲征其不享之罪。**祭**。公謀父諫曰。不

可。先王耀德不觀兵。耀。明也。觀。示也。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戢。聚也。時。動也。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之謂。威。可畏也。玩。驕也。震。懼也。

是故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內。天子畿內。甸。田也。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

邦外侯服。邦外。邦畿之外。侯。侯圻。衛。衛圻。中國之界也。謂之賓者。漸遠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侯衛賓服。侯。侯圻。衛。衛圻。中國之界也。謂之賓者。漸遠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

夷要服。蠻。去王畿已遠。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蠻。去王畿已遠。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要。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戎翟荒服。戎翟。去王畿益遠。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甸服

者祭。祭於祖考。侯服者祀。祀於高曾。賓服者享。享於二祧。要服者貢。貢於壇壝。荒服者王。王。入朝也。世。一見。各以其所

天子宗廟之供者不同。日祭。祭以日至。月祀。祀以月至。時享。享以時至。歲貢。貢以歲至。終王。王以終世至。謂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

先王之訓也。不祭。不祀。不享。不貢。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祭。辟。法也。

有攻伐之兵。伐。不。祀。有征討之備。征。不。享。有威讓之令。讓。不。貢。資。有文告之辭。告。不。理。

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單說要荒二服。明遠國非近者可比。惟有自修德。不可加兵。致勞吾民。

也。是以近無不聽。甸侯實無不至。遠無不服。要荒無不至。今大戎氏以其職來王。而必以不

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頓。墜也。既廢先王待荒服之訓。恐終王之禮。亦自此壞。王不

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所得止此。自是荒服者不至。終王之禮壞矣。

作呂刑

己巳。五十年。作呂刑。誥四方。呂刑。周書篇名。穆王用呂。為司寇。命作刑書。定錄其辭。因以呂刑名篇。

識聖人制刑之本意。子因知其為法吏之辭也。舜之刑。未嘗不輕。而輕者本於罪之可疑。穆王之刑。亦未嘗不輕。而輕者失於罪之不可宥。且大辟之刑。而可贖。則凡有千鈞之賞者。無所往而不可殺人矣。鳥而不啓後世之亂哉。但其盡折獄之情。倘曲折。而哀矜恤之意。猶有三代之遺風焉。聖人以其世之變。法之變。存之於。必以其能精察乎典獄之意。尚可以為後世聽訟用刑之戒。非以其贖刑之可取也。音環。六兩也。呂刑云。大辟疑赦。其罰千鈞。

甲戌。五十有五年。王崩于祗宮。離宮名。○年百有四歲。子繫。扈。踐位。初。穆王欲肆其

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欲無所不到。祭公謀父作祈招。解之詩。以止王心。

祈招之詩

祈。祈父。周司馬之官。招。其名也。祭公方諫遊行。故借司馬而作詩。以止過王之欲心。其詩曰。祈招之悃悃。陰式昭德音。悃悃。安和貌。式。用也。言祈父之性。安和。用能

自著令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亦思當我王之常度。出入起居。用如王之堅。用如金之重。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若用民力。當隨其所能。如冶金制玉。隨器象刑。而不可存醉飽過度之心。王以是獲沒于祗宮。聞詩改過。而得善終。

共王。名繫。扈。穆王之子。在位十二年。諡法。既過能改曰共。○共音恭。

乙亥。周共王元年。

密康公母

丁丑三年王遊于涇京上。王游于涇上。涇水出陝西平涼府涇州密今平涼府靈臺縣康公從。有三

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粲美物也。汝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私而不獻。一年王滅密。

密。

丙戌十有二年王崩。年八十有四歲子囂踐位。

懿王名囂。共王之子。在位二十五年。諡法溫柔曰懿。

丁亥周懿王元年徙都于槐里。今西安府興平縣

戊子二年王室衰微。詩人作刺。

辛亥二十有五年王崩。年五十歲共王之弟辟方立。

孝王名辟方。共王之弟。在位十五年。諡法慈惠愛親曰孝。

壬子周孝王元年。

甲子十有三年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惡來革靈廉之子之後。有非子者。好馬。

善養息之。王命主馬汧汧渭二水名。汧水出西鳳翔府隴州。渭水出陝西臨洮府渭源縣。馬大蕃息。王封為附

非子封秦

徙都于槐里

大雨雹
江漢冰

庸之君邑於秦今陝西鞏昌府奉州使續伯翳即伯益後即秦之祖大雨去聲雹薄牛馬死江漢冰

江漢見卷四雙湖胡氏曰陰陽之氣相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噎霧雹戾氣也陰脅陽五侵君之象也當蘇秦始封之時而災異之見稟氣若茲履霜之象已兆於此矣天道之倚伏可畏也哉音匿噎音意

音埋噎霧陰晦也蘇秦性履霜易坤卦履霜堅冰乎倚伏老子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丙寅十有五年王崩年六十有五歲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屠

夷王名燮懿王之子在位十六年諡法安心好靜曰夷

天子下堂見諸侯

丁卯周夷王元年天子始下堂見諸侯觀禮廢曲禮天子當宇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自朝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

觀又春見曰秋曰觀仁山金氏曰李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為夷王然則夷王本未必立而立於諸侯之手故為是加禮於諸侯下堂而見之又其時王室浸衰自是永為例矣

己巳三年命虢公伐太原之戎見時荒服不至命虢公帥六師以伐太原

之戎至俞泉地名在太原府獲馬千匹

甲戌八年楚子熊渠鬻熊之孫熊渠成王時封於楚蠻姓芊氏居丹陽熊渠其五世孫也伐庸今湖廣鄖陽府房縣西有上庸城揚

粵皆江上楚蠻之地至于鄂今湖廣武昌府

壬午十有六年王崩年六十歲子胡踐位哀殺齊侯哀不辰紀陔譖哀公於厲王王恚哀公立其弟

靜是為胡公王暴虐詩人作刺

厲王恚齊哀公

厲王名胡。夷王之子。在位五十年。諡注。殺戮無辜曰厲。

癸未。周厲王元年。楚子自去其僭號。畏厲王伐。去其所僭王號。

癸巳。十有一年。淮夷入寇。命虢仲帥師征之。

辛丑。十有九年。齊公子山哀公同母少弟弑其君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齊侯徒治臨菑。

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

壬子。三十年。以榮夷公為卿士。王好利。近去聲榮夷公。大夫芮瑞良夫諫曰。

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

多矣。夫王者。將導利而布之上。神下物。人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中也。猶

日怵惕。懼怨之來也。今獨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

上矣。榮公若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

乙卯。三十有三年。使人監平聲謗。殺言者。厲王虐國人。謗王。召邵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

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衛國之巫。使監謗者。監。察也。以巫有神變。有謗輒知之。以告則殺之。國人

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盼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米也。謗矣。召公曰。是障防也。之也。

召公諫弭謗

芮良公諫用榮夷公

防房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水勢橫暴。四出曰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治川者

決之使導。也。通也。爲民者宣也。放也。之使言。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當成其美。而

見之施行。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民之能幾何。言敗亡即至。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

丙辰。三十有四年。召公作詩大雅民勞篇。諷王。大雅板之篇。凡伯作詩。切責僚友。因以諷

王。

丁巳。三十有五年。王暴虐滋甚。芮伯作詩大雅桑柔篇。刺之。國人作詩大雅蕩之什。刺王。

己未。三十有七年。國人叛。王出居○山。平陽府澤州。虢。太子靖匿于召公家。○王心

虢例。虐萬民弗忍。乃相與叛襲王。掩其不備曰襲。王出奔於虢。太子靖匿于召公之家。國

人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去聲也。今殺王太子。王其

以我爲讎而懟。兇。怒王之不聽諫。而難報之。怒乎。驢。報也。懟。怨也。以我爲怨。夫事君謂事諸侯。者險危難也。而不懟。怨

而不怒。危難之中。不敢懟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

庚申。三十有八年。春。王在虢。召公周公行政。號共和。○召公周公之學。二相

以太子靖幼。相與和協。共理國事。號曰共和。

王出居虢

召公存孤

共和

癸酉五十有一年王死于蕞。周公召公奉太子靖即位。仁山金氏曰：厲王好利，用榮夷公，又以監諂而殺言者，雖芮良

夫召穆公交有陳諫，又皆有大雅之刺，而皆不聽，卒以流亡，身死於蕞。嗜好用舍之間，可不謹諸？賴大臣糾變其間，王室不墜，卒立宣王相之，榮然復興，蓋其時周室尚可振也。至幽王再禍，而宗周為墟，訖不復振，悲夫。

宣王名靖，厲王之子，在位四十年。六年，諡法，聖善周聞曰宣。

周召輔政

甲戌周宣王元年。周公召公輔政。周召召公輔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任申伯。仲山甫。張仲。諸侯復去聲宗周。命秦仲為大夫。討西戎。命尹吉甫

帥師北伐玁狁。見本卷上。○詩人作六月之詩以美王。○六月小雅篇名。

乙亥二年旱。命方叔將兵南征荆蠻。見本卷上。○詩人賦采芣以美王。○采芣，小雅篇名。遣召穆公虎帥

師伐淮南之夷。詩人作江漢以美王。○江漢，大雅篇名。王自將親征淮北徐夷。詩人作常武以美王。○常武，大雅篇名。

己卯六年大旱。王側身修行。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去聲欲消去上聲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詩

美之。大雅雲以

乙酉十有二年魯侯武公來朝。以其二子括長子戲少子見王。王命戲為魯世子。

王不藉籍千畝。王不藉千畝。天子藉田千畝，詳本卷下。號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

不藉千畝

宜王側身修行

總句

魏公諫不藉千畝

上帝之棗盛。平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

集○亦和也。陸。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淳○厚也。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

官。農爲大事。故后稷爲大官。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犯也。農功三時。春夏秋。務農而一時

冬。講武。故征伐則有威。守則有財。又說出賞兵於農之意。益見民之天庠在農矣。若是則能媚於神。而利於民。

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藉田之禮不廢。如此。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

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姜后脫簪珥諫王

乙未。二十有一年。王后姜氏脫簪珥。諫王。王勤政中興。**癸卯**。王嘗晏起。姜后

脫簪珥。簪。笄也。珥。瑤也。充耳之珠。待罪於永巷。宮中獄名。使其傅母女師也。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

君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朝。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

興也。原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

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

癸卯。三十年。有馬化爲人。**壬子**。時有馬化爲人。有兔舞於鎬京。

壬子。三十有九年。伐姜戎。四夷別種。四岳之後。戰于千畝。地名。王師敗績。大崩曰敗績。

馬化人兔舞鎬京

仲山甫諫
料民

癸丑四十年。料民于太原。**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

陽曲縣。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也。孤

幼終也。死。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

可知也。於是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藉。蒐於農隙。耨穫

亦於藉。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

何料焉。且無故而料民。天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弗聽。

丙辰。四十有三年。殺大夫杜伯。左儒爭死之。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伯

之友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

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也。言則生。不易則死。儒

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

伯。左儒死之。

己未。四十有六年。王崩。太子涅立。

左儒諫殺杜伯。仁山金氏曰。周自厲王亂政日久。紀綱板蕩。宣王初年。有志撥亂。董生謂其周道燦然復興。然考之諸書。似不克

終者。如廢魯嫡。不藉千畝。喪師南國。料民太原。殺杜伯而非其罪。大略可見。其後幽王繼之。不踰十年。而君弒國亡。卒以東遷。夫撥亂世反之正。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興廢補弊。況宣王未政。止於如此哉。傳稱夷厲宣幽而貪天禍。不為無謂矣。

幽王 名淫。宣王之子。在位十一年。爲犬戎所弒。諡法。動靜亂常曰幽。

庚申周幽王元年

壬戌三年王嬖寵褒

保平

氏

初

似姓國。今陝西西安府褒城縣。

人有罪請入女子於王以贖

罪是爲褒姒幽王三年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

史記。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

川竭山崩
伯陽父論
周亡

嬖寵褒氏

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廢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廢在櫛而藏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淥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淥化爲玄龜。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訖而遭之。既笄。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諺曰。嬰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實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戲之。逃於道。而見鬻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爲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音時。訛音讖。笄音雞。嬰音掩。弧音胡。箕音雞。○淥龍所吐涎沫。訛毀齒也。笄簪也。女子年十五而笄。嬰山桑。可爲弓幹。弧木弓也。箕草名。似荻而細。可結爲服以盛箭。

涇 涇水出陝西平涼府涇州。至西安府高陵縣。入渭。

渭 渭水。源出陝西臨潼府渭源縣。鳥鼠山。至西安府同州。入黃河。

洛 洛水。源出西安府洛南縣。豕嶺山。至河南南府魯縣。入河。

三川皆震

伯陽父

甫。柱下史。老子也。

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

言民不敢斥王也。

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

烝。升也。陽氣在下。陰氣迫之。使不能升。於是地震。今三川實震。

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

爲陰。所鎮。

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

土演衍○水土氣流通為演，演，猶潤也。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

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

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

其紀。是歲也，三川皆竭。岐山在岐山縣，見本卷上。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癸亥，四年，衛侯和武作詩小雅實之，初鑑篇。悔過，因以諷王。羣臣作詩小雅何人斯，巧刺

諛，因以諷王。詩人傷時之亂，征役不息，作詩小雅若之華，及何草不黃篇。以刺時政。

乙丑，六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語詳詩小雅，十月之交篇。

丙寅，七年，用尹氏家父甫作詩小雅節南山篇。刺之。

丁卯，八年，以鄭伯友桓公，厲王少子，宣王庶弟。為司徒。

戊辰，九年，夏，六月，隕霜。語詳詩小雅正月篇。王廢申后及太子宜白，以褒姒為后。其子

伯服為太子。宜白奔中。王廢申后及太子宜白，宜白奔申。申，姜姓國，今河南，南陽府鄧州。太史

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王與諸侯約，有

寇至，舉烽火為信。邊火曰烽，有急則於高處舉之，以為號。則舉兵來援也。王欲褒姒笑，乃無故舉火。諸侯

六月隕霜
宜白奔申

犬戎弑幽王
諸侯立宜白

至。而無寇。褒姒大笑。褒姒好聞裂繪繪帛也。聲。王發繪裂之。以適其意。虢石父

爲人佞。善諛好利。王以爲卿。用事。國人皆怨。
庚午。十有一年。伐申。申侯與犬戎入寇。戎弑王子驪山下。鄭伯友死之。晉衛

秦以兵來援。平戎與鄭世子掘突共立故太子宜白。王欲殺故太子宜白。

求之於申。申侯弗予。王伐之。申侯與鄆國名。禹之後。人召西夷犬戎伐王。王舉烽火

徵兵。兵莫至。犬戎遂弑王於驪山在陝西西安府臨潼縣。下。虜褒姒。并殺鄭桓公。盡取周寶

賂而去。晉文公衛武公秦襄公將兵救周。平戎與鄭世子掘突是爲武公。即申國。共

立故太子宜白。是爲平王。而西周遂亡。
雙湖胡氏曰：幽王以妾爲妻，以嬖代宗，父子夫婦之間，綱常滅矣，欲不亡得乎？當是時，鄭伯友死於戰，秦襄公

帥師救周，力戰破戎，衛懿和從，晉侯仇合諸侯師擊戎，逐之，黜伯服，鄭世子掘突，收父散兵，從諸侯東迎太子，是爲平王，而周之轍途申，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矣。

平王名宜白，幽王之子，東遷洛邑，在位五十一年。謚法，執事有制曰平。

辛未。周平王元年。遷都于東都洛邑。平王立。東遷于洛邑。
見本卷上。避戎寇也。

是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
東坡蘇氏曰：周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然終以不振，則

東遷之過也。武王始營洛邑，以居九鼎，成王周公成之，而周實維豐鎬，今平王舉其故都而大棄之，譬之宮室之子孫，一敗而遷，又豈能自立哉。凡避寇而遷，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使平王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

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秦何自弱哉。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

命秦襄為諸侯。賜以岐豐之地。**王東徙洛邑。**

秦襄公以兵送王。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豐岐

見本

之地。襄公於是始國。而與

東諸侯通使聘享之禮。

命衛侯和為公。錫晉侯仇

武

為公。錫晉侯仇

文侯。

命

周書有文。東萊呂氏曰。文

侯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為成康。為文武。由此而下。則為春秋。為戰國。乃消長升降之穴會也。夫平王東遷之初。大難未報。王路未復。正君臣臥薪嘗胆之時。奔亡之急。僅得苟安。乃君臣釋然。自以為足。嗚呼。周其終於東乎。

秦祀上帝于西時。

止。維。二音。○時。封土積高。其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狄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隴于郊祀。君子懼焉。

諸侯

大史公曰。余讀史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

消長升降之穴會 秦作西時

癸酉三年。以鄭掘突為司徒。

己卯九年。秦東徙汧渭之會。

見本。卷上。

癸未十有三年。衛武公薨。子揚嗣。

是為莊公。

初。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於

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交戒訓導我。

在輿有旅賁。

奔。○掌執戈盾。夾君車而趨。

之規。位亡。

主。○亡。門屏之間。人君視朝所立處。

有官師。

小師也。

之典。倚几有誦

懿戒

衛武公箴 傲於國

訓之諫。居寢有警。御

近侍也。

之箴。臨事有警。史

樂師。

之道。宴居有師工

樂工。

之誦。史不失書。矇

有眸子而無見。曰矇。

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戒即大雅。以自警。及其沒也。

秦作鄜時

謂之鄜同音。聖武公。

乙酉。十有五年。秦作鄜字。時。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今陝

西延安府鄜州。衍為衍。

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

祭白帝焉。

遺民戍申

己丑。十有九年。遺畿奇內之民戍怨申。戍。屯兵以守也。平王懷申侯全己之功。故為遺戍以防戎。戍者怨思。作揚之水。○揚之水。國風篇名。

朱子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為有德。而不知弑父為可怨。玉使復讎討罪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遠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又況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擯逐之民。供實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戍者以非其職而怨焉。其得罪於民。又可見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以此夫。

辛卯。二十有一年。秦伯文公大敗戎師。收岐西之地。自岐以東。歸于王。

壬辰。二十有二年。王室衰微。諸侯背叛。

甲午。二十有四年。宗周西都宮室圯。瘁也。詩人作黍離。王風黍離篇。秦初有三族之

罪。

丙申。二十有六年。晉侯昭侯封其叔父成師。桓叔。于曲沃。今山西平陽府曲沃縣。

戊午。四十有八年。魯初請郊廟之禮。**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

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其後在魯。於是有墨翟之學。魯之用郊始於此。

魯惠公薨。國人立其子息姑。是為隱公。左氏曰：惠公，生

隱公，宋武公生仲子，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魯，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卒遇弑，為善權禍出世道之大變也。此春秋所為託始也。國區菟裘，見下。

己未。四十有九年。春王正月。是時天子微弱，諸侯放恣，賞罰不行。故

孔子因魯史修春秋，以寓王法，託始於此年。首書春王正月。見本。

使宰咺錫魯惠公仲子之贈。死之物。文定胡氏曰：以天王之尊，下則諸侯之妾，於是三綱

原，平王于母，親遭褒氏之難，廢鄺播，而宗嗣顛覆，亦可省矣。又不自懲，而

謂人寵妾，是亦本塞源，自滅之也。春秋之託始於隱公，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辛酉。五十有一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文定胡氏曰：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千有餘歲。

薄，示後世治歷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災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事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

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災，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棄其夫，或臣子背君

武氏求賄

日有食之

春秋託始
隱公
春王正月
孔子修春
秋以寓王
法
錫魯惠公
仲子之贈

夫。如魯求賄。附。賄。以貨。仁田金氏曰：平王於魯，猶歸仲子之歸，隱公於周，不賄天子之喪，於報施

祭債足帥師入寇。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父子俱乘周政王貳于虢。欲分政於虢公鄭伯莊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至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與也虢公。政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今河南南慶府溫縣之麥。秋。又取成周。東都也之禾。

桓王名林。下王之孫。在位二十三年。諡法克敵勤民曰桓。

壬戌。周桓王元年。春二月。衛州吁桓公庶弟弑其君桓公而自立。衛人殺州吁。立宣公。

丙寅。五年春三月。鄭伯莊使宛歸虢廟田于魯。訪。鄭祀泰山之邑。鄭人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虢。易魯許田。許。周公湯沐之邑。虢近於魯。許都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

晉桓公弑

己巳。八年冬十一月。魯公子軌弑其君隱公而自立。是為桓公羽父甫請殺桓

公。將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徒。魯邑。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裘。吾將老矣。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寯委。魯大夫。氏。立桓公。

庚午。九年。魯桓公元年春。三月。鄭伯以璧假魯許田。桓公即位。修好去聲于鄭。鄭人

請復去祀周公。卒易昉田。魯雖已入昉田。而猶未肯易許田。故鄭人復請祀周公。以卒成易許田之約。公許之。鄭伯以璧假許田。

為擊去。周公昉故也。許為周公湯沐之邑。昉為鄭人從祀秦之山邑。皆有關王制。不宜私易。故託辭假。以文其非禮。為周公許田鄭昉田故也。

射王中肩

甲戌。十有三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初。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

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須葛。鄭地。在河南。開封府鄭州。蔡衛陳皆奔。王卒大敗。祝聃

射石王中去。肩去。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請追。鄭伯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

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鄭伯使祭足勞去。王且問左右。

甲申。二十有三年春。二月。王使家父甫如魯求車。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三月。

王崩。子佗踐位。

家父求車

莊王名佗。桓王之子。在位十五年。諡法。武而不遂曰莊。

乙酉。周莊王元年。

丁亥。三年春。正月。魯侯桓公會齊侯襄公于灤。洛魯侯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

月。齊侯殺魯桓公。立其子同。是為莊公。魯侯將有行。與姜氏如齊。申繻須曰。女有

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灤。水名。在山東濟南府歷城縣。遂及文姜

如齊。齊侯通焉。詩人所為賦南山之詩。鳥獸之行。淫乎其妹者也。○南山。國風篇名。公謫之。費文。以告。齊侯。夏。享公。齊侯享。使

公子彭生乘去公。與桓公共車。公薨于車。彭生拉公脅而殺之。○拉。音纒。折也。齊人立其子同。桓王庶子。莊王之弟。即子儀也。辛

謀弒王。伏誅。王子克奔燕。周公黑肩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周公黑肩

伯周大夫。告王。遂與王殺周公。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王屬說也。諸周公。

辛伯諫。諫周公。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及於

戊子。四年。魯莊公元年。夏。單伯天子送王姬。王將嫁女於齊。命魯為主。故單伯送王姬於魯。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魯。尊卑不敵也。秋。

魯築王姬之館于外。以費制未闕。恐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於外。○胡氏曰。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共戴天之讎。莊公於義。不可為之主。築館於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冬。王使榮叔周大如魯。錫桓公命。桓公弒君自立。不請命而王追錫命。故春秋於王不稱天。王姬歸於齊。

甲午。十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常見之星。夜中。星隕如雨。義詳胡傳。見卷二。

乙未。十有一年。冬。十一月。齊無知弒其君諸兒。齊襄公名。僖公襄公父。之母弟曰

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襄公絀黜之。公使連稱管至父甫戍戍。怨也。。葵

邱。在山東青州府臨淄縣。瓜時。瓜熟時。而往。曰。及瓜及明年瓜熟時。而代。葵戍請代弗許。二人遂因無知以

作亂。弒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

恆星不見
星隕如雨
無知弒襄
公

小白奔莒

小白魯公庶子奔莒。姜姓國今青州府莒州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九〇小白庶兄奔魯。

小白入齊 乾時之戰

丙申十有二年春齊人殺無知魯侯莊公及齊大夫盟于蕒。蕒魯地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有蕒亭夏魯侯伐齊納糾。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齊小白入于齊。小白自莒先入秋八月魯及齊師戰于乾時魯師敗績。乾時齊地時水名旱則竭澗故曰乾時在青州府臨淄縣小白既定而魯莊公猶不還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胡傷曰向不言

於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不忍自殺請魯殺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甘心言欲快意戮之鮑叔欲生得管仲故託此以告魯乃殺子糾于生竇。魯地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仲有相桓之志故不死而請囚齊侯以管夷吾為相。

齊以管仲為相 鮑叔薦管仲

初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太宰辭曰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君之賜也若必治下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管夷吾乎。管仲字臣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浮〇擊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去鈎。乾時之戰管仲射中桓公帶鈎是以濱。五於死鮑叔曰夫扶〇指管仲為去其君指子糾。

施伯請殺管仲

動也君若宥而反之使之歸齊夫猶是也桓公於是請諸魯莊公以問施伯對曰此

四民勿使
雜處

唯官山海
為可
作內政而
寄軍令

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憂矣。請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弗聽。使束縛以予齊使。比至。桓公親逆也。於郊。解其縛而與之坐。問焉。公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哢。注。語也。雜亂也。其事易也。變易也。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閑。清靜之所。處工就官府。造作之所。處商就市井。列處之所。處農就田野。稼穡之所。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公曰。定民之居若何。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去十一鄉焉。是為中軍。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國子。高子。皆齊上輔。各帥五鄉。為左右軍。公曰。吾何以富國。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即山鑛鹽。煮海為鹽。謹鹽筴。同策。與鐵官之數。其餘輕重。準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公曰。吾從事於諸侯。為之奈何。對曰。作內政也。內政也。而寄軍令。寄也。於是制國。五家為軌。發。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置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此言內政。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

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去故萬人為一軍。五鄉

之帥帥之。春以蒐搜振旅。秋以獮先上治兵。春獵曰蒐。秋獵曰獮。入曰振。旅。出曰治兵。此言軍令。是故卒伍整

於里。內軍旅整於郊。軍內教既成。令平勿遷徙。更改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

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匹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

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所謂作內政。而寄軍令也。居同樂。行同和。死同

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復說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也。橫行天下。以誅無

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桓公悅。於是任管仲為相。號曰仲父。

○丁酉。十有三年。春正月。魯侯莊公敗齊師于長勺。文入**○**齊師伐魯。戰于長勺。

魯莊公將鼓之。欲鳴鼓。以進兵。曹劌貴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也。逐

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轍。車跡。軾。車前橫木。劌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

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

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米故逐之。

○己亥。十有五年。冬十月。王崩。子胡齊踐位。

仲父
長勺之戰
曹劌論戰

釐王名胡齊。莊王之子。在位五年。諡法。有罰而還曰釐。○釐音倍。

北杏之會

庚子。周釐王元年。春。齊侯宋人陳人邾人會于北杏。夏。六月。齊人滅遂。之。文定胡氏曰。春秋之

柯之盟

會于北杏。齊地。宋魯弒。遂國名。舜之後。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成。 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齊桓公者。權也。 冬。魯侯會齊侯盟于柯。齊邑。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 齊桓公伐魯。

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柯而盟。曹沫以匕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公羊傳曰。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

曲沃武公滅晉

辛丑。二年。冬。晉曲沃見本卷上。伯稱滅晉。弒其君緡。癸卯。四年。冬。十二月。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是為武公。 甲辰。五年。春。王崩。子閔踐位。

惠王名闕，釐王之子，在位二十五年，諡法柔質慈民曰惠。

乙巳周惠王元年

子頹作亂

丙午二年秋。五大夫以王子頹作亂。頹出奔溫。復奔衛。衛人燕人立頹。初。

莊王愛少子子頹。欲立為太子而不克。至是大夫邊伯等五人怨王。作亂。奉子

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今河南開封府溫縣。蘇子奉子頹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王處于櫟

丁未三年春。鄭伯厲執燕仲父。王處于櫟。鄭別都。今河南開封府禹州。鄭伯利王室。不克。執燕仲

王歸王城

戊申四年春。虢公鄭伯胥命於弭。米。地。奉王歸於王城。殺子頹及五大夫。王

賜鄭伯虎牢。在開封府汜水縣。以東。

己酉五年春。晉人獻伐驪。驪。姬姓。魯陝西安府臨潼縣。獲驪姬以歸。陳人宣殺其太子

晉獻公獲驪姬

禦寇。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陳厲公生子完。字敬仲。及宣公厲公卒。弟莊公立。莊公卒。弟宣公立。有嬖

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之子完。完懼禍及。於是與

顓孫禦寇之黨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難。寄也。旅客也。之臣。幸若獲宥。免於罪戾。

陳完奔齊敬仲辭卿

郭君善善
惡惡

魯慶父弑
般子頊

齊人救邢

君之惠也。敢辱高位。以速召也。官謗。請以死告。告免。使爲工正。之官。飲去。桓公

洒樂。洛。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

辛亥。七年。冬。郭亡。**齊桓公之郭。**名國。問父老。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去。善而惡

惡。公曰。若子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上。所以亡也。

甲寅。十年。夏。王使召邵伯廖聊。賜齊侯命。賜命爲侯伯。**己未。**十有五年。秋。七月。魯

公子牙卒。八月。魯莊公卒。子般立。冬。十月。魯慶父甫弑般。啓方立。是爲閔公。**魯莊**

公疾。問後於叔牙。桓公子。慶父同母弟。卽僖叔。對曰。慶父桓公子。卽共仲。材。問於季友。桓公子。卽成季。對曰。臣以死

奉般。班。莊公太子。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君命酖。見本。卷下。叔牙曰。飲此。則有後於

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卒。立叔孫氏。公薨。子般立。冬。慶父使圉誥人犖。落賊

子般。成季奔陳。立閔公。莊公庶子。是年始八歲。**公子如齊。**國人與。故懼而適齊。

庚申。十有六年。魯閔公元年。春。正月。齊人救邢。形。**狄人伐邢。**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管仲言於齊

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平聲。足也。也。諸夏親暱。銀。入聲。近也。不可棄也。宴安酖見本。卷上。毒。不

晉作二軍

可懷也。齊人救邢。**秋**。八月。魯季子友歸于魯。**晉侯**作二軍。滅耿。霍。魏。為

太子申生城曲沃。封趙夙于耿。畢萬于魏。**晉侯**作二軍。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釐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

侯。從小國之制。今撰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一人處其右，以備

傾。以滅霍。今山西平陽府霍州。滅耿。今平陽府解州。還為太子城曲沃。惠王九年，晉獻公自

士蔦論申生

府翼城縣。十一年，使太子申生居曲沃，今為增築之。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蔦曰：太子不得立

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

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與其留而及禍。不如逃之。無

辛酉。十有七年。秋。魯慶父弑其君閔公。季友以公子申入立。如邾。曹姓。今山東兗州府鄒縣。

哀姜。慶父皆出奔。冬。齊高子卿如魯盟。魯公子申入立。是為

文公。取慶父于莒。殺之。十二月。狄入衛。殺懿公。戴公立。卒。弟燬立。

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戰

于榮澤。衛師敗績。殺懿公。衛眾潰。濟河立戴公。以廬于曹。衛

卒。齊人立其弟燬。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

魯慶父弑閔公

鶴乘軒

三國城邢

諸侯城楚

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去聲季年乃三百乘

○**王**戊十有八年魯僖公元年春齊師宋師曹師次見本卷下于聶北邢地救邢狄伐邢也○**夏**六

月邢遷于夷儀邢地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冬**十月魯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

地獲莒莒子弟魯侯賜季友汶問陽之田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及費秘○今兗州府費縣○是為季孫氏

○**癸**亥十有九年春正月諸侯城楚邱今直隸大名府滑縣以封衛○**夏**五月虞師晉師伐

虢滅夏陽○**晉**荀息以屈橋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虞公許之

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為虞虢之塞邑

下陽舉而虞虢亡矣故晉曰滅

○**乙**丑二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侯桓公宋公桓公魯侯僖公陳侯宣公衛侯文公鄭伯文公許

男穆公曹伯昭公侵蔡蔡潰會遂伐楚次于陘刑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邵陵○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無鐘鼓曰侵有鐘鼓曰伐民逃其上曰潰楚子成王使問師故管仲對

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五等諸侯九伯九州伯長女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供無以縮酒包裹束也茅菁茅也禹貢荊州貢菁茅縮酒束茅立之祭前灌鬯酒於其上象神飲之也寡人是

徵也。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

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水非楚境。故不受罪。師進。次于陘。楚地。在河南開封府郟城縣南。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

盟于召陵。在郟城縣東。

丙寅。二十有二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初。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生奚

齊。其姊生卓子。及將立奚齊。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太子母。必速祭之。太子祭于

曲沃。太子居曲沃。歸胙于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外至。不可不試。公祭

之地。地墳。上聲。地為墳起。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

曲沃。公殺其傅。附。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驪

姬。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洛。我辭則姬死。姬死則君不樂。不樂蓋由吾也。曰。子其

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欲弑君父之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姬遂

譖二公子。重耳。夷吾。曰。皆知之。重耳。耳奔蒲。今山西平陽府蒲縣。夷吾奔屈。橋。今平陽府古州。夏。齊侯

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衛地在河南衛

淇縣。輝府。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惠王少子。惠后所生。故齊桓公帥諸侯會

晉獻殺申生

首止之會

葵邱之會

里克殺奚齊殺卓及荀息

荀息不食

王世子以定其位。○秋。九月。虞大夫百里奚奔秦。秦始得志於諸侯。○冬。十二月。晉人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遂滅虞。執虞公。歸其職貢於王。○己巳。二十有五年。冬。十二月。王崩。太子鄭踐位。

襄王名鄭。惠王之子。在位三十年。諡法。辟地有德曰襄。

庚午。周襄王元年。夏。宰周公會齊侯桓公魯侯僖公宋子襄公。在襄公。喪稱子。衛侯文公鄭伯文公許

男僖公曹伯共公于葵邱。在山東青州府臨淄縣。王使宰孔賜齊侯胙。使無下拜。下階。拜受。對曰。天威

不遠。顏咫尺。君尊如天。其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

遺去聲天子羞。頤感。顛墜也。恐得罪於天而顛墜於下。適足以貽天子之辱。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晉獻公卒。奚齊立。○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荀息立奚齊之弟卓。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

息。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奚齊幼。於諸子。屈等荀息保護。

其若之何。對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

之。冬。十月。里克中。生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

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

之。文定胡氏曰：苟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試而死於難，書及其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苟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既從君於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見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辛未。二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秦師及齊隰朋。立晉公子夷吾為

晉侯。是為惠公。

壬申。三年。春。王使召邵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晉侯**受玉。惰。玉，瑞玉。諸侯即位，天子賜之

命圭為瑞。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

之有。禮國之幹也。國特禮而立，猶木恃幹而立。敬禮之輿也。敬載禮而行，猶車載人而行。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

上下昏。何以長世。

癸酉。四年。秋。王子帶奔齊。**王子帶**上見。以戎入寇。王討之。王子帶奔齊。齊侯

桓桓使管夷吾平也。戎于王。王以上卿命卿之禮饗之。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

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節，時也。若春秋時事。國

上卿之禮。王將何以禮國高。陪臣敢辭。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王曰：舅氏。天子稱異姓諸侯曰伯舅。故其他稱舅氏。余嘉汝乃勳。應乃懿德。謂

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言我嘉汝之功勳，報應汝之美德，謂汝功德督厚不可忘。其在居汝之職位，無違我之命也。管仲受下卿之禮

管仲辭上卿之禮

禮幹敬與

而還。仁山金氏曰：五霸，桓公爲盛，而周室戎狄之禍，自若。王子帶以戎伐周，天下之大罪也。桓公不能討，而平戎于王，豈以受子帶之奔，爲此姑息耶？桓公身不能容子糾，而爲王容叔帶，固將曲全廢王兄弟之愛，未免卒釀王室異日之禍云。

齊桓公用三子

丙子。七年冬，齊大夫管仲卒。仲病。桓公問羣臣誰可相者。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即崔嵬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桓公欲嘗蒸兒之味。非人情，不可。開方衛公子如何？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豎刁閹如何？曰：自宮割勢，以適君，非人情，難

親。仲死而桓公不用其言，近用三子，三子專權。考泉蘇氏曰：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間，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固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管仲不知本

丁丑。八年春正月，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鷁，水鳥高飛，過宋都。後五年，宋

石隕鷁飛齊桓五子爭立

戊寅。九年冬十二月，齊侯小白卒。五子爭立。桓公卒。五公子各樹黨爭立。

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易牙立無虧。後爲齊人所殺。孝公奔宋。

壬午。十有三年秋，宋公楚子王，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通鑑前編定本 周紀

風之戰

于孟地。宋。執宋公以伐宋。公羊傳。執執之。楚子執之。歸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癸未。十有四年。夏。王召叔帶于齊。從富辰之請也。冬。十一月。宋公襄及楚人戰于泓。

弘。宋師敗績。鄭伯如楚。宋公伐鄭。楚人伐宋以救鄭。宋人及楚人戰于泓。水。

宋人既成列。列陣。已定。楚人未既濟。未盡渡。泓水。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請及其未既濟擊

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不可。既陳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

傷股。門官殲尖。殺。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去聲。再也。傷不禽同。二毛頭黑。白色。。古

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阻。迫也。隘。險也。言不迫人於險。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之。後。故云。不鼓鳴鼓。進兵。。不成

列。世笑以爲宋襄之仁。

甲申。十有五年。秋。九月。晉惠公卒。子圉諱嗣。是爲懷公。

乙酉。十有六年。春。正月。晉公子重耳入于晉。使殺懷公于高粱。高粱。在山西平陽府洪洞縣。

虎。內史興錫晉侯命。是爲文公。晉侯賞從亡之臣。初。文公出奔。十九年而後反。

國。嘗餒於曹。介子推割股以食寺之。及歸。賞從亡者。狐偃趙衰催顛頡貞。魏擊。

而不及子推。子推之從去聲者。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

宋襄之仁

重耳入晉

龍蛇之歌
寒食

介山

王出居鄭

晉文逆王

襄王不許
請隧
代原失信

流天下。龍飢乏食。一蛇封卷股。龍返於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

無穴。號卷於中野。公曰。噫。寡人之過也。使人求之不得。隱縣上地名。在下陽。府臨汾界。山中。

焚其山。子推死焉。後人爲去之寒食。是日禁烟。文公環縣上田封之。號介山。卷秋。王

廢狄后。王以狄女隗氏爲后。叔帶通焉。王廢隗氏。王子帶以狄入寇。王出居于鄭。告難于諸侯。

卷丙戌。十有七年。夏。四月。晉侯文逆王入于王城。賜王之田。卷秦伯穆師于河

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侯辭秦

師而下。右師圍溫。時叔帶居溫。今河南懷慶府溫縣。左師逆迎王。王入于王城。取叔帶于溫。殺之。晉

侯朝王。請隧。掘地通路曰隧。天子葬禮。王弗許。曰。王章也。隧爲王者之長章。與諸侯異物。未有代德。代周之德。而有二

王。用隧是右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天子稱同姓諸侯曰叔父。乃賜以陽樊。溫。原。欒。茅之田。荆四邑。以與晉。○冬。

晉侯圍原。文王子所封國。命三日之糧。原不降。杭命去之。送○今之細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

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秘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

舍而原降。三十里爲一舍。

卷戊子。十有九年。冬。楚人成王。陳侯穆公。蔡侯莊公。鄭伯文公。許男穆公。圍宋。卷楚子及諸

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晉文出亡，宋襄贈之以馬二十乘。取威定霸。於是乎

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蒐。搜

也。于被廬。晉治兵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說悅禮樂而敦。崇詩書。詩書義

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卻縠將中軍。

己丑，二十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胡傳：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使曹伐衛，春秋再稱晉侯者，讓復怨也。

三月，晉侯入曹，執曹伯。公，共。秘。宋人。左傳：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夏四月，晉侯齊師，宋師

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濮，衛地。楚師敗績。冬，王狩于河陽。今河南懷慶府諸侯會于溫。

狩于河陽。溫，縣，即河陽也。南湖丁氏曰：成記書召，尊臣而卑君，記事之直筆也。春秋書狩，正名而定分，救世之微權也。

癸巳，二十有四年冬，晉侯重耳卒，子驪嗣。是為襄公。仁山金氏曰：晉文霸功，不及齊桓之盛，而晉世主夏盟，齊桓霸止其身，蓋齊桓之

家不治，而晉文之家治也。有國者不可不知治亂之本也。

甲午，二十有五年春，二月，秦人入滑。姬姓國，在河南河南府偃師縣南。夏四月，晉人及姜戎敗秦

師于殽。地名，在河南府瀋陽縣西。陳氏曰：晉之霸秦有力焉，自城濮以來，無役不從也。文公未葬，姜公墨衰，及姜戎氏，要秦師于殽，敗之。秦晉之構怨，自是始。

冬，十二月，魯僖

說禮樂而敦詩書

城濮之戰 天王狩于河陽

晉敗秦師于殽

濟河焚舟

公卒。子興嗣。是為文公。

丁酉。二十有八年。春。秦人伐晉。**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郟。王官。郟。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在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濟封之也。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不以孟明殺師之敗而仍用之故也。

之敗而仍用之故也。

庚子。三十有一年。夏。秦穆公卒。子營嗣。是為康公。**穆公**卒。葬雍。今陝西鳳翔府鳳縣。以子

三頁為殉

車。氏秦大夫。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以人從葬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

之賦黃鳥。國風篇名。

壬寅。三十有三年。秋。八月。王崩。子壬臣踐位。

頃王名壬臣。襄王之子。在位六年。諡法。黜心動懼曰頃。

癸卯。周頃王元年。春。毛伯毛。姬姓國。伯爵。為王卿士。如魯求金。二月。魯叔孫得臣叔牙之孫。如京

師。辛丑。葬襄王。仁山金氏曰。襄王之喪。公孫放之幣不至。於是求金之使焉。頃王初政如此。其後頃王崩。葬遂不見於春秋矣。晉固不格。而頃王為已壞矣。

丁未。五年。夏。邾文公卒。子貜角。且嗣。是為定公。**初**邾曹姓國。今山東兗州府鄆縣。文公卜遷于

繹。山名。在鄆縣。史史下。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

毛伯求金

紇子知命

之君以利之也。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子卒。君子曰：知命。

〔綱〕戊申六年春，王崩，子班踐位。

〔匡王〕名班，頃王之子，在位六年。諡法：貞心大度曰匡。

〔綱〕己酉，周匡王元年。冬十一月，齊侯懿侵魯西部，遂伐曹，入其郛。魯齊侯侵

魯，遂伐曹，入其郛。郭也。討其朝魯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懿公弑，痛公自立。

而討於有禮者。諸侯用朝禮也。曰：女汝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

以討人，難以免矣。

〔綱〕壬子四年春，魯文公卒，子赤嗣。○秋，魯公子遂仲嬰弑其君之子赤，及公子

視。赤母弟。立公子倭。威○是爲宣公。

〔綱〕甲寅六年秋九月，晉趙盾豚弑其君夷臯公，迎襄公弟黑臀豚于周，立之。

是爲成公。〔綱〕初，靈公襄公不君，厚斂以雕牆。雕畫牆壁。從臺上彈平人，而觀其避丸彈也。宰

夫廌而○廌也。熊蹯頰○熊掌。不熟，殺之。寘同諸畚。本○盛土器，以草索爲之。使婦人載以過朝。戈，不欲令人知之，故使婦

趙盾弑其君

鍾襄觸槐而死

人。宣子趙盾驟諫。公患之。使鉏祖麇倪○晉力上。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

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寤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

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趙盾庭樹而死。秋九月。晉侯飲去趙盾酒。伏甲將殺之。

靈輒免之。靈輒。鬻桑之餓人也。蒙盾肉食之。賜時爲靈公甲士。故負盾於難。遂自亡也。趙穿盾從父昆弟子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

出境而復。聞公弑而還。太史孤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

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感。二句逸詩也。言人多所懷戀則

其我之謂矣。白遺。冬十月。王崩。弟瑜立。

定王名瑜。匡王之弟。在位二十一年。諡法安民法古曰定。

乙卯。周定王元年。春。楚子莊伐陸渾之戎。王使王孫滿勞去楚子。楚子伐

陸渾之戎。秦晉所遷於伊川者。遂至于維同洛周都。觀觀。示也。示兵威以脅周兵于周疆。王使王孫滿勞之。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禹之九鼎。三代相傳。猶後世傳國寶也。楚子問鼎。有圖周天下意。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

有德也。鑄鼎象物。鑄九鼎以象九州。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上下和協以受天之祐。德之休明。雖小

重也。鼎非加大而不可遷移。若增重然。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鼎非加小。而湯武遷之。若遂輕然。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必到盡頭

王孫滿對楚子問鼎

秘之戰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綱甲子。十年。春。楚子莊王圍鄭。○夏。六月。晉荀林父甫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邲地。

晉師敗績。晉屠岸賈古殺趙朔于下宮。滅其家。晉景公子成公時。趙盾卒。子朔

嗣。朔娶晉成公姊子莊姬。屠岸賈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三年。賈為司寇。乃治

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遂

程嬰杵白存孤

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既免同身。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庫中。祝曰。趙宗滅乎。若汝也。號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

無聲。已脫。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

杵臼曰。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杵臼取他兒匿山中。嬰出。謬曰。與

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喜。乃使人隨嬰殺杵臼及兒。而趙氏真孤在。嬰與俱

匿山中。名曰武。

綱丁卯。十有三年。秋。魯初稅畝。周制。徹法。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

綱庚午。十有六年。冬。十月。魯宣公卒。子黑肱嗣。是為成公。

魯初稅畝

魯作邱甲

辛未。十有七年。魯成公元年。春。三月。魯作邱甲。十六井爲邱。四邱爲甸。甸出甲士三人。今使邱出之。書作邱甲。澠軍敵也。

壬申。十有八年。夏。四月。衛孫良夫帥師及齊戰于新築。衛師敗績。衛與新築

人曲縣同繁盤。衛孫桓子夫帥師及齊師戰於新築。敗績。新築人仲叔

于奚救之。桓子是以免。衛賞之邑。辭。請曲縣縣。縣鐘磬也。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繁馬飾。亦纓諸侯之

服。以朝。許之。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服與名號。不可以假人。若以假

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六月。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

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頃戰于鞏。安。齊地。齊師敗績。

乙亥。二十有一年。冬。十一月。王崩。子夷踐位。

簡王。名夷。定王之子。在位十四年。諡法。平易不訾曰簡。

丙子。周簡王元年。夏。四月。晉遷于新田。晉獻公自曲沃徙都絳邑。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景公遷于新田。亦號絳邑。今平陽府絳縣。以絳爲故絳。

丁丑。二年。秋。八月。吳入州來。初。楚之討陳夏氏也。陳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徵舒弑靈公。楚莊討之。殺徵舒。楚

莊欲納夏姬。徵舒之母。申公申邑之尹。巫臣諫止之。楚令尹子反欲取娶之。巫臣又諫。子

反亦不敢取。夏姬。鄭女也。楚莊使之歸鄭。及楚共恭卽位。巫臣奉命聘齊。遂過

蠻之戰

吳入州來

巫臣娶夏姬

鄭取之。以奔晉。子反以爲賣己。遂族巫臣之家。巫臣怨楚。晉楚世爲仇敵。巫臣

請於晉侯。公。蘇州府。乞通吳。於晉。合力以牽制楚師。於是晉侯使巫臣聘吳。吳子

壽夢說之。巫臣乃教吳車戰。使之伐楚。八月。吳入州來。楚邑。故城在江南鳳陽府壽州。楚於是始疲

於奔命。仁山金氏曰。按春秋。吳入州來。州來。楚邑也。而不繫之楚。此天下之變也。州來今淮蔡之地。入州來。非獨楚之憂。諸夏之憂。亦自是始矣。

庚辰。五年。秋。晉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趙氏。晉景公疾。韓厥請立

侯曰。成季趙盾之勳。宣孟趙盾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景公因韓厥之衆。以

脅諸將。而見趙武。諸將乃曰。昔下宮之難。去聲。屠岸賈矯命爲之。今君有命立趙

後。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與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武田

邑如故。及趙武冠賈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武曰。昔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

思立趙氏之後。今武既立。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遂自殺。武服齊衰三年。

爲之祭邑。春秋世祀勿絕。

乙酉。十年。春。三月。諸侯立曹公子臧。辭不受。奔宋。晉侯公。會諸侯于戚。衛

討曹成公也。簡王八年。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宣公弟貳。殺世子而立。是爲成公。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現子臧。宣公庶子。

韓厥請立趙後

程嬰立武自殺

季臧守節

鄆陵之戰

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聖人無可無不可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妄動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丙戌，十有一年夏，六月，晉侯厲公及楚子共王、鄭伯成公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

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子反鄭叛，晉即楚，晉伐鄭，楚救之。六月，晉楚遇於鄆陵。

鄭邑，今河南開封府鄆陵縣。諸將請從之。請從之戰范文子士燮獨不欲戰，曰：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

外甯必有內憂

聖人，外甯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樂書郤至不從，遂戰，大敗楚師。射石楚子中目，子反醉不能見，楚子宵遁，子反自殺。

丁亥，十有二年冬，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犇、郤至。

范文子祈死

戊子，十有三年春，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樂書中行偃弑其君州蒲。厲公晉人逆公孫周于京師，立之。是為悼公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

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

范氏之福也。六月，士燮卒。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去聲羣大夫而立

其左右。胥童以胥克晉童父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既殺三郤，郤錡、郤犇、郤至胥童

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公曰：一朝而殺三卿，余不忍益也。公使胥童為卿。公

游于匠麗複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殺胥童。正月，庚申，使程滑弑厲公。晉荀偃

士魴房逆也。公孫周襄公曾孫于京師而立之。悼公生十四年矣，而其賢明。使魏相

士魴魏頡頡趙武為卿。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秋，八月，魯成公卒，子午嗣。是為襄公。

襄公。

己丑，十有四年。魯襄元年。秋，九月，王崩，子泄心踐位。

靈王名泄心，簡王之子，生而有髭，在位二十七年，諡法：亂而不損曰靈。○髭，音齊，下曰鬚，上曰髭。

庚寅，周靈王元年。冬，晉荀偃齊崔杼晉宋華元魯仲孫蔑衛孫林父衛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會于戚。衛邑，在直隸大名府開州。遂城虎牢。鄭邑，在河南開封府汜水縣，鄭叛晉從楚，為中國之患，恃虎牢之巖險耳，故會

戚以謀鄭，城戊牢以逼之。

壬辰，三年。冬，晉大夫魏絳盟諸戎。○無終山戎國名。子嘉父甫使孟樂如晉。因魏

莊子綽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悼公曰：戎狄無親，不如伐之。魏絳曰：和戎

有五利焉。戎狄薦聚居，貴貨易異土。以貨財為重，以土地為輕。土可賈古焉。其地所產，可資商賈。一也。邊

魏絳請和

緡鄭虎牢

晉悼公謀
息民

魏釋辭樂

鄙不聳也。懼也。民狎也。習也。其野穡。種曰稼。種曰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畏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壞也。四也。鑒于后羿。見本卷上。晉侯好畋。故魏絳及之。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公說使絳盟諸戎。

丁酉八年冬。晉侯悼公宋公不魯侯襄衛侯獻曹伯成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一月同盟于戲。希盟于戲。鄭地。鄭服也。晉侯歸。謀

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謀積聚以貸。貸借於民。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

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耕○祈禱。以幣易牲。賓以特牲。宴賓止。用一牲。器

用不作。仍舊而不用。不作新。車服從給。足用而不求美。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三興師。而楚不能與爭。

己亥十年秋。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鄭地。會于蕭魚。鄭地。及鄭平。鄭人賂晉以歌鐘罍博磬皆樂器。女

樂。晉侯以其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夏。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九合諸侯。諸侯無

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公

曰。子之教。敢不承命。夫賞國之典也。子其受之。絳於是始有金鐘石磬之樂。

庚子。十有一年。秋。九月。吳子乘即壽夢卒。長子諸樊嗣。壽夢有子四人。長曰

諸樊。次曰餘祭。信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札讓不可。於是立

長子諸樊。

孔子生

庚戌。二十有一年。冬。十一月。孔子生。史記：孔子生魯昌平鄉陳邑。其先宋人也。自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娶顏氏女。名曰徵在。禱於尼邱。魯襄公二十二年而生孔子。生而岸頂。故名曰邱。字仲尼。孔子生而叔梁紇卒。葬于防山。

音鄒。陳音鄒。紇音痕。入聲。

癸丑。二十有四年。夏。五月。齊崔杼弑其君光。立其弟杵臼。崔武

子杼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弑之。太史書曰。崔杼弑其

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齊史之在外者聞太史盡

死。執簡以枉。聞既書矣。乃還。

丙辰。二十有七年。冬。王崩。太子晉母弟貴踐位。

景王名貴。靈王之子。在位二十五年。諡法由義而齊曰景。

丁巳。周景元年。夏。吳子使聘于魯。吳使季札聘于魯。請觀于周樂。魯人

崔杼弑其君

與人誦子
產

子產不毀
鄉校

為去聲

奏六代

黃帝堯舜禹湯武

之樂過

徐

國名今江南鳳陽府泗州

徐君愛其寶劍季子心知而許之

使去聲

還徐君已歿

遂解劍懸其墓而去

戊午

二年冬

鄭使公孫僑為政

子產

名僑

為政使都

鄙

有章

車服各

上下

有服

衣冠不得僭侈

田有封洫

封疆溝洫非田之限

廬

田舍

井有伍

五家相保

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

冠而褚

祿也

之取我田疇

而伍之

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及三年

又誦之曰我有

子弟

子產誨之

我有田疇

子產殖之

子產而死

誰其嗣之

○鄭人游於鄉校

之

學

以論執政

然明

謂子產毀鄉校如何

子產曰

夫人朝

夕

早見曰朝暮見曰夕

退而

游焉

以議執政之善否

其所善者

吾則行之

之何毀之

我聞忠善以損怨

不聞作威以防

怨

豈不遽止

然猶防川

大決所

犯傷人必多

吾不克救也

不如小決使道

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仲尼聞之

曰人謂子產不仁

吾不信也

立

是為昭公

己未

三年夏

六月魯襄公卒于楚宮

襄公作

子野立

秋九月

子野卒

公子稠

傳

辛酉五年春。晉使韓起聘于魯。晉侯平使韓宣子起韓聘于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象。爻也。文上。周公所繫之辭。與魯春秋魯史也。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去也。

鄭作邱賦

癸亥七年秋。鄭作邱賦。鄭子產作邱賦。邱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謂之邱賦。國人謗之曰。

其父子國死於路。為尉氏所殺。已為羹尾。重賦毒民。如蜂蠶之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渾以

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周之。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詩。說吾不遷

矣。改也。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薄也。其敝同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

鄭人鑄刑

乙丑九年春。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

己巳十有三年秋。七月。孔子生伯魚。孔子年十九。娶于宋其官氏。一歲

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賜孔子。榮君之貺。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

己卯二十有三年冬。十二月。鄭大夫公孫僑卒。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游曰。

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

古之遺愛

之遺愛也。

○辛巳。二十有五年。夏。四月。王崩。子猛踐位。是為悼王。冬。十月。王子猛卒。母弟匄

立。○初。太子壽先卒。次子猛。少子朝。朝有寵。王欲立之。未果。至是王崩。單善子

劉子立猛。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帥要餞二邑名之甲。以逐劉子。劉子奔

揚邑名。單子奉子猛于莊宮。子朝之徒。夜使人取猛以歸。單子出奔。子朝之徒。奉

王猛以追單子。晉人帥師納王猛于王城。冬。王猛卒。立其母弟王子匄。

敬王名匄。景王之子。在位四十四年。諡法。合善典法曰敬。

天王居于狄泉

○壬午。周敬王元年。秋。七月。天王居于狄泉。在洛陽城外。時敬王居于狄泉。謂之東王。子朝入于王城。謂之西王。春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尹氏立子朝。

○乙酉。四年。冬。十月。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丁亥。六年。秋。七月。魯顏回生。

○辛卯。十年。冬。十二月。魯昭公卒于乾侯。晉邑。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先是公如晉。次于乾侯。

○壬辰。十有一年。夏。六月。魯季孫意如廢世子而立昭公之弟宋。是為定公。

乙未十有四年冬十一月蔡侯昭以吳子闔及楚人戰于柏舉地楚楚師敗績

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初蔡昭侯朝楚楚令尹子常瓦不加禮而求賂

蔡侯怨之以其子為質至於吳乞師伐楚於是吳王闔閭與蔡侯唐侯伐楚子

常禦之二師楚吳陳于柏舉闔閭之弟夫概王先擊子常之卒卒奔楚師亂吳師

大敗之子常奔鄭吳師及郢楚都今湖廣荊州府楚子昭出奔于隨吳人入郢處於其宮

丙申十有五年夏六月楚申包胥以秦師至敗吳師初伍員運○子晉名員與申包

胥友皆楚人也員伍父奢為楚平王昭王所殺員奔吳與包胥別員曰我必覆編楚

乞師秦伯哀使就館包胥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飲食不入口七日秦哀公

為去之賦無衣詩秦風篇名取與子同仇之義乃為之出師申包胥以秦師至吳師大敗吳子乃還

秋楚子入于郢休甯程氏曰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一也不幸而處其變則如之何曰當權其中使親義不至

見殺於無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視伍奢見殺而子員復仇是也彼平王殺其子妻其婦婬奸回謬思良有臣如湯武者

弔民伐罪可也如伊霍者廢昏立明可也願員上不能為湯武下不能為伊霍則以吳之師破楚入郢而鞭其墓以發至憤

其志亦可悲矣世固謂其逆天傷義者豈知處變之理哉昔張良以五世相韓憤秦之滅其宗也則佐高帝誅秦而立韓公子成及項羽殺成則又佐高帝襲殺羽於固陵讎復恥雪則遂謝病辟穀託從赤松子遊以明其心之為韓使員當入郢後投

伍子胥

申包胥復

子胥不以
義掩親

戈解印。謂然辭吳之爵祿。退處於深山窮谷之中。以示其所遭之不幸。豈不可以盡全歸之孝哉。惜其志不足及此。反以讒見禍於他人之手也。

○清源楊氏曰。平王雖無道。君也。子胥之父也。雖賢。臣也。君以有罪殺其臣。則臣之罪也。

君以無罪殺其臣。則臣之命也。故臣之獲罪於君也。有懼而無怨。有受而無報。由子胥言之。則平王父兄之讎也。不知桓人殺其父兄。則讎也。以君殺之。非罪則命焉。是不幸也。非讎也。故於父兄也。有痛而已矣。於君也。有懼而已矣。君不疑及之。而欲任之。則不敢逃也。君疑及之。則逃也。終身自匿。不敢有怨言焉。吳。楚。世讎也。子胥逃之。吳其心專欲報楚也。然吳勝則楚亡。楚勝則吳亡。而子胥無與焉。於吳似忠而詐。於楚似孝而逆。吳無功而楚有罪。其子胥乎。且子胥父兄之死。為楚之社稷。重也。今子胥以兵入郢。是欲亡楚之社稷也。其父兄欲存之。其子弟欲亡之。非其父兄之志也。雖然。子胥於伍奢。則孝矣。於夫差。則忠矣。可不謂賢哉。

魯以孔子為中都宰

庚子。十有九年。夏。魯以孔子為中都宰。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

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彫僞。為四寸之棺。五

寸之槨。因邱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

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平。何但魯國而已哉。

辛丑。二十年。春。魯以孔子為司空。進為大司寇。夏。魯侯會齊侯。于夾

谷。齊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孔子相。曰。臣聞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以從。既會。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

旗旄劍戟。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為好。夷狄之樂。何為於此。齊侯心

怍。靡之。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

魯以孔子為大司寇夾谷之會

夫熒惑也屬亂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景公懼歸語去聲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於是齊人乃歸所侵魯運○今兗州府鄆府鄆城縣汶陽今兗州府汶上聲龜陰地名在兗州府泗水縣龜山之北之田

孔子墮三都

魯以孔子攝相事孔子誅少正卯

○癸卯二十有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揮郕后魯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

費祕冬魯侯圍成弗克○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長三丈高一丈為雉之城

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毀也三都三家私邑費郕成也於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墮費公

斂處父孟氏之臣不肯墮成冬公圍成不克或問成既不墮孔子如何便休朱子曰不久孔子亦去魯矣若使久居之自須有個處置

○甲辰二十有三年冬魯以孔子攝相事與預聞國政○孔子為魯相攝朝七

日而誅少正獲姓卯門人問曰少正卯魯之聞去聲人也有聲聞之人夫子為政而始誅之

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日心逆而險二日行去聲僻

而堅三日言偽而辯四日記醜惡也而博五日順非而澤潤也此五者有一於人則

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

也惑也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

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何。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去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會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休去聲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於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齊人歸女樂于魯。孔子適衛。史記：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致地形。鞏錡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而還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遣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詰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日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於大夫。孔子遂行。

乙巳。二十有四年。夏五月。於越敗吳于檇醉李。李吳闔閭伐越。越句踐禦

之。陳于檇李。今浙江嘉興府大敗之。闔閭傷將指足大而卒。子夫扶差斂立。誓以復讎。使人

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也。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上。不敢忘。

三年。乃報越。秋。衛世子蒯瞶會出奔宋。衛侯靈為去夫人南子召宋朝。南

宋女也。朝。宋公。子。通於南子。太子蒯瞶于獻孟邑名于齊。過戈宋野。野人歌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

宋 創取出奔

艾緞。

加叶胡。裴豬。求子豬也。得牡則定。以喻南子。艾幼也。緞。牡家也。以喻宋朝。

太子羞之。謂戲。

希

陽速。

太子家臣。

曰。我從而也。

朝少

去。君人。

少君見我。我顧。乃也。

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

其色。啼而走。曰。蒯賸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孔子自衛適陳。畏

于匡。復反于衛。

丙午。二十有五年。春。孔子去衛。過曹。夏。五月。魯定公卒。子蔣嗣。

是為哀公。

秋。

九月。孔子自曹適宋。及鄭至陳。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

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去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曰。東

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

腰

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

雷○森。愆。失意之貌。

若喪聲。

家之狗。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

丁未。二十有六年。春。吳子敗越于夫椒。

扶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山名。在江南常州府無

錫縣太湖濱。

報櫛李也。遂入越。越句踐以甲楯。

閩。上

五千保會稽。

山名。在浙江紹興府城中南。

使大夫種

上。因吳太宰嚭。

故楚臣。奔吳為太宰。寵幸於夫差。故種因之。

以行成。

求平

夫差將許之。伍員。

運。子胥。

曰。不可。臣

聞之。樹德莫如滋。

人之積德。如植木焉。欲其滋長。去疾莫如盡。

人之去惡。如治病。然欲其淨盡。

昔夏少康有田一成。

吳敗越于夫椒 伍員諫許 越成

孔子臨河而歎

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遂滅過。戈復禹之績。見本卷上。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去聲。乎。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必為吳難。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掌寇讎。與天不取。故曰違天。後雖悔之。不可及已。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言吳必為越所滅。而宮室廢壞。當為汗池。越及吳平。

綱戊申。二十有七年。春。孔子自陳反于衛。○孔子自衛如晉。不果。反乎衛。復如

陳。**綱**孔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晉趙至于河。今名鳴犢河。在山東東昌府高唐州。聞竇鳴犢

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問曰。何謂

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

政。今得志。乃殺之。君子惡傷其類。故余云然。又反乎衛。復如陳。

綱庚戌。二十有九年。夏。孔子在陳。思歸魯。尋如蔡。

綱壬子。三十有一年。春。孔子自蔡如葉。攝邑。楚子昭遣使來聘孔子。**綱**楚子聞

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相與

子四祖書
社之封

發徒圍之於野。不得行。絕糧。使子貢至楚。楚子興師迎孔子。然後得行。楚子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也。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去。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邵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圖秋。孔子自楚反于衛。

圖丁巳。三十有六年。冬。孔子自衛反魯。○孔子敍書記禮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圖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

孔子追迹三代之禮。序書上自唐虞。堯典。舜典。下至秦繆。穆。秦晉。刪古詩三千餘篇。爲三百五篇。詩三百十一篇。云三百五篇者。蓋以笙詩六篇無辭也。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

而述。晚而喜易。序彖彖。大象。象小象。繫辭有上。下傳。說卦說卦。傳。文言乾坤二卦。有文言。讀易韋編三

絕。韋。熟皮也。編。貫也。古者以竹爲簡。以熟皮貫之而成策。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

四狩獲麟

孔子作春秋

宋景有君人之言三

二人。顏回。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顛孫師。曾點。曾參。澹臺滅明。高柴。宓不齊。樊須。有若。公西赤。原憲。公冶長。南宮縉。公析哀。顏由。商盟。漆雕開。公良孺。秦商。顏刻。司馬耕。巫馬施。梁鯉。琴牢。冉孺。顏幸。伯處。公孫龍。曹卬。陳亢。叔仲會。秦祖。奚容蒧。公祖茲。廉潔。邁瑛。宰父黑。公西滅。壤駟赤。冉季。石處。左鄆。狄黑。南澤。任不齊。榮旂。顏贍。秦冉。秦非。漆雕從。燕伋。林放。申黨。步叔乘。石作蜀。施之常。鄭師。樂欬。顏之僕。孔忠。漆雕哆。邾戾。顏相。史記家語所載。開有不同。凡七十七人。 **國圖密。**
 音服。縮。音叨。藏。音點。瑗。音願。欬。音慨。哆。音多。上聲。邾。音規。

庚申三十有九年春魯西狩獲麟 **魯人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獲麟 麟。麋身牛尾馬蹄。一角。毛蟲之長。王者之瑞也。 **以爲不祥棄之郭外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

來哉反袂拭面涕泗沾襟曰吾道窮矣 **孔子作春秋**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

上自隱公元年下訖哀公十四年凡十有二公 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 **絕筆於獲麟** 春秋止於西狩

一句筆則筆削則削 可者筆於書否者削去之 **游夏** 子夏 **之徒不能贊也** 助 **一辭** 太史公曰有詞者不

說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受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

辛酉四十年夏熒惑守心 **熒惑守心** 見本 **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

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

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壬戌。四十有一年。夏。四月。大聖孔子卒于魯。夏。四月。孔子卒。十三年七魯哀公

誅誅者累其功。德為文以哀之也。之曰。旻天不弔。不愆愆。去聲。且也。遺一老。俾屏丙也。蔽也。余一人以在位。

○堯堯堯。憂意。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法也。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

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

一人。唯天子得稱之。非名也。君兩失之。

○乙丑。四十有四年。秋。王崩。子仁踐位。

元王名仁。敬王之子。在位七年。諡法。行義說民曰元。

○丙寅。周元王元年。

○戊辰。三年。冬。十一月。越滅吳。初。越句踐為吳所敗。棲四于會稽。使大夫種

行成于吳。吳王夫差許之。見本卷上。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臥薪嘗膽。身自耕作。夫

人自織。折節下賢。厚遇賓客。賑貧弔死。與百姓同勞苦。二十餘年。其民生長可

用。乃以伐吳。吳王兵敗。棲于姑蘇。山名。在江南。蘇州將城西。使人行成於越。請曰。孤臣異日得

罪於會稽。孤臣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誅孤臣。孤臣意者亦欲如

魯哀公誅仲尼

臥薪嘗膽

范蠡乘舟
浮五湖
范蠡遺文
稱壽

魯哀公卒
于有山氏

會稽之赦罪。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里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豈可逆天乎。且君早朝晏罷。非為去。吳耶。謀之二十年。一旦棄之。可乎。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吳王乃自殺。即舒州越子會齊晉及諸侯于徐州。也。今

江南安慶府。越人致貢。王賜越子胥。命為伯。○越范蠡去越。越子殺其大夫文種。即舒州

范蠡辭於句踐。乘輕舟以浮於五湖。太湖也。有五湖故名。遺去。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越王長頸烏喙。諷○喙。烏嘴。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

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種自殺。范

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父子治產。至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數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營重湖。止於陶朱。公費累鉅萬。魯人猶頓。往問術。蠡曰。畜五將。乃大畜牛

羊。十年間。貴擬王公。故天下言富者。稱陶朱翁。陶朱。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特。音子。牝牛。

壬申。七年。冬。主崩。子介踐位。

貞定王名介。元王之子。在位二十八年。諡法。清白守節曰貞。紀行不爽曰定。

癸酉。周貞定王元年。夏。魯侯哀公出奔越。魯哀公欲以越去三桓。欲假越兵。以逐去三家。

不克。遂遜于邾。出奔邾國。今山東兗州府鄒縣。乃如越。魯哀公卒于有山氏。即公孫有陘氏。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實不沒於魯。

之言。魯人立公之子甯。是為悼公。

○癸未。十有一年。晉荀瑤伯智與趙氏韓氏魏氏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晉侯

公出。出奔齊。○晉智氏趙氏魏氏范氏中行氏。號為六卿。是歲智伯與韓趙

魏共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晉侯告于齊魯。請伐四卿。四卿反攻其君。晉侯奔

齊。

○戊子。十有六年。齊田盤使其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初。陳公子完奔齊。本見

卷上更姓田。子孫盛多。其後齊亂。公室卑弱。權歸田氏。田恆之子盤襄為齊相。至

是與三晉韓趙魏通使。去擊盡以其兄弟宗人為都邑大夫。○晉趙無恤使新稚狗

伐狄。○趙襄子無恤使新稚複穆子狗伐狄。勝之。取左人中人。狄二邑。傳車。今遽之馬遼。人來

告。襄子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狗之事大取狄二邑矣。而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

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無所積。一

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

○丁酉。二十有五年。秦伐義渠。西戎國。在陝西。虜國。府。執其君以歸。晉伐伊洛陰戎。滅之。此自

趙襄子勝
狄有憂色

中國無戎寇。惟餘遺渠一種焉。

庚子二十有八年。春。王崩。子去疾踐位。是為哀王。弟叔弑王自立。是為思王。秋。八月。王

子嵬殺叔而自立。是為考王。封弟揭於河南城。王以續周公之職。是為西周桓公。

考王名嵬。貞定王少子。在位十五年。

辛丑。周考王元年。

甲辰。四年。晉侯幽公反朝于韓趙魏氏。晉獨有絳。見本卷上。曲沃。見本卷上。地。

乙卯。十有五年。王崩。子午踐位。是為威烈王。西周公惠公也。初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為西周桓公。卒。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封

其少子班於鞏。弓上聲。今河南府鞏縣。以奉王。是為東周。此東西周分之始也。

威烈王名午。考王之子。在位二十四年。諡法。烈殺執正曰威。秉德尊業曰烈。是時周室衰微。徒擁虛器。號為天下共主。傳至赧王五世。為秦所滅。

丙辰。周威烈王元年。

壬申。十有七年。魯侯穆公尊禮孔伋。子思。魯侯以公儀休為相。公儀子相魯。

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按史記。蓋其家有織布婦。而休遣去之耳。非其妻也。食於舍而茹。食也。葵。愠而拔其

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出妻拔葵

東西周

戊寅二十有三年**九鼎震**

仁山金氏曰按九鼎三代相傳天下之形制圖籍也而震是天下之大巽也司馬公通鑑始於是年而不書通鑑以人事為要也左氏終於趙韓魏

之亡智伯而通鑑始於魏趙韓之為諸侯又推其始以及於趙韓魏之滅智伯又推其始以五智趙之立後舉數十年之事悉下附於二十三年之內年之不犯於春秋者避續經之嫌也事之接於左氏者敘記事之實也然則呂成公大事記之年何以上接春秋曰通鑑為歷代史法之創始於續經為有嫌大事記用史記年表之名例於春秋為不犯二意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呂成公即呂祖謙作大事記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書初命何病周也三家分晉各三

國世矣三家滅智氏分其田趙自襄子始襄子卒桓子立桓子卒獻子立獻子卒精立魏自桓子始桓子孫斯韓自康子始康子卒武子立武子卒慶立命之為諸侯則於是始也以周為因亂故病之
國有姬轍既東王室衰微聖人憂

之筆削一經垂法萬世今三家分晉自立正天誅所宜加王法所不賈者周不能討周亦已矣

司馬溫公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

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哉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責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然禮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故繁縷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蓋事未有始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

禮非名不著非器不形

智果諫立

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嗚呼周道之衰綱紀散壞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然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徒以名分尚存故也今晉大夫暴滅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亂秩之使得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井棄之也
初智宣子將

於斯盡矣然則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
孔子惜繁縷見本卷上

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

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其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

捐簡子立
無恤

繭絲保障
晉國諱智

伯
段規請與
地

任章請與
地

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

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志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

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也。熟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

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請曰。以為繭絲乎。指賦稅

抑為保障乎。指諸諺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減損其戶數。則賦稅輕。民力舒也。簡子謂無恤曰。

晉國有難。去聲。而也。汝無以尹鐸為少。去聲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宣子卒。智

襄子智伯為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韓康子臣智國

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與之。對曰。君子

能勤小物。細行也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與難。無乃

不可乎。螻瑞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

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剛不仁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習也於得地。

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乃

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以無故。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

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

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桓子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皋狼皋狼。趙邑。本春

秋蔡地。故曰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無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

吾何走乎。從去聲者曰。長學子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同疲。力以完之。又

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寒鄆丹。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之倉廩實。襄子曰。浚民之膏

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視也。尹鐸之所寬也。

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智伯。韓魏。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蛙。民無叛

意。作郟音隙。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

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

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智伯不悛。選也。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

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

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低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

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即智果在。司馬溫公曰。

趙襄子走晉陽 趙韓魏滅 智伯才勝 智伯才勝 伯報仇

讓無所
爲而爲
魏文侯不
失侯人之
期
君仁則臣
直

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聰察縝殺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德者才之帥也。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然德者人之所寶。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敬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

頭以爲飲。器。洩便也。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仇。乃詐爲刑人。挾匕。比。短劍。入

襄子宮中塗廁。廁。溷池也。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義

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變其音。行乞於市。其妻不

識也。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晉卿權趙氏爲長。故曰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

欲爲。顧不易耶。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如字。質。身也。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

也。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襄子出。豫讓

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乃殺之。致堂胡氏曰。君子爲名譽而爲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爲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智

伯無後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許之。至再三而愈篤。則無所爲而爲之者。豈可謂義士矣。魏文侯曰。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爲師。每過。戈。段干木之廬。必式。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四方賢士多歸之。文侯與羣臣飲

酒樂。洛。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

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古狄都。今直隸

真定府定州

克之。以封其子擊。他日問於羣臣。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

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座趨出。次問翟璜。宅璜對曰。仁

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

使璜召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

乎左高。謂左方之聲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

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文侯曰。善。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

爲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

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家

者。未聞有以國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安往而不

得貧賤哉。擊乃謝之。文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

置非成。魏成。則璜。翟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

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館也。吾之相定矣。

李克出。翟璜曰。聞君召先生卜相。果誰爲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今山州府守

審音聽官
贊賦者驗
人
達視其所
舉

吳起歸魏
文侯
李克論吳
起
吳起爲卒
吮疽
其貪則一

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業○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

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附臣進屈侯鮒。附以耳目之所睹。

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成食祿千鐘。什九在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

木。此三人。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比也。璜再拜謝曰。

鄙人失對。願卒爲弟子。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爲將。起取

齊女。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曰。起始事會參。母死不奔喪。

會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爲將。起殘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

歸之。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苴○田完之裔。先爲齊大司馬。故稱司馬穰苴。所著書名司馬

法。弗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爲將。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

贏說○糧。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去吮。前○上聲。○之。卒

母聞而哭之。或問之。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還。旋踵。遂死於敵。吳公

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東萊呂氏曰。吳起爲人。貪財好色。及爲將。則與士卒同甘苦。臥不設

食財。後之與士卒同甘苦。乃是貪功名之心使之。其事雖殊。其貪則一。
食漁人以餌致魚。非是肯捨餌也。意在得魚也。畢竟是貪心所使也。
趙烈侯趙好音。謂相國公仲

連曰。寡人愛鄭歌者槍續石者名。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每人賜田萬畝。連諾而不與。烈

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作蒲。吾今直隸真定府平山縣。君史失其姓名。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

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苟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勸也。以仁義。

烈侯適由自得。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鐸。功德。

所與無不充。凡所賜與皆稱其功德。君悅。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為師。欣為中尉。越

為內史。賜連衣二襲。上下皆具曰襲。

己卯。二十四年。王崩。子驕立。

安王。名驕。威烈王子。在位二十六年。諡法。好和不爭曰安。

庚辰。安王元年。

壬午。三年。虢山在河南河南府盧氏縣。崩。壅河。

甲申。五年。盜殺韓相俠累。名傀。傀音規。國圍。森政刺客小人。真穿窬之微者。爾。善之為盜。夫復何說。警怪馬遷作史。特取森政著之列傳。若有深嘉樂予之意。向微君子直筆書之。

俠累與濮陽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嚴仲子有惡。史記作隙。仲子聞軹止。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人

聶念入。政之勇。以黃金百鎰。逸。二十。為去。政母壽。敬曰壽。欲以報仇。政不受。曰老

歌者之田且止

虢山崩壅河

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俠累。俠累方坐府上，兵衛甚嚴。聶政直入刺之，因自皮面抉淵入眼。刺其面皮，出其眼。睛欲令人不識也。韓人暴僕其尸於市。購構以財求也。問莫能識其姊嫫。英聞而往哭之，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以妾在，故重自刑以絕蹤。妾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遂死致尸傍。

○**庚寅**十一年，齊田和田桓曾孫遷其君貸康於海上，食一城。

○**壬辰**十三年，齊田和會魏侯楚人衛人于濁澤。在山西平陽府解州。求為諸侯。其君於海上。

書求為諸侯，則其篡奪之實，固不可誣。周既不能制三晉於前，其能制田氏於後哉。比而觀之，則當時君不君，臣不臣，其罪皆曉然，具見於書法之間矣。

○**田和**求為諸侯。魏文侯為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

○**甲午**十五年，魏吳起奔楚。楚以為相。○**魏武侯**文侯子擊浮西河。在直隸真定府冀州西。而下。顧

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

湖名，在湖廣岳州府巴陵縣西。右彭蠡。里○即鄱陽湖，在江西南昌府東北。德我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西北距河，東南據濟。右

泰華。即西嶽，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伊闕。山名，在河南河南府西南，一名龍門。在其南。羊腸。坂名，在山西潞安府壺關縣。在其北。脩政不仁，湯

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山名，在山西平陽府吉州。右太行。杭○山名，在河南懷慶府城北。常山。即恆山，在真定府曲陽縣。在其北。大

吳起由文
論功

初命田和
為諸侯

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魏相田文起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嚮。向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未信。方是之時。屬視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久之。武侯疑之。起懼誅。遂奔楚。楚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為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養戰士。要在疆兵。破遊說之客從。宗橫宏者。關東地長為從。楚燕趙韓魏齊。六國居之。關西地廣為橫。秦獨居之。以六攻一為從。以一離六為橫。故從曰合。橫曰連。於是南平百越。越非一種。故曰百越。北卻三晉。

趙韓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疆。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起者。

乙未十六年。初命齊田和為諸侯。

庚子二十一年。楚君悼類悼卒。楚人殺吳起。

衛國稱人何。衆辭也。然書殺。則愈於衛鞅矣。鞅書誅。衛國衛鞅見本卷下。

悼王

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殺之。

綱 壬寅二十三年。齊侯貸康卒。無子。田氏遂并齊。齊書遂何。雖辭也。然上書卒。無子。則愈於三晉矣。

綱 乙巳二十六年。王崩。子喜立。**綱** 三晉韓趙魏共廢其君。俱酒公靖。為家人。而分其地。

烈王 名喜。安王之子。在位七年。諡法。東德。景業曰烈。

綱 丙午。烈王元年。

綱 辛亥六年。齊侯威來朝。周書來朝何。嘉尊周也。入綱目三十四年。非卒未有稱爵者。稱齊侯。嘉之也。周書曰周之衰。而後不王。今齊乃能特舉朝。入見於周。則是空谷足音。嗚呼。日月。絕無而僅有者也。綱目得此。蓋亦樂予人為善之意。

綱 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賢威王。**綱**

齊侯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齊法待齊齊侯。烹之。感也。

綱 齊威王召卽墨今山東萊州府卽墨縣大夫。語去聲之。

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晉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甯。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

譽平。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趙攻鄆。谷。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子不救。衛取

薛陵。在兗州府滕縣。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

者。於是羣臣悚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於天下。

〔綱〕王子七年。王崩。弟扁立。

〔顯王〕名扁。烈王之弟。在位四十八年。諡法未詳。

〔綱〕丁巳五年。秦敗三晉之師于石門。在山西平陽府解州。賜以黼黻之服。月令。黼黻文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

赤謂之文。亦與白謂之章。蔡氏曰。黼若斧形。黼之於裳。取其斷也。黻為兩已相背。黼之於裳。取其辨也。黼黻賜服不書。此何以書。前年秦兵至洛陽。無忌懼孰甚焉。於是又敗三晉之師於石門。黼黻之賜。周之所以自免者。未矣。書惡之也。

〔綱〕己未七年。秦伯卒。不名。史失其傳也。秦獻公薨。子孝公立。是時河山以東。疆國六。淮

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皆以夷狄遇秦。擯斥之。不得與。預中國之會

盟。明於是孝公發憤脩政。欲以疆秦。

〔綱〕庚申八年。彗見西方。彗。竹掃帚也。彗星。妖星。光芒偏指。如彗者也。色蒼則王侯破。天子兵大作。黑則水精賊。江河決。賊處處起。長大見久。則災深。短小見不久。則災狹也。西方。苦兵。赤則賊起。彌國恣。黃則女害。色權奪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

〔綱〕衛公孫鞅入秦。鞅。衛國上書見四方。下書入秦。鞅之為彗大矣。東諸侯其愛乎。秦孝公

令國中曰。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疆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問。謂裂土以封之。於是衛

公孫鞅聞之。乃西入秦。鞅衛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座知其賢。

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

庶子名。衛鞅。年雖少。去聲。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王默然。公叔曰。君即不聽

用鞅。必殺之。無令平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說稅以富國彊兵之術。孝公大悅。與議國事。

國 壬戌十年。秦以衛鞅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國法綱目書律令多矣。未有書變法者。書變法何。罪首變古也。故書衛鞅而削其族。

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鞅言於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洛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循也。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耕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乃以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五家為保。十家相連。而相收司。相糾發也。連坐。去聲。一家有罪。九家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杭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

者。各以率同律受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僂同戮并也。力本業耕織。致粟帛

多者。復福也其身謂除免其身投。事末利工商。及怠而貧者。舉糾舉也以為收孥孥。妻子也。謂收錄其妻子。沒為官奴婢。。

宗室非有軍功論平聲。不得為屬籍不得入宗屬之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雌次。名

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者足。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

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

怪之。莫敢徙。復去聲。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

期年。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

上犯之。太子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擊也。刑在面。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

趨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

言令不使者。有來言令便。鞅曰。此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國勿軒熊氏曰。或問商鞅徙木立信。果可以為信乎。曰。此小人狙詐之術。非信也。然則溫公稱其信以畜民。刑公鞅其令之必行。非歟。曰。溫公不識王伯。故有此等議論。若刑公者。方以其術禍天下。無怪乎喜而贊之也。昔者聖人之治世也。因

其自然之理。當行之路。而立教養之法。一政之出。譬如金石。於以定民之心志。一令之施。確如四時。於以一民之耳目。聖人之所以信於民者。蓋如此。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商鞅以刻薄狙詐之資。欲售其富強吞土之術。恐民驚駭。而不之信。

非議而不之從。於是持假取木之小事。而立五十金之重賞。行不測之賞。誘之於先。用不測之刑。騙之於後。移其耳目。奪其心志。於是驅之力。則務農。應之戰。則死敵。驅之。則子不敢違。驅之。則臣不敢違。厥後扶蘇。臨

徙木立信

小人狙詐之說

皆徒木所

致

齊魏論寶

賜死。不敢自白。趙高指鹿爲馬。廷無開言。皆徒木之所致也。嗚呼。小人之術。正如靡蕪政病。非無一時捷效。而其潰爛刻骨之禍。蓋有不旋踵者。秧不足道也。而溫公議論如此。吾以是知功利之移人甚矣。國扶。見本卷下。趙高。見本卷下。

丙寅十四年。齊魏會田也。于郊。圍田會田于郊。魏惠王問齊威王曰。齊

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尙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

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

檀子者。使守南城。縣名。故城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則楚人不敢爲寇。有盼子田盼者。使守高唐。今山東

高唐州。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有黔夫者。使守徐舒州。故城在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則燕趙之人從而

徙者。七千餘家。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

二乘哉。惠王有慚色。

丁卯十五年。魏伐趙。圍邯鄲。丹。趙都。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

戊辰十六年。齊伐魏。以救趙。魏克邯鄲。還戰。敗績。大樹曰。敗績。**初**孫臏類。上與龐

涓俱學兵法。涓仕魏爲將軍。自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斷短其足而黥之。欲

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臏陰見之。使者竊載以歸。田忌客之。進之威王。威王

問兵法。遂以爲師。至是謀救趙。以臏爲將。辭以刑餘之人不可。乃使田忌爲將。

齊伐魏以救趙

批元摺

而孫子為師。居輜支車載衣。中坐為計謀。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

糾者不控拳。同案音緝。○案。控。握也。以理亂絲為喻。言雜亂紛糾者。當徐解之。不可急持拘掣也。○掣音屬。入聲。救鬪者不搏擻。練。○搏。手擊也。擻。拘持也。批

亢同坑音岡。擣虛。批。反擊也。坑。喉也。謂擊其要處。擣。亦擊也。虛。空也。即下文引兵疾走其都是也。形格同勢禁。則白為解耳。閩妓闌不得行也。事形相格。

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為解兵也。○按音說。今梁魏都。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之輕兵銳胃卒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

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十月。

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

庚午。十八年。韓以申不害為相。申不害者。鄭之賤臣也。學黃老黃帝老子之法。清簡無為。刑

名。本於黃老。而主刑名。以干韓昭侯。昭侯用以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

身。國治兵彊。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

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嘔同噁。愁戚貌。。一笑。嘔有為去聲。嘔。笑有為笑。今袴豈特嘔笑哉。吾

必待有功者。

辛未。十九年。秦徙都城咸陽。始廢井田。○書始何。罪首變古也。○廢井田。上世之良法也。自黃帝

何人。乃舉而廢之。又從而更賦稅之法。其變古之罪。不可勝誅矣。衛鞅築冀闕宮庭。冀。記也。記列致命。當於此門闕也。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崔豹古今注云。人臣至此。則思其所闕。蓋為二

明主愛嘔
笑
弊袴待有
功

商鞅廢井
田

聖人官人
猶用本
二册棄干
城

臺於門外。作樓觀於上。上圖下方。以其懸法。謂之象魂。象。治象也。魂者。其狀纏然高大。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兩觀雙植。中不為門。是觀與象魂。一物而三名。於咸陽。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徙都之。并

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朱子曰。阡陌便是井田。一橫一直。如途上有塗。便是

陌。塗上有路。便是阡。自阡陌之外。有地。而又開在那裏。先王所以如此者。乃是要正經界。恐人相侵占。今商鞅却破開了。遇可作田處。便作田。更不要整齊。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也。○國外曰郊。郊外曰塗。塗。溝也。平斗

桶。勇。斛也。權衡稱上曰衡。稱上曰衡。丈尺。

癸酉二十一年。秦更耕賦稅法。

乙亥二十三年。衛貶號曰侯。服屬三晉。國法衛放侯爵也。不書曰復。而曰貶何。著其心也。自卑以求媚於人。則不足以言復也。初。子

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為吏。賦於民。

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棄

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

而以二卵棄干城。干。盾也。干城。皆所以开外而衛內者。詩國風。糾糾武夫。公侯干城。○糾。音九。武貌。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

侯言計是非。而羣臣和去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

者也。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闇暗莫甚焉。不度鐸理之所在。而阿諂求

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類。種類。言必亡也。

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驕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詩。小雅正月之篇。具。俱也。烏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言皆自以爲聖人。則誰能別其言之是非。

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齊伐魏以救韓

庚辰。二十八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將。孫子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都。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亦大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孫子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同。蹶也。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

善戰者因
勢利導
孫臏滅魏

斫樹白書

衛鞅誘執
公子卬

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并行。

路。并一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道名。在直隸大名府城南。馬陵道隘。而旁多阻隘。可伏

兵。乃斫酌也。刀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平萬弩夾道而伏。期也。日暮

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

自刎。問上曰。遂成賢汝子之名。齊因乘勝大敗魏師。虜太子申。

辛巳。二十九年。秦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魏獻河西地於秦。徙

都大梁。秦封鞅為商君。衛鞅誘執何。魏語也。衛鞅言於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

心之疾。非魏併秦。即秦併魏。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

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向以制諸

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鞅

遺去書曰。吾始與公子驩。同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殘。欲與公子面相見盟。

樂洛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卬以為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卬。虜之。因

大破魏師。魏惠王恐。獻河西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魏都。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徙大梁。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

乃歎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見本卷上。秦封鞅商於商於。故云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

商於。故云商於十五邑。

○癸未。三十一年。秦伯卒。秦人誅衛鞅。滅其族。衛鞅。秦人。衆辭也。誅例有二。書伏誅者。重辭也。直書誅者。快辭也。圍圈突起。亦鞅之流也。起書殺而鞅書誅。起鞅之輕重。亦可見矣。蓋起之少恩。足以亡其軀。而鞅之詐力。至於貽禍無窮。固非起之比也。然秦之於鞅。用其詐以滅六國。亦以自滅其國。鞅之相秦。用其詐以滅秦國。亦以自滅其家。明書於册。所以示天下萬世之戒。嚴矣。

秦人誅鞅
爲法之弊

趙良說商
君

見本卷上。○秦孝公薨。太子立。是爲惠文王。公子虔見本卷上。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

捕之。商君出亡。欲止客舍。舍人舍主曰。商君之法。舍人之人。無驗無文可驗者。坐之。坐主

人。商君歎曰。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不受。內納之秦。秦人攻殺之。車

裂。以四體及首。繫於五馬。裂鞭之使走。裂其屍爲五。以徇。行示也。盡滅其家。初。商君用法嚴酷。步過六尺者。秦量田以六尺爲步。過六尺。則田畝寬而稅少。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嘗臨渭水名。在陝西西安府。論囚。渭水盡赤。爲相十年。人多

怨之。嘗問趙良曰。我治秦。孰與五殺古○殺。秦穆公舉以爲相。號五殺大夫。大夫。賢。良曰。千

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諤。直言也。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良曰。

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百里奚宛人也。宛屬楚。楚號荆。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

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立晉惠公。桓公。文公。一救荆禍。索隱曰。其爲未詳。其爲

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其爲

相也。勞不坐乘。去暑不張蓋。及其死也。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擊。杵曲禮。隣其喪。春不叩。里有殯。不巷歌。注。助哀也。相。送杵聲。今君之見也。因景監以爲主。見本卷上。始進不端。其從政也。陵轢歷。踐也。

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見本杜門不出。已八年矣。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

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尙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

怨。而無變計。秦王一旦捐賓客。棄也。人君死不敢斥。言故託言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

其微哉。捕而殺之。曰收。商君不聽。居五月而難作。雙湖胡氏曰。快至是雖有變計。亦無所施矣。何則。百姓者。其難也。六國者。其敵也。惠文王之怨。不可平。

公子虔之刑。不可捕。商於葭爾之地。不足以自蔽也。欲圖善後之策。亦無所爲而可矣。嗚呼。刑名之學。刻薄之徒。亦可以少戒哉。商國。葭。音萃。○葭爾。小貌。

乙酉。三十三年。孟軻至魏。書至無事。不書。此其書何。特筆也。鄒人也。何以不書鄒。天下之辭也。孟子。鄒人。名軻。受業

於孔子之孫子思。是歲。魏惠王卑辭厚禮。以招賢者。於是孟子至梁。

丁亥。三十五年。楚滅越。

戊子。三十六年。韓侯卒。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楚大夫。時在魏。曰。君必不出此門。何

也。不時。前年秦拔宜陽。今河南河南府宜陽縣。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

謂時誦舉贏也。故曰不時。至是門成。而昭侯薨。燕趙韓魏齊楚合從。宗以

孟軻至魏

時誦舉贏

六國合從

蘇秦遊說

擯秦以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國以為長何善六國之志也從橫之說童子羞之此何以齊見從約之不可恃也國從橫見本卷上國初洛

陽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人蘇秦說稅秦王以兼天下之術不用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

不被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願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必無患矣文公

從之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國莫彊於趙秦之所害亦莫

如趙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攻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限

稍蠶食之韓魏不能支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規倫慮也臣

以天下之圖按諸侯之地五倍於秦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而衡同人日夜務

以秦權恐喝諸侯使之割地以事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預其

憂故臣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為從親以擯也秦令其將相會盟

洹完水今直隸大名府魏縣之上約曰秦攻一國則五國各出銳胃師以撓擾亂秦或救之

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函咸谷關名在河南府鞏縣以害山東矣肅侯

大悅厚賜賚之以約於諸侯秦乃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

萬天下之彊弓勁弩敬利劍皆從韓出今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見成皋今河南開府

水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韓地有盡。而秦求無已。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

牛後。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從其

言。秦說魏惠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蒼頭軍者青。奮擊各二十萬。廝養馬。徒隸。

十萬。車六百乘。去騎五千匹。乃聽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臣願大王熟計之也。

魏王聽之。秦說齊王曰。齊四塞四面有山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

邱山。臨菑支○齊都。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揮汗成雨。夫韓魏之所

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也。秦之攻齊則不然。雖欲深入。恐韓魏之議其後。秦

之不能害齊。亦明矣。不深料此。而欲西面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齊王許之。乃

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粟支十年。此霸王之

資也。故秦之所害莫如楚。楚之與秦。其勢不兩立。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

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

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車騎輜載衣重。載物擬於王者。途昌尹氏曰。昔蘇軾有

下之異以為同。聯六姓之疎以為親。以謂事之甚難者。當是時也。秦人併吞之勢已形。六國之君。皆不能如孟子所謂行仁政。修忠信。以撻其堅甲利兵。則為目前救急之計者。舍合從之外。亦未有他策。蘇秦適逢其機。故不旋踵。遂合於一。惜乎

目前救急之計

秦之為謀。徒能捭闔其說。以利而啗六國爾。天下大勢。利害所在。彼固不能深言之也。○捭。開也。闔。閉也。啗。餌也。

蘇秦適燕

○己丑三十七年。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書法以者何。易辭也。上齊合從以擯

秦。以蘇秦為從約長。下書秦以齊魏之師伐趙。所以著從約之不可恃也。○秦使公孫衍欺齊魏以伐趙。趙肅侯讓也。蘇秦秦恐。

請使燕。必報齊。乃去趙而從約皆解。

張儀相秦

○癸巳四十一年。秦客卿張儀伐魏。取蒲陽。既而歸之。魏盡入上郡以謝。秦以

儀為相。○張儀者。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周高士。姓名不聞。以其所隱地名自號焉。學從橫。○見本卷上。之

術。游諸侯。無所遇。蘇秦召而辱之。儀怒入秦。○惠文王。說之。以為客卿。○他國人任秦為卿者曰客卿。至是。

將兵伐魏。取蒲陽。○今山西平陽府蒲州。言於秦王。請復以與魏。儀因說魏王。○惠文王。曰。秦之遇魏

甚厚。魏不可以無禮於秦。魏因盡入上郡。○今陝西延安府。十五縣以謝焉。儀歸而相秦。

○丙申四十四年夏四月。秦初稱王。○書法入綱目以來。七十九年矣。於是始書王。詳秦晉也。凡稱者。不宜稱者也。是故不宜王而王。則書稱王。不宜帝而帝。則書稱

帝。稱皇帝。

蘇秦奔齊

秦初稱王

○丁酉四十五年。秦張儀伐魏。取陝。○今河南河南南府陝州。○蘇秦自燕奔齊。○蘇秦通於燕

文公之夫人。恐得罪。說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王許之。乃

張儀相魏

孟嘗君

偽得罪於燕而奔齊。齊王宣以為客卿。秦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敝齊而為去聲。燕。

○戊戌四十六年。秦相張儀免。出相魏。○魏曾伐魏。取蒲陽。又伐魏取陝。今焉。免相於秦。乃出而

○庚子四十八年。王崩。子定立。○齊號薛公田文為孟嘗君。○初。齊王封田嬰

於薛。○故城。在山東兗州府滕縣。號曰靖郭君。嬰言於齊王曰。五官○五大夫之計。○簿書不可不日聽

而數○朔覽也。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嬰。嬰由是得專齊權。嬰有子四十餘人。

其賤妾之子曰文。倜儻饒智略。○稅說靖郭君以散財。養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

賓客。賓客爭譽○平其美。請以文為嗣。嬰卒。文嗣立。號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

有罪亡人。食客常數千人。名重天下。○○司馬溫公曰。君子之養士。以為民也。今田文盜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侮其君。下蠹其民。是魯人之蝨耳。書所謂

○○通逃主。萃淵蔽。此之謂也。○商書。周書武成篇。言孟嘗君聘於楚。楚王○懷遺○去聲。之象牀。登徒

○○楚直也。送之。○當送象牀。不欲行。謂公孫戊曰。足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寶劍。願

獻之。戊許諾。入見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

至楚。而受象牀。則未至之國。何以待君哉。孟嘗君曰善。遂不受。戊趨出。未至中

閏孟嘗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成以實對。孟嘗君乃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司馬溫公曰：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諛之心，猶將用之。

況盡忠無私，以事其上者乎。音誼諛，音噴亦詐也。

慎靚，靜王名定，顯王之子，在位六年，諡法未詳。

孟軻適齊

辛丑，慎靚王元年。衛更貶號曰君。雷法前書更貶曰侯，此書更貶號曰君，甚之也。雷法更貶曰侯，見本卷上。

壬寅，二年。魏君瑨卒。孟軻去魏適齊。雷法魏稱王矣，其曰魏君，何？民無二王也。然則魏故侯也。吾又安得而予之。貶曰君焉，是夷之於衛也。自是五風皆卒稱君。上書魏君瑨，卒，下書孟軻去魏，諷在嗣君也。

癸卯，三年。楚趙魏韓燕伐秦，攻函谷關。在河南河南府靈寶縣。秦出兵逆之，五國皆敗走。

甲辰，四年。齊大夫殺蘇秦。齊大夫與蘇秦爭寵，刺秦殺之。魏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張儀說魏王曰：梁魏都，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

約從，宗結為兄弟，以相堅也。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於秦。儀歸，復

相秦。

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於秦。儀歸，復

相秦。

相秦。

乙巳五年秦伐蜀取之。圖巴今四川重慶府蜀今四川成都府相攻俱告急於秦。秦惠王欲伐

蜀韓又來侵。司馬錯措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

楚。下兵三川。河洛伊。韓地也。以臨一周東西周也。見本卷上。之郊。據九鼎。見本卷上。按圖籍。挾天子以令

天下。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三取

川。得利。挾天子。得名。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

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夫蜀西

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豺狼逐羣羊。拔一國。而天

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

名實附焉。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又未必利也。不如伐蜀。

惠王從之。起兵伐蜀。取之。秦益富彊。圖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

之事。燕噲何人。乃欲以堯自居。而以子之為舜乎。書之于册。足貽千古之笑爾。圖燕相子之與蘇秦之弟代婚。欲得燕權。蘇代使齊

而歸。燕王問曰：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

任之子。鹿毛壽謂燕王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

燕噲讓國
子之

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視也。付也。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以老自休。不聽政。顧也。反。為臣。

綱 丙午。六年。王崩。子延立。

赧王名延。懷觀王子。在位五十九年。而周亡。諡法。喪國心恤曰赧。

綱 丁未。赧王元年。齊伐燕。取之。醢海子之。殺故燕君噲。**綱** 孟軻去齊。

書。特筆也。聖賢之出。如鳳鳥之見。其就其去。國之治亂存焉。故前書孟軻去魏。以病襄。後書孟軻去齊。以病宣。

陳軫獨弔

孟軻去齊 楚風何伐 秦

綱 戊申。二年。楚屈匄蓋伐秦。**綱** 秦欲伐齊。患其與楚從宗親。乃使張儀說楚王。

王曰。大王誠能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見本之地。六百里。楚王悅而許之。

羣臣皆賀。陳軫獨弔。王怒曰。何弔也。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以其有齊也。今絕

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哉。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

齊。交而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矣。王曰。願子閉口毋復言。乃厚賜張

儀。而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儀詳同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

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符。節也。行者執以為信。無符則不得遂。時楚絕約於齊。齊不通其使。故借宋符以

秦大敗楚師

致士先從
魏始

之遠北罵齊王。王宜齊王大怒。折節而事秦。齊秦之交合。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

不受地。自某至某。廣袤茂○東西曰廣。南北曰袤。六里。使者還報。楚王大怒。欲發兵攻秦。陳軫

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賂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而

取償於齊也。今已絕齊。而又責欺於秦。是我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

必大傷矣。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秦名也。史章失其姓。擊之。

○己酉。三年。秦大敗楚師于丹陽。楚邑。故城。在湖廣荊州府歸州。虜屈匄。遂取漢中。今陝西漢中府。楚復襲

秦。又大敗于藍田。今陝西西安府藍田縣。韓魏襲楚。楚割兩城以和于秦。○燕人立太子平為

君。是為昭王。○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

者。問郭隗。委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

與之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

以千金使涓人。即中涓也。涓。潔也。主居中而潔除之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怒。

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

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

是士爭趣同燕。樂毅自魏往。王以爲亞卿。任以國政。

庚戌四年。秦使張儀說楚。韓齊趙燕。連衡同以事秦。秦君王卒。諸侯復合從。

宗。書法上書連衡以事秦。下書秦君卒。諸侯復合從。所以著連衡之不可恃也。秦惠王使告楚懷王。請以武關秦之南關。在陝西西安府商州。之外。易

黔中。楚地。今湖廣常德府。楚王曰。不願。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請行。秦王曰。楚將甘心

於子。奈何。儀曰。秦疆而楚弱。大王在。楚必不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僅

尚。尙得事幸姬鄭袖。袖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將殺之。尙謂袖曰。秦王甚

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

夜泣於王曰。臣各爲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母子俱遷江南。毋爲秦

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禮之。儀因說曰。夫爲從者。無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

不格猶言不敵。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大王誠聽臣。請令

秦楚長爲兄弟之國。楚王已得儀而重出地。乃許之。儀遂說韓王王曰。山東之

士被避甲蒙冑而會戰。秦人捐甲徒楊以趨敵。此無異垂千鈞於烏卵之上。必

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猶音頓兵。據宜陽今河南河南府宜陽縣。塞成臯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則王之國分

合從六國
之利

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禍而悅秦。韓王許之。儀歸報秦。封以六邑。

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王。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韓魏地廣兵

彊。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今秦楚嫁娶。韓獻宜陽。梁效河外。河之南趙割河閒。今直

諫河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趙攻之。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之。儀西說趙

王。武靈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見本者十五年。今楚與秦

爲昆弟。韓梁稱藩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短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鬪。

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得乎。爲大王計。莫若與秦約爲兄弟之國也。趙王許

之。儀北說燕王。昭曰。趙已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今山西大同府九原。今大河路驅

趙攻燕。則易。亦水長城。俱指燕都而言非王之有矣。燕王請獻常山。今直隸之尾五城以和。

儀歸報。未至而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悅儀。諸侯聞之。皆畔衡。

復合從。司馬溫公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強暴。安

而攻三晉者。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辛亥五年。秦張儀復出相魏。張儀詭說秦武王而相魏。一歲卒。儀與蘇秦。

皆以從宗橫見本之術。游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

犀首。魏官名。衍為此官。因號焉。及秦弟代厲。又周最樓緩之徒。紛紜徧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

不可勝升載。而儀秦衍最著。

○壬午。六年。秦初置丞相。

○癸丑。七年。秦甘茂伐韓宜陽。秦王武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茂至魏。乃使人

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茂息壤秦邑而問其故。對曰。宜陽見本大

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

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則其母投杼除上聲。杼。機之持杼者。即梭也。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

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

令樂羊攻中山。見本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法樂羊再拜稽

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雞羈寄也旅之臣也。江南鳳陽府壽州人。樛樛。樛。樛。里子。秦惠王弟。名

疾。其所居里。有樛樹。因號焉。公孫奭。韓諱。公孫。挾。持。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襄而臣受公仲

侈魏之怨也。故臣願王之勿伐也。王曰。寡人勿聽也。請與子盟。明乃盟于息壤。

投杼下機

息壤在彼

甲寅八年。秦拔宜陽。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

秦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乃悉起兵佐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破城邑而取之。曰拔。

秦君武卒。弟稷立。是為昭襄王。母芊米氏治國事。以舅魏冉華氏異父弟。為將軍。國語母治國事。臨朝之端也。故謹書之。

魏冉書舅。讓私也。趙始胡服招騎射。趙武靈王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國人

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自往請之曰。吾國無騎射之備。將何以守。先時中

山今直隸真定府定州。負恃也。齊之疆。侵暴吾地。引水圍鄙。齊。上聲。今真定府高邑縣。幾於不守。先君醜之。

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去聲。報中山之怨。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以

朝。而始出令焉。

丙辰十年彗星見。見本卷上。現

戊午十二年彗星見。國語十年書彗見矣。於是間一歲耳。彗復見焉。編曰彗十有七。未有一世再見者。二世再見惟郝而已。然則周之終於殷也。決矣。

庚申十四年日食晝晦。

壬戌十六年。趙君廢其太子章。而傳國于少子何。自號主父。初武靈王以

長子章為太子。後納吳廣之女孟姚。有寵。生子何。愛之。欲及其生而立之。乃廢

彗星再見
日食晝晦

秦誘執楚懷王

屈原作離

屈子千載一人

章而傳國焉。使肥義為相國。傅附王。而自號主父。**秦伐楚。**取八城。遂誘楚君

槐于武關。執之以歸。楚人立太子橫。書國前書誘執公子印矣。於是再見。其再見何。甚秦許也。楚君何以名。失地也。公子印。見本卷上。**秦伐**

楚。取八城。秦王昭襄乃遣去擊。楚王懷王書曰。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見本面相約。結

盟而去。楚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怒。昭唯楚之屈平。楚武王子。食采於屈。因氏焉。平其後也。字原。曰。

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王稚子子蘭。懷王稚子。名子蘭。

勸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平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劫之與西。遂留之。時楚

太子橫方質至於齊。昭唯詐赴告喪也。俗作計。於齊。齊王釐歸楚太子。楚人立之。是為頃初。

屈平為懷王左徒。官名。猶後左右拾遺。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任之。後以讒見疏。上官大夫心因

讒之。王怒。而睠顧不忘。作離騷之辭。以自怨。離。遭也。騷。憂也。史記。離騷者。猶離憂之。尚冀王之一寤。而王

終不寤也。其後。子蘭又譖之於頃襄王。王怒。遷之於江南。原遂懷石自投汨

羅。江名。在湖廣長沙府湘陰縣北。以死。荆楚歲時記。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貯米祭之。**秦以田文為丞相。**秦王昭襄聞田文孟嘗賢。使

子。乃千載一人哉。孔子曰。觀過知仁。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秦以田文為丞相。**秦王昭襄聞田文孟嘗賢。使

請於齊以為相。

雞鳴狗盜

河渭絕一日

平原君

擊白燕詞

○癸亥十七年。田文自秦逃歸。○或謂秦王曰。文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

哉。王囚文。欲殺之。使人求解於王之幸姬。姬欲得其狐白裘。以狐之白毛為裘。美而難得者。而文

先以獻於秦王矣。文客有善為狗盜者。盜裘以獻。姬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

追之。文至關。關法。雞鳴乃出客。時尙蚤。追者將至。客有善為雞鳴者。野雞皆應

之。文乃得脫歸。○王安石曰。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

狗盜之力哉。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齊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關。河渭絕一日。秦割河東三

城以和三國乃退。○齊法乃者何。緩辭也。伐秦之得志。此而已。然則予之歟。非也。惡秦而已矣。○孟嘗君怨秦。與韓魏攻之。人函

谷關。在河南河南府靈寶縣。秦昭王即昭襄王。謂丞相樓緩公子池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

東。今山西平陽府。而講。對曰。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

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秦都。今陝西西安府咸

陽縣。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同。吾悔也。寧亡

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乃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遂罷兵。○趙君文惠

三。對弟勝為平原君。○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君好士。食客常數千人。有公孫龍者。善為

滅三耳

堅白同異之辯。公孫龍著守白論。堅白即守白也。晉堅執其說而守之。同異合異以爲同也。平原君客之。孔子之玄孫穿。自魯適

趙。與龍論滅三耳。滅三耳。如莊子天下篇所載雞三足之說。謂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者。是爲三矣。今三耳。謂一耳主聽。兩耳形也。兼聽而言。可得爲三矣。龍甚辯析。穿弗

應。平原君問之。穿曰。幾能令平滅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

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

無復與孔子高穿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終必受誣。

理勝於辭
楚懷王卒
於秦

乙丑。十九年。楚君槐卒于秦。懷王發病。薨于秦。秦人歸其喪。楚人憐之。如

成兌弑主
父

丙寅。二十年。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誅之。遂弑主父於沙邱。趙主

父見本卷上及王惠文王何游沙邱。在直隸順德府平鄉縣。異宮。公子章封於代田不禮相章作亂。詐以主父令

召王肥義惠文王相先入。殺之。公子成李兌起兵距難。去章敗。走主父。成兌因圍主

父宮。殺章及不禮。而滅其黨。成兌相與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

乃遂圍之。令宮中人後出者夷。主父欲出不得。探食雀殺食之。三

月餘。餓死。

燕樂毅如

燕樂毅伐

悼齒數齊

己巳二十三年。楚君頃襄迎去婦于秦。秦楚也。秦不共戴天者也。而妻其女。國亦不競甚矣。

乙亥二十九年。齊滅宋。

丙子三十年。齊殺狐咺。陳舉。燕使亞卿樂毅如趙。齊潛閔王滅宋而

驕。乃侵楚及三晉。魏。韓。趙。欲并二周。東西二周。見本卷上。為天子。狐咺正議。陳舉直言。皆殺之。燕

昭王日夜撫循其人。乃謀伐齊。於是使樂毅約趙淡。以利。誘之曰。啗。秦連楚及魏。諸侯

害齊之驕暴。皆許之。

丁丑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臨淄。齊君地溍王出

走。其相淖鬲齒殺之。毅下齊七十餘城。燕封毅為昌國君。燕悉起兵。使樂毅

為上將軍。并將秦魏韓趙之師以伐齊。戰於濟西。濟水之西。齊師大敗。毅身率燕師。

長驅逐北。軍敗。白北。遂入臨淄。齊都。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潛王出走。毅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

封毅為昌國故城。在山東兗州府武縣。君。留行定。曰。留。齊城未下者。齊王走莒。舉。今青州府莒州。楚使淖齒

將兵救齊。因為齊相。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潛王而數上之。曰。千乘去聲。今山東濟南府陽信縣。

博昌今青州府博興縣。之閒。方數百里。雨去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故城。在濟南府泰安州。之

王蠋死節

賈母

倚門倚閭

閒地坼拆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齒曰。兩血者。天以告也。地坼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而王不戒焉。何得無誅。遂擢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樂毅聞畫邑故城。在臨淄縣。人王蠋燭賢。令軍中環畫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蠋曰。吾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易二夫。齊王不用吾諫。吾退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經縊死。毅整軍禁侵掠。略禮逸民。寬賦斂。除暴令。修舊政。齊民喜悅。祀桓公管仲於郊。封聚土曰封。

王蠋之墓。六月之閒。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

戊寅三十二年。齊人討殺淖齒。而立其君之子法章。保莒城。淖齒之亂。潛

王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皎○姓。后名敦。家傭。雇作也。敦女奇法章狀貌。憐而竊衣去聲

食寺之。因與私通。潛王從者王孫賈。失王處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家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里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

尚何歸焉。賈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潛王。欲與我誅之者。袒袒也。露右。市人

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湣王子法章。立以爲齊王。爲

襄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圖**趙使藺相如獻璧于秦。**圖**

趙得楚和氏璧。楚下和。得璞於楚山中。號之武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則其左足。文王立。和又秦王請

以十五城易之。趙欲勿與。畏秦彊。欲與之。恐見欺。藺相如曰。以城求璧而不與。

曲在我矣。與之璧而不與我城。則曲在秦。臣願奉璧而往。城不入。則臣請完

璧而歸。王遣之。相如至秦。既獻璧。視秦王無意償城。乃給警。上聲。取。誰也。取璧。遣從者

懷之。閒行諫。從微道而行。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賢而歸之。趙王惠文以爲上大

夫。**圖**衛君卒。**圖**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禡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

大驚以爲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既而召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

遺之。關市大恐。又愛泄詳。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已也。乃貴薄疑。以敵

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衛有胥靡。聯擊相從。服役囚徒之名。亡之魏。嗣君使以

五十金買之。不得。乃以左氏都邑名。易之。左右曰。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

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雖失十左氏。無

以是相參
左氏易胥靡

蒙虎皮

害也。

○庚辰三十四年。楚謀入寇。王使東周公喻止之。○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洛陽成周。

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河南王城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爲天下共主。爲天下共所宗主。裂

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敵兵。而攻之者名爲弑君。然而猶有欲攻

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臊。肉腥。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虎之爪牙。如兵之利。刃在

之所在也。○喻周。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喻。楚。裂楚之地。足以肥國。

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謂九鼎。三代相傳。猶後世傳國璽也。器

南。楚在南。故曰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不行。

○壬午三十六年。秦趙會于澠池。澠池。今河南河南府澠池縣。秦王昭告趙王。惠文願爲好去。會于河外

澠池。今河南河南府澠池縣。趙王行。藺相如從。及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女善鼓瑟。以是辱之。趙王鼓

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缶。瓦器。秦俗擊之以節樂。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

澠澠。澠也。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靡。來。披。靡。震懼貌。秦王乃擊缶

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爲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

秦趙會澠池 相如請秦 王擊缶 相如屈膝 願

廉頗刎頸交

齊田單破燕

鐵籠得全

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為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徒以口舌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負杖欲受刑，至門謝罪，遂為刎頸交。致堂胡氏曰：人情易發，難制者，惟怒為甚。頗氏不遷怒。

孔子稱其好學，門弟子皆不及也。夫廉頗，攻戰之士，口舌之人耳。觀其克己降心，不雜平之氣，以義相勸，昨日隙為怨敵，今日雖如平生，則擊於聖人之門者，未易及也。後世比肩事主，離合之迹，有愧於二子者多矣。

平王卒。樂毅奔趙。齊田單襲破燕軍，盡復齊地。齊王入臨淄，封單為安平君。趙封樂毅為望諸君。時齊地皆已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并

軍圍之，即墨大夫戰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

謂以鐵籠傳車軸，堅而易進也。初，燕人攻安平，市據田單，使其宗人以鐵籠傳車軸，及城潰，人爭出，皆以軸折被擒，獨單宗人得免，遂奔即墨。○鑠音葉，傳音附。是多智習兵，立以為將。

樂毅圍二邑，期年不克，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為壘。令曰：城中民出者

勿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

騎馭代樂
殺

田單火牛

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遂南面而王耳。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遣國相立毅為齊王。毅皇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自為太子時。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間。諫○以計離間。敵人曰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即使騎劫代將。毅遂奔趙。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吾惟懼燕人剗異○剗鼻。所得齊卒。置之前行。杭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為寒心。燕軍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欲出戰。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插○版。築壘版也。鍤。鑿也。用以起土。○鑿音惰。平聲。與士卒分功。妻妾編列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燕軍益懈。單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赤繪。情○常也。衣畫話以五采龍文。束

君王后

田單解裘
衣涉
貫珠齊說
王

兵刃刀劍之類。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東瀆葦於其尾。而背油灌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

士五千人隨之。牛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大驚。而城中鼓譟從之。燕軍

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軍敗曰北。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王自莒入

臨淄。王以太史敷之女。見本卷上。為后。是為君王后。以其姓后。不可稱。后后。故曰君王后。生太子建。以單為

相。封安平君。太史敷曰。女不取媒。因自嫁。污吾世。終身不見君王后。君王后亦

不以不見故。失人子之禮。○田單嘗出。見老人涉淄。淄水。在臨淄縣。而寒。不能行。解裘

衣聲去之。襄王惡之。曰。單將欲以是取吾國乎。巖巖廊。巖旁高廡。下有貫珠者。聞之。言於

王。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寺之。寡人憂民

之寒也。單收而衣之。聲去。稱聲去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

王曰。善。乃賜單牛酒。王有幸臣九人。語聲去。王曰。安平君內撫百姓。外懷戎翟。禮

天下之賢士。其志欲有為也。異日。他日。王曰。召相單來。單所任貂勃聞之。稽啓首

於王。曰。周文王得呂尙。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

而獨曰單。安得此亡國之言乎。夫安平君以惴惴贊。懼貌。即墨。三望之城。五里之

郭。而反千里之齊。當是時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棧棧上。路險不容行。架木為棚而度。名曰閣道。道木閣。而迎王於城陽。即莒也。今國已定。民已安矣。

王乃曰。單嬰兒之計。不為此也。王乃殺九人。而益封安平君萬戶。○趙王惠文王。

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

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而封毅於觀津。趙邑故城。在直隸真定府武邑縣。

號望諸君。燕惠王恐趙用之。以乘其敝。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捐棄也。

燕歸趙。自為計則可矣。而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免身

立功。免身於罪。立取齊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也。權毀辱之謗。墮墮也。先王之

名。臣之所大恐也。所以奔趙。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被不測之重罪以去燕。又幸趙伐燕以為利。義之所不忍出

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不潔已名。而告於君。臣雖不佞。數明奉教

於君子矣。燕乃復以毅子閒為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竟卒於趙。薛公

田文卒。薛公不書齊薛公何。薛貳於齊也。易為卒之。不容於齊。臣魏伐國。襄王既復。中立自固。身死而齊。魏共滅之。書卒。所以示戒也。○初。齊潛王既滅宋。欲去

孟嘗君。孟嘗君奔魏。魏以為相。與諸侯共伐破齊。襄王復國。而孟嘗君中立為

樂毅報燕 惠王書

諸侯無所屬。襄王畏之。與連和。至是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之。

○癸未。三十七年。秦白起伐楚。拔郢。楚都。今湖廣州府江陵縣。燒夷陵。今荆州府夷陵州。楚徙都陳。今河南開封府

陳。秦置南郡。拔郢。置南郡。封起為武安君。楚之國都也。夷陵。楚之墳地也。拔而焚之。其害甚矣。楚至是日不能自保。乃知前日之謀周。其悖謬為何如哉。比而書之。罪益著矣。○楚謀周。見本卷上。

○乙酉。三十九年。魏封公子無忌為信陵君。

○戊子。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以和。○魏前年方書秦伐魏。韓救之。是年乃書趙魏伐韓。果何耶。是時秦有虎狼之暴。列國正宜同心相恤。救患分災。猶恐弗及。而魏乃背棄恩義。自伐其國。烏有不亡哉。直書于册。其惡見矣。○周四十年。綱曰。書秦魏再伐韓。韓救之。

○秦救韓。敗趙魏之師。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予秦以和。蘇代謂魏王。安釐。曰。欲爾。謂以地事秦。欲得封之而受其

爾。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矣。然事始

已行。不可耕矣。對曰。夫博。局戲。即博。以五木為戲。有梟盧雉犢塞五者。為勝負之采。梟最勝。盧次之。雉與犢又次之。塞為最。便則食。不便則止。則欲行即行。欲止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王不聽。卒以

南陽為利。

趙韓伐
抱薪救火
用智不如
用梟

辛卯。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邑。與余趙奢擊卻之。趙封奢為馬服君。初。趙

奢為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

殺之。奢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

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

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

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及秦圍閼城名。在山西沁州。沁音侵。去聲。與。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

乘樂毅皆曰。道遠險陝。難救。奢曰。道遠險陝。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將。方來也。

王乃令平奢將兵救之。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封奢為馬服君。音能。服馬也。

秦以范雎為客卿。初。魏人范雎。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齊王襄聞其辯口。私

賜之金。賈疑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告其相魏齊。齊怒。笞擊雎。折脅摺蠟。摺也。齒。

置廁中。雎佯死。得出。魏人鄭安平。持雎亡匿。更耕姓名曰張祿。秦謁者掌宴饗受事之

王稽使魏。載與俱歸。薦之王。王見之離宮。出游之宮。唯未敢言內。見下。先言外事。

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穰侯秦昭王封母舅魏冉為穰侯。魏。今河南南陽府鄆州。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今王

趙奢諫平原君 剛風圖穴 中

鍾文近攻

藥昭廢母

范唯說秦

四貴

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戶樞出入往來所由者。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而威楚趙。則齊附而

韓魏因可慮矣。王曰善。乃以唯為客卿。戰國時官名。為他國游宦者設。與謀國事。

乙未。四十九年。秦君昭廢其母。不治事。遂魏冉冉。戎公子市公子悝。以

范唯為丞相。封應侯。昭王母弟。魏冉。太后異父弟。世戎。太后同父弟。市。悝。俱昭王同母弟。廢母逐諸臣。乃唯之謀。明矣。大臣猶可逐也。母可廢乎。既正其為母之名。則秦君之惡始著。而唯亦與其罪矣。

范唯日益親用事。因說秦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

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魏冉見本卷上。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

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白華陽。故城。在河南開封府鄭州。

涇陽。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俱見下。擊斷。謂刑人。無諱也。高陵。今西安府高陵縣。見下。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未

之有也。臣又聞之。木實木繁者披。上聲。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送詩。大其都邑。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二句。詩中之。淖齒管齊而弑湣王。見本卷上。管。專也。李兌管趙而囚

主父。見本卷上。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齒兌之類也。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

王子孫也。王以為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華陽君。華戎。高陵君。市。涇陽君。悝。於

是廢太后。逐穰侯。華陽君。華戎。高陵君。市。涇陽君。悝。於

關外以睢為丞相封應侯。

史記：魏使須賈聘秦，敝衣閒步往見之。賈曰：范叔固無恙乎？何一寒如此哉？取一綈袍贈之。睢遂為賈御。至相府曰：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賈見其久不出，問門

下曰：無范叔，卿者吾相張君也。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睢責之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范叔戀戀，尚有故人之意爾。乃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賈歸告魏齊，齊走趙。昭平原君家。秦昭王欲為睢報仇，徵齊急，齊窮抵處

卿：虞卿棄印，與齊王信陵君，不納。齊自殺。魏王以其顛歸秦國。晉國聞，去聲。綈，音題。厚，音縉也。虞卿，趙相。

丙申五十年秦伐趙取三城齊救卻之遂以趙師伐燕取中陽。

一名中人，故城在直隸真定府定州。

伐韓取注人。

故城在河南汝州。國圍春秋惡兵之書，惟書救，則未有不善之者。今秦肆其強暴，伐趙而取其城邑，齊人救之，可謂善之善矣。胡為反用選兵，而取燕韓之地哉？伐而書救，所以著其始以義而終以利也。豈

不深可惜哉。

秦攻趙趙王

孝成王

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

太后少子

長安字善，故以為號。

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有復言者老

婦必唾其面左師

官名

觸龍請見曰賤息舒祺

其兒子曰

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

皂衣之吏

以衛王宮太后曰諾年幾何也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

及臣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

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

媼，老稱。女

之愛燕后

太后女，嫁於燕。

賢

勝

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

矣不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為

其踵而哭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

去聲

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

觸龍說趙太后

或被廢，或國滅。

計深遠

計長久

春申君

平陽君諫
受上黨

方反 豈非爲之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

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

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俸厚而無勞。而挾重器金玉寶器。

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平。有功於

趙。一旦山陵崩。太后。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

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戊戌。五十二年。楚太子完四十二年。楚使黃歇。侍太子。爲質於秦。自秦逃歸。楚君橫頃襄卒。完立。是爲考烈王。

以黃歇爲相。封春申君。

己亥。五十三年。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降趙。秦武安君白起伐韓。拔野王。

今河南開封府新縣。秦韓都河內。開封府新縣。秦路絕。拔野王。則上黨歸韓之路絕。上黨守馮亭獻之趙。趙王孝成以

問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豹曰。秦蠶食

韓地。中絕不令平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之秦者。欲嫁

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顧能得之

平原請受
上黨

於强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封馮亭為華陽君。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之地而食之也。

辛丑五十五年。秦王齧實入攻趙上黨。拔之。白起代將。大破趙軍。殺其將趙

括。抗鏗降卒四十萬。書法上黨書趙何。予趙之得有上黨也。趙之禍自上黨始。則曷為予之。予趙所以惡秦也。是故秦伐所首多矣。不其數。至此特書抗四十萬。罪起也。秦王齧

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長平。今山西澤州高平縣。以按據之。按。止也。謂按兵不出也。據。據也。齧遂攻

趙。趙軍數期敗。廉頗堅壁。軍不出。又失亡多。趙王怒。數讓責之。應侯范又使人

行千金為反閒。諫曰。秦獨畏馬服君。趙之子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

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柱。瑟上雁足。所以游移上下。以調聲者。若以膠黏定其柱而鼓瑟。則不能調矣。蓋以喻執一不通者也。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

莫能當。與奢言之。奢不能難。去然不謂善也。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

括易言之。使趙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吾

已決矣。母因曰。卽有不稱。去妾請無隨坐。去王許之。秦王昭聞括已將。乃陰使

武安君起為上將軍。而齧為裨皮將。副令軍中敢泄屑者斬。括至軍。悉更耕約

趙括代廉頗
膠柱鼓瑟
括母

白起破趙

魏相孔斌
以病免
孔斌燕雀
之喻

秦圍趙邯
鄲

東。易置軍吏。出擊秦軍。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爲二。糧道絕。趙軍食絕四十六日。人相食。急攻秦壘。欲出不得。括自出搏戰。秦射石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其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恐爲亂。乃挾詐盡阬之。遺其小者二百餘人歸趙。

壬寅五十六年。魏以孔斌爲相。尋以病免。魏王安釐聞子順斌賢。聘以爲相。

陳大計不用。乃以病致仕。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諸大夫。皆曰。秦若不勝。則可乘敝而擊之。勝則因而服焉。於我何損。斌曰。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古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步。口訖也。响响

虛。相愛之聲。相樂。洛自以爲安矣。竈突通。入聲。竈。音聰。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

禍之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而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斌穿見本之子也。

癸卯五十七年。秦伐趙。圍邯鄲。見本秦武安君病。使王陵伐趙。攻邯鄲。少

楚黃歇帥師救趙

毛遂自薦

利。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秦雖勝於長平。然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山河。而爭入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又使應侯請之。終辭不行。乃以王齧代陵。趙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黃歇帥師救趙。趙王孝成使平原君求救於楚。約其門下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現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於此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臣得蚤處囊中。乃脫穎。形。上聲。錐。形。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俱至楚。與楚王考烈言合從宗之利。久不決。毛遂按撫劍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王怒。叱之。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縣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今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汝子耳。一戰而舉鄢煙。今湖廣襄陽府宜城縣。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見本。卷上。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而王不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王

魏無忌
軍救趙

曰唯唯。委之連乃與楚王歃血。盟者以血塗口定從而歸。平原君曰：勝不敢復去。相天

下士矣。因以毛遂為上客。而楚使春申君黃將兵救趙。濟案：陳氏曰：毛遂上不數於其

起。著名楚趙。苟非見棄於人。安能有激乎。吾觀戰國遊士。所以策名當。致身將用。快平生之憤。酬夙昔之願。往往皆因

所激致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薄雖談笑。取秦柄。其激之也。故善用入者。於其陸厲

頓挫之時。而乘其感。辭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自效其良才。如今魏晉鄙帥師救趙。次於鄴。凡師

習安於蒙養之餘。而生平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無以自見矣。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公子無忌襲殺鄙。奪其軍以進。國。秦攻大義。伐而書次。其而善。救而書次。其次為

救而書次。所以說其緩不及事。有意於救忠。意。當是時也。趙有且葆之急。晉鄙視將大眾。而行而前。備恐弗及。方且畏秦

不進。何歟。書帥師。以見其兵力之衆。書次鄴。以見其控趙之實。其既之之意明矣。然則無忌奪軍。可乎。曰：襲殺晉鄙。所

以善其專輒之理。書奪其軍以進。所以著其救忠之勇。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魏王安成使晉鄙救趙。秦王

王使謂魏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

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秦法。斬一敵首。賜爵一級。故曰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帝

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昔

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紂醢九侯。鄂侯爭之疆。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

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欲令之死。見本今秦梁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

晉仲連不
肯帝秦

侯生計竊兵符

名。奈何睹其一戰之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無己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又使女子諛妾。為諸侯妃姬。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初。魏公子無忌。信陵君愛人下士。致食客三千人。有隱士侯嬴。家貧。為夷門梁東門監。平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凡乘車。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一人。馮車之右。以備傾側。虛左。謂空左方一位以迎之。蓋尊之也。自迎侯生至。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去聲。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夫人無忌姊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也。責公子。公子患之。數朔請魏王。勅晉鄙救趙。及賓客辯士。遊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過見侯生。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鄙兵符。符。信也。古者以竹為之。後世以銅鐵金銀鑄而用之。各分一半。發兵遣使。則合符以為信。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且公子嘗為報其父仇。如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鄙兵。北救趙。西卻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鄙疑。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亥袖

象亥鐵椎

秦殺白起

魏無忌大破秦軍邯鄲下

四十斤鐵椎。垂椎殺鄙。公子勅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

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

甲辰五十八年。秦殺白起。白起殺降有罪。故盡制其官。然秦人罪之。不以其理。故不書誅而書殺也。王齕戰不利。武安君

曰。不聽吾計。見本今何如矣。王聞之怒。彊起之。武安君稱病篤。乃免為士伍。遷

之陰密。故城。在陝西平涼府靈武縣。行至杜郵。由杜地名。即傳驛之郵。亭。在陝西府西安咸陽縣東。應侯曰。起之遷。意尚怏怏。有

餘言。王乃使賜之劍。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應侯乃任鄭安平。使將擊趙。

魏公子無忌大破秦軍邯鄲下。魏國大破秦軍何。志功也。綱目上義不上功。則為志之。秦伐之不得志。未有甚於此者。書惡秦也。故河潛絕。一日則書。大破秦軍則書。追至函

谷而還。則書。皆惡秦之辭。圍河潛絕。見本卷上。追至函谷。見本卷上。

信陵君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齕解圍走。鄭安平以二萬人降趙。信陵君不敢歸魏。使將將其軍以還。趙王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

聞之。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不可有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於公子。公

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令奪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

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

責。若無所容。趙王自迎。與公子飲至暮。以公子退讓。竟不忍言獻五城。平原君

秦異人自趙逃歸奇貨可居

不韋說華陽夫人

欲封魯仲連。仲連亦不受。乃以千金為壽。敬曰壽。連笑曰：所貴為天下士者，為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辭去。終身不復見。

秦太子王柱之子異人，即莊襄王楚自趙逃歸。秦太子妃曰華陽宮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陽翟毛○今河南開封府禹州大賈古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說之曰：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幸。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為嗣矣。異人曰：奈何？不韋曰：能立適嫡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遊，立子為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與五百金，令平結賓客。復去聲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去聲自奉捧而西。見夫人姊，而以獻於夫人。因譽平異人之賢，賓客遍天下。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為天。夫人喜。不韋因使其姊說曰：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適。即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不得為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

矣。夫人以爲然。乘閒閑言之。太子與夫人。又刻玉符。約以爲嗣。因請不韋傳

之。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震○懷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

獻之。期年而生子政。即秦異人遂以爲夫人。邯鄲之圍。趙人欲殺之。不韋賂守

者得脫。亡赴秦軍。遂歸。異人楚服而見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更研

曰名楚。西山真氏曰。呂不韋非有大賈。蓋大盜也。方其見子楚曰。奇貨可居。固料已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子

楚之國。爲己之國矣。其捐千金也。非輕利也。謂其利有百乎此也。其獻姬也。非能割己之欲也。謂其所欲

有萬乎此也。包藏深而佈置遠。非獨子楚不能察。雖後之作史者。猶莫之察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莊襄之立。三年而

薨。豈其偶然耶。夫以不韋之智巧。能使子楚外入。趙在內。二十餘公子而得國。安知其不能速二君之死。而趣立其子乎。子

政立。則嬴氏之國。轉而爲呂氏有矣。故先儒以爲始皇既立。伯翳之祀已絕。史氏紀錄。宜曰後秦可也。秦自孝公以至昭王。

國勢日雄。雖嘗合五國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不能克。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衽席間。故曰。不韋非獨大

賈。蓋大盜也。畜臣。音促。○伯翳。見本卷上。

卒。○國王尊卒。何。失天下之辭也。故諸侯失國。試不書。王失天下。崩不書崩。○國考之前中。皆以秦

卒。代韓趙。周王恐而倍秦。與諸侯約從攻秦。秦怒攻之。○分注雖載其說於下。然綱目乃書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

遂入寇。何哉。夫疆弱無定形。君臣有定分。周之不能敵秦者。勢也。秦之不可加周者。分也。報無桀紂之惡。秦無湯武之德。爲生民立極者也。凡此類。非綱目不能修。其視春秋特甚。書天王狩于河陽。殆異世而同旨。蓋善削之大節。不可以常事觀者也。○國秦伐韓。取陽城。今河南河南負

陽城有黍。陽城有。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九萬。赧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宗欲

綱鑑易知錄 卷一 通鑑前編定本 周紀 一七九

伐秦。秦使將軍穆。鳩〇名穆。史失其姓。攻西周。王城。河南。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

口三萬。秦受其獻。而歸赧王於周。是歲卒。

東周君考王封弟揭於河南。以續周公之職。是為桓公。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惠公立長子曰西周公。又封少子於鞏。仍襲父號。曰東周惠公。於是又稱東西二周。赧王入秦。秦遷西周君

於懸圃案。而河南亡。莊襄元年。遷東周君於陽人聚。而洛陽之塞亡。

綱目大一統

丙午秦昭襄王五十二年。楚考烈王八年。燕孝王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二年。趙孝成王十一年。韓桓惠王十八年。齊王建十年。〇凡七國。〇書法按通鑑。自是歲揭秦紀而大書之。蓋周既亡。而以秦繼也。周亡而秦繼之。則綱目大書其年可矣。此其與列國分註何。天下未一也。天下未一。秦亦列國耳。必至於始皇二十六年。秦并天下。始以正統例大書之。此綱目所以大一統也。故曰。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漢書晉初皆倣此。〇書法大一統。見本卷下。秦丞相范

雎免。〇書法。范雎。傾險之士。然能知止而退。亦有足取。故書免而不去其官。秦河東今山西平陽府守王稽坐去聲與諸侯通棄市。殺人曰棄市。

王制。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卷上。王臨朝而歎。應侯范雎請其故。王曰。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皆畔。見本卷上。

內無良將。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西入秦。

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召澤讓之。貴澤曰。吁。君何見

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商君見本卷上。吳起見本卷上。大夫種見本卷上。何足願與。應

侯謬曰。何為不可。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澤曰。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

法而身死者。次也。三子之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

爵。論兵。

蔡澤說應侯。荀卿論兵。

退羸范雎睡眈之辭必報一飯之德必縮。與時變化。今君怨已讎而德已報。信。眈眈音岸恣。忤目相視貌。意欲至矣。

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應侯曰。善。遂薦澤於王。因謝病免。王悅澤計。以為相。數

月免。楚以荀況為蘭陵令。荀況。名況。時人相尊。號之曰卿。善善勸萬。言不翼六經。有荀子書傳於世。春申君黃歇以為蘭陵今山東兗州府嶧縣。令。荀卿嘗與臨武君

人。名況。時人相尊。號之曰卿。善善勸萬。言不翼六經。有荀子書傳於世。楚將。未

知姓名。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

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扞輸。衛也。

頭目而覆蔽也。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故齊之技擊。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為技擊。不可以遇

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

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招延募選。降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漸。進也。

而近於法。未為理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鄰敵。王曰。善。請問

為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營欲周。以固。周。密也。徒舉進退。欲

安。以重。不為。輕重。欲疾。以速。不先。機機。窺敵觀變。使間深窺敵國。以觀其變。欲潛。以深。潛。隱也。欲伍

以參。參。伍參。錯雜也。錯雜於敵中。而無知其事。五人相雜曰伍。三人相雜曰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

六術

五權

亂狐案

六術。無欲將而惡廢。將。進也。廢。退也。無怠勝。既勝而怠。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

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謂不吝。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

也。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

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

計則凶。四句見本卷上。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

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陳囂問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然則

又何以兵為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

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周民東亡。秦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黑

檀。狐之聚。在河南府城外。楚人遷魯于莒。今山東青州府莒州。而取其地。

秦五十三。楚五。燕王喜元魏二十三年。趙十二。韓十九。齊十一年。韓王桓惠入朝於秦。書法書入朝何。秦益疆也。自威烈至周亡。韓未嘗書來朝。於是書入朝於秦。距韓也。六國

韓最先朝秦。而秦亦最先伐之。然則自舉以媚敵者。果不足以自免矣。自是七國始書王。周已亡也。

秦五十四。楚十。燕二。魏二十四。趙十三。韓二十。齊十二年。秦王郊見現上帝於雍。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國外見。天子之禮也。春秋魯郊。聖人因事屢書而譏

之。孔子魯之臣子。其不滿於魯者此。況西戎之秦乎。書郊見上帝於雍。蓋明著其僭侈之志云爾。

魯仲連遺
魯燕將

輕世肆志

陽人聚

庚戌。秦五十六。趙十二。燕四。魏二十。六。趙十五。韓二十二。齊十四年。**秋。**秦王稷昭襄王薨。太子柱立。是為孝文王。國始書薨。周亡也。

辛亥。秦孝文王柱元。趙十三。燕五。魏二十七。趙十六。韓二十三。齊十五年。冬十月。秦王薨。子楚立。國法秦王柱也。**孝文王**即位。三

日而薨。子楚立。尊華陽夫人為華陽太后。夏姬為夏太后。**燕**伐齊。拔聊城。齊

伐取之。**燕**將攻齊聊城。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拔之。或譖之燕王。燕王喜。燕將保聊城。不敢歸。

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繫也。之矢以射城中。遺聲去聲。燕將曰。為

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為乎。燕將見

書。泣三日。猶豫見本卷下。不能決。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之。歸言仲連於齊王。齊王建。

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王魏安釐

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孔斌。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

壬子。秦莊襄王楚元。趙十四。燕六。魏二十八。趙十七。韓二十四。齊十六年。秦以呂不韋為相國。封文信侯。**秦**滅東周。遷

其君於陽人聚。**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王使相國帥師滅之。遷東周君於陽

人聚。在河南汝州城西。周遂不祀。周比亡。凡七邑。**仁**齊劉氏曰。按南宮靖一云。作史者當於莊襄元年。東周

嗣位。特書秦亡。然後正其姓氏。別為後秦。斯實錄矣。今不然。東周未滅。遽進昭襄之秦。呂政嗣位。猶言嬴秦之姓。於周則

東周始滅。彼固謂嬴氏之業。可傳之不墜。未幾。呂政立而嬴氏之宗已亡。嗚呼。赧王入秦之後。歷七年而東周如線之緒。尚在。壯襄取周之餘。緣三載而柏駘數百年之宗祀遽滅。天道好還。無毫髮爽。而世之窺覷僭竊於人之國者。每迷而不悟。悲夫。

右周三十七主并東周計八百七十三年

秦紀 附列國。按綱目例。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兩行分註列國君名年號甲子下。

莊襄王 名楚。孝文王子。初實於賈。因呂不韋策。歸以為嗣。其先柏翳。佐舜有功。賜姓。後有非子封秦。秦仲始大。自孝公川商鞅以致富彊。至莊襄滅周。三年而薨。

追至函谷而還

甲寅 秦三。趙十六。燕八。魏三十。趙十九。韓二十六。齊十八年。秦伐魏。魏公子無忌帥五國之師敗之。追至函谷

而還。書通至函谷何。惡秦也。自昭寔以來。山東之得志有三。田文之伐。書河渭絕。無忌之救。書大破秦。於是書追至函谷。雖終無救於亡。而綱目每喜書之。則亦惡秦而已矣。國見本卷上。 **蒙** 齊人。蒙武之父。蒙恬之祖。

伐魏。取高都。故城。在山西澤州城東。 汲。今河南衛輝府汲縣。 魏王。安釐王。 患之。使人請信陵君。見本卷上。 信

陵君不肯還。其客毛公薛公見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

而公子不恤。一旦秦克大梁。見本卷下。 夷。滅也。 先王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語

未畢。信陵君色變。趣促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求援於諸侯。

諸侯聞之。皆遣兵救魏。信陵君遂率五國之師。敗鷲於河外。河南岸。 追至函谷關

縮高不從
攻管

見本
卷下

而還。○安陵開魏小國。今河南開封府鄆陵縣。

人縮高之子。仕於秦。守管今開封府鄆州。信陵君攻之不

下。使人召高。將以為五大夫執爵尉官名。而使攻管。高對曰。父攻子守。人之笑也。

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辭。信陵君怒。使謂安陵君。生

束縮高而致之。不然。無忌將帥十萬之師。以造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

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天子藏册書之所之憲法也。其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

法。不赦。國雖大赦。降臣亡子。不得與預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

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

悍翰。猛而自用。此辭必反為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

魏患乎。乃之使者舍。勿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避舍縞冠素衣。而不居正寢。以自責。。而遣使謝

安陵君。

五月。秦王薨。子政立。

秦國秦王楚也。秦自秦襄以來。未有不名者。其不名柱與楚何。疑也。何疑乎柱楚。不章欲政之王久矣。而二王之掌國。皆不承。以是為可疑。故異其文者。異其事也。然則

國政生十三年矣。國事皆委於文信侯。呂不韋號仲父。胡氏曰。孝文莊第二王

積王丹。楚王澤。亦不稱名。何也。六國之事。故多略之矣。之。蓋不章之所為也。

仲父

縮高刎頸而死

安陵君對魏使

後秦紀 後秦見本卷上

始皇帝 名政，實姓呂氏，在王位二十五年，并天下，即帝位，凡十二年，壽五十歲。○始皇既立，恃驕秦之富彊，滅六國，并天下，焚書坑儒，暴虐不道，二世而亡。

秦鑿涇水為渠

乙卯。秦王政元楚十七，燕九，魏三十。一。趙二十，韓二十七，齊十九年。秦鑿涇水為渠。京水為渠。劬國鑿渠必書。重民利也。韓欲疲秦，使無

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閒。諫。○於秦。鑿涇水。出陝西平涼府涇州。為渠。水所居曰渠。中作而覺，欲殺

之。國曰：臣為擊。去聲。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注填田

闕之水。同淤音迂。填：塞也。淤：澗澤濁泥。○澗澤音電子。溉：既。鳥：同瀉音音。鹵：同澆音音。之地：溉：灌也。鳥鹵：鹽地。東方曰鹵，西方曰鹵，亦作斥鹵。四萬

餘頃。百畝為頃。八斛為鐘。收皆畝一鐘。由是秦益富饒。

丙辰。秦二，楚十八，燕十，魏三十二，趙二十一，韓二十八，齊二十年。趙王孝成王丹薨，廉頗奔魏。趙使廉頗伐魏，取繁

陽。故城，在直隸大名府內黃縣。孝成王薨，悼襄王立，使樂乘代頗。頗怒，攻之，遂出奔魏。魏不能用。

趙師數困。王復去聲思之，使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平聲毀

之。頗見使者一飯返斗米，肉十斤，被批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

老，尚善飯。如字。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同屎音始。矣。王遂不召。楚人迎之，頗一為楚將。

郭開毀廉頗

無功。曰我思用趙人。遂卒於楚。

丁巳秦三。景十七。燕十一。趙三十二。趙悼襄王假元。韓二十九。齊三十二年。趙李牧伐燕。取武遂。今直隸真定府武強縣。方城。今順天府周安縣。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今山西大同府蔚州。雁門。今山西太原府代州。備匈奴。見本卷上。以便宜置

吏。市租。見本卷下。皆輸入莫府。古者出征。以幕帳為府署。故稱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

燒火。見本卷上。多閒。諫。迭。軍中反問。今之細作。為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

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為怯。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大破匈

奴十餘萬騎。單于匈奴天子之號。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戊午。秦四。景二十二。燕十二。趙三十。四。趙三。韓三十。齊二十二。秋。七月。秦蝗疫。令民納粟拜爵。爵。始也。

庚申。秦六。景二十二。燕十四。魏景閔王二。韓三十二。齊二十四。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至函谷。皆敗走。

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故五國合從以伐之。楚王考烈為從長。春申君黃歇用事。

取壽陵。故城。在直隸真定府。至函谷。見本卷下。秦師出。五國兵皆敗走。楚遷于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

癸亥。秦九。趙二十五。燕十七。魏五。韓七。韓王安元。齊二十七。夏。四月。秦大寒。民有凍死者。秋。九月。秦嫪罕去聲毒

作亂伏誅。夷三族。秦王遷其太后於雍。雍。關上。秦嫪毒作亂伏誅。嫪毒妻其太后於雍。則太后之遷。為有名。而非華氏無罪之比矣。茅焦進諫。復為子。

綱目削去而不書者，所以著其得罪宗統之意云爾。嗚呼！歷代國華氏，見本卷上。

初秦王即位年少。太后時時與文信侯呂不韋私通。

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及禍，乃以舍人左右親近之人嫪毐詐為宦者進之。生二子，封毒

為長信侯。政事皆決於毒。至是有告毒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毒。毒懼。矯王御璽

發兵為亂。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俱失其名攻之。毒戰敗走。獲之。夷三族。遷太后

於雍在陝西西安府郿縣。音戶。殺其二子。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

茅焦請諫。王大怒。趣促召鑊音入，欲烹之。焦徐行至前，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

國者不諱亡。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焦曰：陛

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耶？車裂見本卷下，假父指嫪毐，囊撲以練囊盛人，投擲而擊殺之，二弟指毒生，遷母於

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如屋瓦解散。無嚮秦者。臣竊

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質，斬人襟也。○樞音斟。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

虛左方。見上。迎太后歸。復為母子如初。○楚王完王，考烈也。○楚不稱楚相何，削之也。據俠累稱韓相歇歇。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黃歇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

李園進其妹於春申君。既有娠。寔○懷孕也。園使妹說稅春申君曰：楚王無子，即百歲

茅焦請諫

茅焦解衣伏質

盜殺黃歇

君以自禍，則不足以相人國矣。

後將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保此寵乎。且君貴用事久。多

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

於王。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可盡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

申君乃出之謹舍。而言諸王。王召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園妹為后。園亦貴用

事。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王薨。園先入。伏死士於棘

門。棘門。春城。之內。刺殺春申君。滅其家。太子立。是為幽王。

編甲子。秦上。楚前王湣元。燕十八。魏六。趙八。韓二。列二十八年。冬十月。秦相呂不韋以罪免。出就國。**國**秦王以不

韋奉先王功大。不忍誅。免就國。**國**秦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上書。召復故官。遂除

其令。國。國。書召逐故官何。識也。秦并天下。李斯力也。何謂。并天下者。李斯也。促秦亡者。亦李斯也。**國**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

去。其主遊閒。諫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大搜尋而逐之。客卿見本卷上。楚人李斯亦

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取由余。其先晉人。亡入戎。於戎。得百里奚。楚宛人。於宛。迎蹇叔。岐州

遊宋。人。時於宋。求不豹。自晉歸秦。公孫支。游晉歸秦。於晉。奔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衛人。諸

侯親服。至今治疆。惠王用張儀。魏人。散六國從。宗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魏人。疆公

室。杜私門。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今乃棄黔首黔。黑也。秦謂民爲黔首。以其頭黑也。以資敵國。郤賓

客以業諸侯。此所謂藉借同寇兵以兵假寇而齎濟。平。次皿糧。爲盜送糧。者也。臣聞泰山不讓辭也。

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此

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惟大王圖之。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卒用

斯謀。兼天下。

十四 寅秦十二。楚三。燕二十。魏八。趙四。韓四。齊三十二年。秦呂不韋徙蜀自殺。不韋就國歲餘。諸侯使者

請之。相望於道。王恐其爲變。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封河南十萬戶。何親於

秦。號稱仲父。其徙處蜀今四川成都府。不韋恐誅。飲酖見本卷下死。

十五 戊辰秦十四。楚五。燕二十二。魏十。趙三。韓六。齊三十二年。韓遣使稱藩於秦。初。韓諸公子非。善刑名法術

之學。見韓削弱。數朔以書干韓王。王不能用。於是作孤憤言孤直不察於時。五蠹言蠹政之說

難音遊說之。道不易。等篇。十餘萬言。至是。王使納地效是獻也。璽於秦。請爲藩臣。非因說秦

王曰。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宗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楚也。魏不臣。齊

燕不親。則斬臣徇行示也。國。以戒爲王謀不忠者。王悅之。未用。李斯譖之。下吏自

呂不韋徒蜀自殺

殺。司馬溫公曰：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非爲宗謀，而首欲覆其宗國，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

己巳。秦十五，楚六，燕二十三，魏十。燕太子丹自秦亡歸。初，丹嘗質至於趙，與秦王

善。及秦王卽位，丹質於秦。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辛未。秦十七，楚八，燕二十五，魏十三，趙六，韓九，齊三十五年。秦內史勝滅韓，虜王安，置潁川郡。治河南開封府許州。

壬申。秦十八，楚九，燕二十六，魏十四，趙七，齊三十六年。秦王剪伐趙，下井陘。刑○今直隸真定府井陘縣。趙殺其大將軍李牧。

秦王剪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

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

癸酉。秦十九，楚十，燕二十七，魏十五，趙八。秦滅趙，虜王遷。秦王如邯鄲。見木卷上。故舊與

母家有仇者，皆殺之。秦王母，呂不韋所娶邯鄲姬也。趙公子嘉自立爲代。今山西大同府蔚州。王與燕合兵，軍

上谷。今直隸保定府。

楚王幽王薨，弟郝察立。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

甲戌。秦二十，楚王負芻元，燕二十八，魏王假元，齊三十八年。代王嘉元年。魏國五，新國一，凡六。燕太子丹使盜劫秦王，不克。秦遂擊破

燕代兵，進圍薊。計圍秦滅六國，皆無罪。獨燕有盜劫之舉，丹不惟不能制秦，而反以速禍，爲計亦左矣。然綱目不書，豈討其罪者。秦爲無道，人皆可得殺之，故止書盜劫之事，而不正燕丹之罪爾。若夫荆軻自以

郭開讒李牧

綱鑑易知錄 卷一 通鑑前編定本 後秦紀 一九一

爲說而不免以盜賊者。蓋其異政同科。不然。是又司馬遷之史矣。何以爲綱目哉。國圖。國政。遷史。見本卷上。

初丹既亡歸。怨秦王。欲報之。以問其傅

鞠武。武請約三晉。韓趙魏連齊楚。媾和匈奴以圖之。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令

人心惛然。恐不能須也。頃之。秦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

武諫不聽。太子聞衛人荆軻賢。卑辭厚禮而請見之。謂曰。秦已虜韓臨趙。禍且

至燕。燕小。不足以當秦。諸侯又皆服秦。莫敢合從。宗丹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

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盟。見本卷上則善矣。不可則

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破

秦必矣。惟荆卿留意焉。軻許之。乃舍軻上舍。丹日造門。所以奉養軻。無不至。會

秦滅趙。丹懼。欲遣軻。軻曰。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願得樊將軍首。及燕督亢

地圖。以獻秦王。秦王必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丹曰。樊將軍窮困來

歸丹。丹不忍也。軻乃私見於期曰。秦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

今聞購以財求也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軻曰。

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搥震也其胸。

燕之膏腴地。在直隸順天府涿州。

被侵

成

成

秦

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也。之愧除矣。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者也。遂自刎。丹奔往伏哭。然已無可奈何。乃函成○盛成其首。又嘗豫求天下之利

匕首。短劍以藥淬翠○堅之。以試人。血濡縷如絲。無不立死者。乃裝遺軻至咸陽。秦都

令陝西西安府咸陽縣見秦王。奉圖以進。圖窮發圖而匕首見。現把王袖而搵之。未至身。王驚

起。軻遂王環柱而走。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

且曰：王負劍負劍。劍長不可拔。故左右教王將劍負之。乃可拔耳。王遂拔以擊軻。斷短其左股。

遂體解以徇。解：肢體。以示衆。王大怒。益發兵就王翦於中山。今直隸真定府定州。時王翦屯此。以臨燕。與燕代戰

易水。在順天府固安縣西大破之。遂圍薊。燕都。今順天府大興縣。

乙亥。秦二十一。楚二十九。代二年。冬十月。秦拔薊。燕王燕王走遼東。斬其太子丹以獻於

秦。秦謂丹罪丹。故不書殺。秦不誅丹。不動秦。亦亡矣。秦李信伐楚。秦王問於李信曰：吾欲取荆。楚度鐸

用幾何人。對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將軍老矣。何

怯也。乃使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剪謝病歸頻陽。今陝西西安府富平縣。王翦頻陽人。

丙子。秦二十二。楚三。燕三十。魏三。齊四。代三年。○是歲魏亡。凡五國。秦王賁奔○翦之子伐魏。引河溝以灌其城。魏王假降。

續陽謝王

殺之。遂滅魏。書國未有書方略者。書引灌何。始開河隙也。據漢平帝元始四年。王橫言。自後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後六十年。始書河決矣。 楚人大敗秦軍。李信

奔還秦。王翦代之。李信大敗楚軍。引兵西。與蒙恬會城父。故城。在江南。鳳陽府亳州。 楚人因

隨之。三日不頓舍。一宿。為舍。 大敗之。入兩壁。軍。 殺七都尉。信奔還。王怒。自至頻陽謝

王翦。彊起之。翦曰。老臣罷。疲。 病悖亂。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

許之。於是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自送至霸上。霸水之上。在西安府城東。 翦請美田宅甚衆。王

曰。將軍行矣。何憂貧。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向。 臣請

田宅為子孫業耳。王大笑。既行。又數期。 使使下使。 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

亦已甚矣。翦曰。王恒恒。不精也。心。 中而不信人。今空國而委我。不有以自堅。顧令平。 王

坐而疑我矣。

魏石離距

丁丑。楚二十三。楚四。燕三十。齊四十一。代四年。 秦王翦大敗楚軍。殺其將項燕。王翦取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 以

南至平輿。故城。在河南汝州府城東。 楚人悉國中兵以禦之。翦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

食。皆去。 撫循之。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飛石。重十二斤。行三百步。 超距。禽跳。躍也。 翦曰。可矣。楚

既不得戰。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至蕲。其。水名。在湖廣黃州府蕲州。 南。殺其將項燕。楚師遂敗走。

王翦請田宅

皇帝

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除拜遺。令為詔。布告中外。自稱曰朕。沉上

朕。古人自稱之通號。自此專作帝稱。王之為名。繼天撫地之謂。曾是而可使臣子稱之乎。孔子作春秋。尊周立號。繫王於天。其禮隆矣。有天下者。以是為法。而列爵自公以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而不惑者矣。

除諡法

而以行為諡。見本。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為始皇

帝。後世以計數。上。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致堂胡氏曰。子議父。臣議君。而非其

之。臣子亦安得而私之哉。然後世諡法雖存。而公道不暢。為臣子者。往往加美諡於君親。使死受所不當得。取世訕笑。則又不若不諡之為愈矣。 定為水德。以十月為

歲首。禮明。孔子曰。行夏之時。以商之建丑。周之建子。且不可用。況以十月為歲首乎。秦不師古。無足道者。然不得不書之。以著其失。 初。齊人鄒衍論著終始五

鄒衍論五德之運

德之運。始皇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

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析羽為旌。析鳥羽為之。行者所執之信。古者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為旌

節也。旗。熊虎為旗。皆尚黑。 數以六為紀。水成數六。故以六為紀。後世漸長數尺。節。操也。謂持節者。必盡入

毅戾。例。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水主陰。陰主刑。殺。故急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於五德之數。於是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急於法。久不赦。圖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銷兵器。一法度。徙豪傑於咸陽。圖。法。書。銷。兵

李斯諫分

也。秦之亡。斬水揭竿者為之。 承相綰。王綰。等言。燕齊荆地遠。請立諸子為王以鎮之。始皇下

封

其議。廷尉廷平也。治獄貴平。故號廷尉。斯李曰。周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

天子弗能禁。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稅賦。重賞賜

之。甚足。易異制。天下無異意。則安甯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苦戰鬪

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

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內史。北地。隴西。上郡。九原。三川。陽郡。潁川。南陽。邯鄲。上谷。鉅鹿。漁陽。右北平。河東。上黨。太原。代郡。雁門。雲中。遼東。遼西。東郡。齊

郡。薛郡。琅邪。泗水。漢中。巴郡。蜀郡。會稽。九江。鄱郡。南郡。長沙。黔西。凡三十六郡。後又平百粵。立四郡。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共四十郡。嶺南。音蕩。郡置守。去聲。郡守。天子守土者也。尉。守者也。

監。平聲。御史。監郡者也。收天下兵器。銷以爲鐘鐻。鐘。樂器。似夾鐘。鐻。樂器。似夾鐘。金人。關中記。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五丈。足履六尺。始皇以爲

瑞。鑄爲金人象之。各重千石。坐高二丈。號曰翁仲。

陽。秦郡。今陝西四安府咸陽縣。十二萬戶。致堂胡氏曰。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蓋勢也。不得已也。私其力於己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至公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其著論誠辯矣。然而不

知聖人者也。夫王畿千里。環列五服。豈建賢德。與之共治。實賦所入。王無越制之征。諸侯有罪。王無嚮視之貸。而謂封建。私其力於己乎。凡宗元舉周之亂。皆中葉衰微。如問鼎中肩三戰事。爲封建之害。豈不猶指西施之鬢。而掩其美哉。且列土

建侯。與井田經野。相爲表裏者也。秦既廢井田而開阡陌。列五等畫壤。必至於交錯無敗。帝王之時。九一而助。上下相養。不盡利以遺民。豈建侯共治。而不專天下以自奉也。乃謂湯武資諸侯之力。不得已捐之以爲安。何其敢於非聖人也。商國

問鼎。中肩廢井田。見本卷上。

壬午二十八年。帝東巡。上鄒嶧。山立石頌功德。封泰山。立石。下禪。梁父。

求神仙

甫 遂登琅邪琊立石遺徐市入海求神僊渡淮浮江至南郡而還琅邪，土曰封，除地也。

封泰山而祭天地。禪小山而祭山川。服虔曰：封，增土之高。歸功於天。禪，歸廣土地也。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泰山上封禪而祭，莫近神靈也。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國國觀經曰：所書始皇遊覽立石頌功業之事。洋洋乎盛哉。大書特書，不一書而止，非美之也。所以著其侈汰之實云爾。國始皇東行上郡縣上鄒譚山鄒山，古之禪山，在立石頌功德上

泰山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陽山南至巔山頂，自山陽至巔也。封祠祀封而祭也。立石頌德從陰道下山北禪於

梁父泰山下遂東遊海上南登琅邪山名，在山東青州府諸城縣作臺刻石方士方外之士徐市等上書

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在渤海中，仙人所居。諸仙人不死藥於是遺市發童男

女數千人求之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始皇還過彭城今江南徐州齋戒禱祠欲出周鼎

泗水源出兗州府泗水縣，至彭城東南入淮。正義曰：秦昭王取九鼎，一飛入泗水，餘八入於秦。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浮江

至湘山祠舜二妃廟，在湖廣岳州府洞庭湖中，山近湘水，廟在山南，故曰湘山祠。舜南巡，崩蒼梧，二妃追之不及，溺湘水而死，人為立祠，世稱湘君。逢大風幾不能渡上

問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伐赭者其山赭，赤也，山無草木則赤。遂自南郡今湖廣荊州府

由武關秦之南關，在陝西西安府商州歸瓊山邱氏曰：封禪不經見，其說昉於管仲，而詳載於司馬遷之史記，然皆託之空言耳。見於行事者，首著於斯，自是而後，若漢之光武，唐之高宗，宋之真宗，皆效尤之，秦其始作俑者歟。國史記封禪書：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或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癸未二十九年帝東遊至陽武韓人張良狙擊誤中狙，去聲。副車令天下大

韓人張良

韓人張良

綱目一字之褒

張良爲韓報仇

張良鐵椎子房一擊之力

子房有儒者氣象

亡秦者胡

築長城

索十日不得遂登之罟。

浮○山名。在山東登州府文登縣。

刻石而還。

○因於是韓既滅矣。書韓人何。良之心未嘗無韓也。故心在乎韓。韓雖亡而張良奔韓人。心在乎

晉。子雖亡而陶潛督徵士。心在乎唐。唐雖亡而張承業書唐特進。綱目一字之褒。嚴矣。○陶潛見卷三。承業見卷五。○○張良以一布衣。視秦政。刺秦等耳。胡爲不以盜書。且是時天下。已爲秦矣。又胡爲復書韓人。其五世相韓。志在報君之仇。綱目予之。故其書法如此。然呂政是時。鞭笞四海。威振殊俗。良乃欲狙擊而斃之。既而大索弗獲。詳書于冊。亦足見良之爲謀甚深。而秦人亦無有爲呂政同仇者。嗚呼。偶語者。猶棄市而狙擊者乃獲免。孰謂秦法果嚴哉。

韓人張良。五世相韓。

良之祖父。相韓五世。

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弟死不葬。欲爲韓報仇。始

○初。

皇東游。至陽武。

今河南開封府陽武縣。

博浪沙。

在陽武南。

中。良令

平

力士操鐵椎狙擊。何物必伏而候之。故

凡伏而擊之。

始皇誤中副車。

從車也。

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

○

○瓊山邱氏曰。張子房狙擊始皇。未逾

年。始皇竟死。自此陣勝吳廣之徒。相繼而起。是謂祖龍之魄。倡軍。○南軒張氏曰。子房蓋有儒者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得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視。奪也。祖龍見下。○也。五世相韓。篤春秋復讎之義。始終以之。其狙擊

呂政。非輕舉也。蓋此心苟得以一擊而遂。則亦慊矣。

丙戌三十二年。帝巡北邊。遣將軍蒙恬伐匈奴。

初。始皇之碣石。

山名。在直隸永平府

○

○

使盧生

方

求羨門子高。

羨門。古仙人。名字高。

還奏得錄圖書。

符讖之書。

曰。亡秦者胡也。

○

世胡

始皇乃巡北邊。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見本卷上。

丁亥三十三年。蒙恬收河南地。築長城。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

○

○

地。謂之新秦中。○朔方郡。今陝西甯夏衛。

爲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

○

至遼東。延袤

○

長城功在萬世 彗星見

燒詩書百家語

師於外十餘年。恬常居上郡。

今陝西延安府

統治之。

南胡丁氏曰：始皇所為，事事皆惡，但築長城以限華夷，可謂功在萬世，而論者不取其功，惟責

其殃民之罪，則所謂王公設險以固國者，非耶？城一也。在萬世則衛民而使之生，在始皇則殃民而使之死，在萬世則為華夷之嚴限，在始皇則為華夷之厲階。在萬世則所以保其治，在始皇則所以促其亡也。

彗星見。現國國。記異也。自是國無他變。開三歲。而始皇死。天下亂。是故秦之將與也。彗見之。其將亂也。彗復見之。蓋以彗始終焉。國國彗星。見本卷上。

戊子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

夜○秦官。僕，主也。古者重武事，每宮必有主射督課

之。故名。讀射為夜者。蓋關中語轉為此音耳。

周青臣進頌曰：陛下神聖，平定四海，以諸侯為郡縣，無戰爭之

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秦官。掌典籍者。淳于越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

為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為匹夫。卒

齊世卿。

有田恆

魏、共、分、晉、國。

六卿

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

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言，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今陛下創大業，建

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

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家萬家，則力農工，士則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

而學古，以非常世惑亂黔首。

見本卷上。

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

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

李斯皆出於荀卿

作阿房

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

語者。皆詣守郡慰郡。雜燒之。偶也。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

藥卜筮。誓曰。龜曰下。種樹之書。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制曰可。東坡蘇氏曰。昔嘗怪李

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卿之書。然後知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卿。不足怪也。卿喜為異說

而不遜。為高論而不顧。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仁人義

士如此其多也。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剛愎而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斯者。見其師歷

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意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卿特以快一時之論。亦不知其禍之至此也。其父殺人報仇

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音闕。復音闕。○荀卿見本卷下。

己丑三十五年。營朝宮。作前殿阿房。始皇以咸陽秦都。今陝西人多。先王宮

庭小。乃營朝宮渭南今西安府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阿曲也。音殿之東西五百步。

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架木為自殿下直抵

南山。在西安表山巔以為闕。見本複道。上下有道也。謂築土為高。天渡渭。渭水在西屬視之咸陽。隱宮宮。腐刑也。男子割勢。女子幽閉徒刑。以罪供徭作。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驪

山。在西府安關中。秦都咸陽。東函谷關。南峽關。武關。西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因徙三萬

宮。毋令平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始可得也。始皇乃令咸陽旁三百里內。宮觀。

同。見。複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實。各按署按止。不移徙。所行幸。天子所。有言

其處者死。嘗從梁山宮。在西安府。望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謂惡。或告丞相。

損之。始皇怒曰。此中人即中涓。泄吾語。捕時在旁者。盡殺之。是後莫知行之所在。

羣臣受決事者。悉於咸陽宮。鑿。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使長子扶蘇監蒙恬

軍。秦所以亡。以立少子胡亥也。胡亥所以得立。以長子扶蘇在外也。扶蘇所以在外。以諫。阮儒生也。然則秦亡之禍。自阮儒始。天道亦昭昭哉。綱目著秦亡之本。以爲後世戒。故特書長子。侯生。盧生

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諸生或爲妖言以亂黔首。使御史按

問之。諸生轉相告引。告誅。乃自除。簡別。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阮之咸陽。長子

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北監蒙

恬軍於上郡。見上。

庚寅。三十六年。隕石東郡。今山東。或刻之曰。始皇死而地

分。使御史逐問。莫服。盡誅石旁居人。燔其石。史記。三十六年秋。使者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

奉璧其間。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蓋祖龍謂始皇。爲明年崩沙邱之兆。

始皇崩沙邱

秦亡自阮儒始 扶蘇諫阮儒 隕石東郡

辛卯三十七年冬十月帝東巡至雲夢祀虞舜上會稽祭大禹立石頌德

秋七月至沙邱崩丞相李斯宦者趙高矯遺詔立少子胡亥為太子殺扶蘇蒙

恬還至咸陽胡亥襲位九月葬驪山前不書頌德此則曷為書之譏也書德則何以為譏立石於會

稽是欲與禹較德也故特書譏之國語立之謀發於趙高而首李斯者斯為大臣國柄在手不當徇宦者之請故首惡必歸於斯也胡亥之立必書少子既為太子不書即位特曰胡亥襲位者不予其矯詔自立也

始皇東巡少子胡亥丞相李斯從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澤名在湖廣德安府陸縣南十月

浮江下渡海渚過丹陽今江甯鎮江府丹陽縣至錢塘今浙江杭州府錢塘縣臨浙江在杭州府城上會稽見本祭

大禹望于南海立石頌德北至琅邪見上之罘見上西至平原津在山東濟南府德州而病始

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車府令主乘與路車行符璽事兼行符璽令事趙高

為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未付使者七月始皇崩於沙邱在直隸順德府平鄉縣祕

不發喪棺載輜溫涼車有輿屬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中所至上食奏事如故獨胡亥趙高與

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恬任外將毅恬弟常居中參謀議名為忠

信趙高者生而隱宮見上始皇聞其強力通獄法以為中軍府令使教胡亥決獄

嘗有罪使毅治之當死始皇赦之高既雅得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與胡亥謀

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爲太子。胡亥然之。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成。乃見李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智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孰與蒙恬？斯曰：皆不及也。高曰：長子卽位，必用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列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爲嗣。願君審計而定之。斯以爲然，乃相與矯詔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數上以不能立功，數上書誹謗怨望，而恬不驕正，皆賜死。扶蘇發書泣，欲自殺，恬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尙安復請？卽自殺，恬不肯死。繫諸陽周，今陝西慶陽府真定縣胡亥至咸陽，發喪襲位，是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帝於驪山下，鑄銅識以塞隙三泉，三重之泉奇器珍怪，徙藏去聲府藏也。滿之，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石之。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工匠爲機者，皆閉之墓中。二世欲遂殺蒙恬兄弟，兄子嬰諫曰：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一旦棄之而立無節行之人，是使羣臣不相信，而鬪士之意離也。弗

聽。恬曰。吾積功信於秦。三世矣。恬祖蓋。今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

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東坡蘇氏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

不智。按蘇乃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而蒙恬恃重兵在外。使扶蘇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經典。以芟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

請。李斯之立趙也。不復忌扶蘇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扶蘇之不致復請。亦知始皇之為悍。而不可回也。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

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者。蓋以法毒天下。未有不及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商鞅變法。見本卷。

二世皇帝名胡亥。始皇少子。在位三年。壽二十四歲。○繁刑重役。未殺任情。罪盈怨積。而天下叛之。為趙高所殺。立子嬰為王。凡四十六日。降於漢。

壬辰。二世皇帝元年。楚隱王陳勝元。趙王武臣元。齊王田儂元。燕王韓廣元。魏王咎元年。○是歲建國凡五。夏。四月。殺諸公子公主。

二世謂趙高曰。吾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沙邱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

疑焉。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高曰。嚴法刻刑。誅滅大臣宗室。更置所親信。陛下則高枕去聲。肆志寵

樂矣。二世乃更為法律。益務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鞫鞫。推也。治之。公子

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吒宅。裂其肢體而殺之。死於杜。今西安府咸寧縣。公子將閭呼天自殺。公

子將闔呼天自殺。公子將閭呼天自殺。公子將闔呼天自殺。公子將闔呼天自殺。

子將闔呼天自殺。公子將闔呼天自殺。公子將闔呼天自殺。公子將闔呼天自殺。

子高欲奔不敢。乃上書請從死先帝。得葬驪山之足。二世大悅。賜錢以葬。復作阿房宮。書復何。譏不變也。前書作前殿阿房矣。於是書復作。用民甚矣。故下書勝廣。先書復作。所以著亂始也。

於軻。其自立為楚王。以廣為假王。擊滎陽。書復。勝廣耳。得書起兵何。惡秦也。天下皆奉矣。何。書楚人。不予秦之滅六國也。故起兵者各紀

其舊國。紀舊國。則起兵為義師矣。是時發閩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閩里之左。居。怨。今直隸順天府薊州。

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

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

侯將相。甯有種乎。眾皆從之。史記。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壘上。悵悵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涉太息曰。嗟。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及起

兵。乃從卜者指意。欲驗鬼威。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得書。

怪之。又令吳廣止叢祠中。作狐鳴。呼曰。陳勝王。卒皆驚恐。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

扶蘇。始皇長子。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楚其將。與秦戰。為王翦所殺。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故詐稱以為天下倡。為壇而盟。稱大楚。攻軻。

州。軻下。行收兵。比至陳。卒數萬人。入據之。大梁。張耳陳餘詣門上

謁。勝素聞其賢。大喜。豪傑父老。請立勝為楚王。勝以問耳餘。耳餘曰。秦為無道。

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

耳餘說陳

魚書狐鳴

鼠竊狗偷

夷秦於楚
正統大書

尊楚所以
惡秦

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黨

衆則兵強。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見上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

不聽。遂自立爲王。號張楚。欲張大楚。故稱。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使去從東

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捕逐。今盡

得。不足憂也。乃悅。勝以廣爲假王。監諸將擊滎陽。今開封府。滎陽尉。楚遣諸將徇趙魏。

以周文爲將軍。將兵伐秦。至戲。希秦遣少府章邯。寒拒之。楚軍敗走。審固此秦籍也。書入冠可矣。書

伐秦何。夷秦於楚也。自是秦有事。必奔秦。則與列國無異矣。秦於列國。而大書其紀年。何也。世統也。是故綱目之紀年也。苟正統。雖夷秦於列國。而不得不大書。非正統。則孝惠子嬰書少帝。而不得以大書。故曰。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審固正

統大書。見本卷上。孝惠子。見本卷下。審固勝廣囑起草莽。本不足以國書。而書之曰楚。若大國然者。尊楚所以惡秦也。又書以周文爲將軍。將兵伐秦。書代。則秦之罪著矣。張耳陳餘復請奇

兵略。行取。略曰。趙地。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耳餘爲校尉。予卒三千人。徇日徇。行定。

趙。又令魏人周市徇魏。聞周文。章。即周。陳之賢人。習兵。使西擊秦。武臣等收兵得

數萬人。號武信君。下趙十餘城。周文行收兵卒數十萬。至戲。水名。在陝西。安府臨漳縣東。軍焉。二

世乃大驚。遣少府。秦官名。山澤陂池之稅。以給私養。自別爲藏。故名。章邯擊敗之。文走。審八月。楚將武臣至趙。

自立爲趙王。張耳陳餘聞諸將爲陳王。勝。陳徇地者。多以讒毀誅。乃說稅武信

漢高祖起兵於沛

君自立為趙王。從之。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今直隸真定府。張騫略上黨。今山西路安府。九月。

楚人劉邦起兵于沛。自立為沛公。沛。今江蘇徐州沛縣。人劉邦。字季隆。高也。淮。拙也。龍顏。

顏。額類。謂之龍者。見其非凡。愛人喜施。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為泗上亭長。泗水。

亭。在沛縣東南。亭者。停留。留食宿食處。猶今之館驛。秦法里一亭。亭置長。主督盜賊也。單父。善。兗州府單縣。人呂公。史失其名。相經云。名文。字叔平。奇其狀貌。

以女妻之。去。即呂。去。聲。為聲。縣送徒驪山。時始皇葬驪山。郡縣皆送徒。上役作。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

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被酒。

為酒。加所。夜徑澤中。澤。小道也。從。小道過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之。有老嫗。哭曰。吾子。

白帝子也。今為赤帝子所殺。因忽不見。季亡匿芒碭山澤間。芒碭。二山名。芒山在河南歸德府。碭山在

江南徐州詩山縣東南。沛令欲應陳涉。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背之。恐子弟不聽。願召

諸亡在外者。以劫衆。乃召劉季。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令悔閉城。季乃書帛射

石。城上。遺沛父老。為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殺令。迎季。立為沛公。蕭曹為收子

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旌幟皆赤。楚人項梁起兵於吳。今江蘇蘇州府。項梁者。

下相。今江蘇淮安府宿遷縣。人。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兒子籍。避仇吳中。籍少時。學書不

項梁起兵於吳。學萬人敵

拔劍斬蛇

廚養卒說
燕將

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會稽今蘇州府。秦為會稽郡治。守殷通欲應陳涉。使梁將。梁使籍斬通。乃召故所知豪吏。喻以所為。起大事。舉吳中兵。收下縣收所下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自為會稽守。以籍為裨將。籍時年二十四。齊人田儋擲自立為齊王。儋故齊王族也。與從弟榮橫。皆豪健宗強。能得人。遂自為齊王。東略定齊地。趙將韓廣略燕地。自立為燕王。燕軍獲趙王。既而歸之。是列國皆從其所稱。惟死及失地。則名之。趙王武臣與張耳陳餘略地。王閒諫私出也。為燕將所得。囚之。以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艾草者曰廝。炊烹者曰養。卒。往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

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楚將周市立魏公子咎為魏王而相之。秦廢衛君角為庶人。初秦并天下而衛獨存。至是二世廢之。衛遂絕祀。

癸巳二年。楚懷王心元。趙王歇元。齊王田市元。燕王韓廣二。魏王豹元。韓王成元年。是歲楚王勝。趙王武臣。齊王儋。魏王咎。皆亡。舊國一。新國五。凡六。冬十一月。趙將

李良弑其君武臣。秦嘉起兵於郟。譏。今江南。淮安府海州。秦益遣兵擊楚。臘月。楚莊賈

弑其君勝。以降於秦。呂臣討賈殺之。復以陳為楚。秦法勝自立為楚王。則綱曰趙之。武臣自立為趙王。則綱曰趙之。其殺也書弑。其賊也書討。蓋成之為列國也。其成之何。惡秦而已矣。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楚。臘月。楚王勝至

下城父。甫。故城。在江南。鳳陽府宿州。其御莊賈殺之以降。勝故涓人。呂臣起攻陳殺賈。復

以陳為楚。葬勝於碭。諡曰隱王。春正月。趙將張耳陳餘立趙歇為王。張

耳陳餘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客有說之者曰。兩君餘。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歇立之。居信都。秦嘉立景

駒為楚王。秦攻陳。下之。呂臣走得英布軍。還復取陳。布。六。人。也。嘗

坐擊法鯨。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

墨刑。平聲。在面。論。議罪也。皇始。驪山。作始。皇陵。

今直隸冀州。今江南廬州。今江南廬州。

番君
沛公得張良

沛公殆天授

嬰母

交通。乃亡之江中爲羣盜。番遠陽今江西饒州府鄱陽縣令吳芮瑞甚得江湖閒心。號曰番君。

布往見之。其衆已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沛公得張良。以爲

廐將。畫法持筆也。不書張良歸沛公何。善其心也。良欲復韓。而未知所從。沛公得之。漢之帝業成矣。書曰沛公得張良。貴之也。書法如此。終綱曰一人而已。楚王景駒在留。故城在

州府沛縣東南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從駒。道遇沛公。遂屬焉。公以良爲

廐將。良數朔以太公呂兵法正義曰。太公兵法一帙。三卷。說稅沛公。公善之。常用其策。良與他人

言。輒不省。醒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項梁擊楚王駒。殺之。夏六月。立楚

懷王孫心。爲楚懷王。韓公子成爲韓王。廣陵今江南揚州府人召平爲楚徇廣陵。行走

未下。聞陳王勝敗。乃渡江。矯王令。拜項梁爲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

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東陽故城。在江南鳳陽府盱眙縣東。○盱眙音吁夷。少年殺令。相聚得二萬人。

以故令史東陽獄吏陳嬰。素謹信長者。欲立以爲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謂軍吏曰。項氏世世將

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衆從之。於是嬰

及英布。蒲將軍。皆以兵屬梁。衆遂六七萬。梁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

三月亡秦

范增請立楚後 張良請立韓成

李斯說二世行督責

秦嘉立景駒。大逆無道。乃進擊殺嘉。駒走死。居鄴。巢○今江南 廬州府巢縣人范增年七十。好

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

之至今。見本 卷下故楚南公。楚人善言陰陽曰。楚雖三戶。漳水津也。在河南 彰德府磁州界亡秦必楚。後項羽果滅三月 津。破章邯。邯降。

秦遂 亡。今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遙同起之將。言起兵者 衆。如讎之

飛 起。皆爭附君者。以軍世世楚將。為能立楚之後也。梁然其言。乃求得懷王孫心

懷王之孫。 名心。於民間。為人牧羊。六月。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都盱眙。見以陳嬰為

上柱國。梁自號武信君。張良說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

立為王。益樹黨。梁從之。立為韓王。以良為司徒。西略韓地。章邯擊魏。齊楚救

之。齊王儋。魏相市。敗死。魏王咎自殺。章邯擊魏。魏使周市求救於齊楚。齊王

及楚將項它。安平 聲。皆將兵隨市救魏。章邯大破之。殺齊王及周市。魏王自燒死。

其弟豹。亡走楚。楚予兵。徇復魏地。齊人立田假。王建 弟。為王。○秋。七月。大霖雨。

○齊王儋弟榮。逐王假。立儋子市為王。而相之。秦下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

李斯吏。去疾自殺。要腰斬斯。夷三族。以趙高為中丞相。秦書下某某吏何。非其罪也。然則 斯無罪乎。斯固有罪。而秦殺之不以

趙高說
世深拱禁

中

其罪歸於將軍馮劫同下吏自稱不書略之也

二世數

誚讓也

左丞相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

此斯恐懼重爵祿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

申子

名不害見本卷上

曰有天下而不恣睢

誨○猶放縱也

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夫不能行督責

之術專以天下自適而徒勞形苦神以身徇百姓若堯禹然則是黔首之役非

畜天下者也故謂之桎梏也惟明主能行督責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

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落○卓也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

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

日盛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

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也今坐朝廷譴

責

舉周也有不當去聲

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不如深拱禁中與

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

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李斯以為言高乃見斯曰關中羣盜多而上益發

繇同

治阿房宮臣欲諫為去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

趙高給李斯

諫無聞。

開空隙也。

高曰。請候上聞。語去聲。君於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

可奏事矣。斯至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沙邱之謀。上見丞相與焉。今陛

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其長男由守三川。今河南河南府。楚盜

皆其傍縣子。以故公行過三川。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

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乃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乃上書言高

罪。又與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進諫曰。羣盜並起。皆以戍守邊。漕水。轉陸。作

事役作。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滅四邊戍。轉。二世曰。君不能禁盜。又

欲罷先帝所爲。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吏按罪。去疾

劫自殺。斯自負其辯。有功無反心。乃就獄。二世屬視。高治之。高皆妄爲反辭。

以相傅。附。相傅會也。以辭語牽合。曰傅會。遂具斯五刑。論平聲。腰斬咸陽市。斯顧謂其中仲。子曰。吾

欲與若汝。復去聲。牽黃犬。俱出上蔡。今河南汝南府上蔡縣。李斯。上蔡人。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

相哭。而夷滅。三族。父母妻族。二世乃以高爲中丞相。事皆決焉。章邯擊破楚軍於

定陶。項梁死。梁再破秦軍。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

而驕

宋義諫項

卿子冠軍
楚遺沛公
伐秦

敗。臣爲君畏之。弗聽。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梁死。懷

王徙都彭城。今江蘇徐州。并項羽呂成軍自將之。號羽爲魯公。楚立魏豹爲魏王。

章邯擊趙。圍趙王於鉅鹿。楚以宋義爲上將軍。救之。章邯北擊趙。破邯。郢

丹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張耳以趙王歇走鉅鹿。今直隸順德府鉅鹿縣。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兵。得數萬人。軍

其北。章邯軍其南。趙朔請救於楚。楚王懷問宋義先策。武信君項必敗。召與

計事。大悅之。因以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數。以救趙。義號卿子冠

軍。卿子。時人相褒擊之。辭。上將。故言冠軍。諸別將皆屬焉。楚遣沛公伐秦。楚遣沛公伐秦。三代而下。惟漢唐爲盛。其得天下亦略

自起兵之後。卽不以名書之。何哉。沛公舉兵誅無道秦。其名義甚正。秦既不得而臣之。則稱以沛公宜矣。若夫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見者王之。是時秦兵尙強。諸將莫敢先入關。獨項

羽怨秦。奮身願與沛公西。諸老將曰。羽慄疾也。悍。勇也。猾。漢高本。賊。好爲禍害。所過

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扶也。義而西。無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

大長者。可遣。王乃遣沛公收陳土。項梁散卒以伐秦。

甲午。三年。楚二。趙二。齊二。燕三。魏二。韓二。冬十一月。楚次將項籍。矯殺宋義而代之。大破秦軍。

鄆之救

項羽責宋

項羽責宋

項羽責宋

虜其將王離。圖書大破秦軍何。惡秦也。然則籍無貶乎。書次將。書燔殺。則籍之罪著矣。是故鄆之救。書大破秦軍。而無忌擊殺之罪。不可逃。鉅鹿之救。書大破秦軍。而項籍燔殺之罪。不可掩。此功過之權衡也。圖書鄆之救。見

宋義至安陽。在山東兗州。府曹縣東南。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

兵渡河。漳河也。在河南彰德府林縣西北。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今秦攻趙。戰勝

則兵罷。疲。我乘其敝。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因下令曰。有猛如虎。很如

羊。很。不聽從也。羊愈牽。愈不道。貪如狼。狼性強。強上。不可使者。皆斬之。遣其子襄相齊。送之無鹽。故城。在兗州

平州。飲酒高會。項羽曰。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以菽雜菜食之。菽。豆也。而飲酒高會。不引兵渡

河。因趙食。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何敝之

承。且國兵新破。項梁定陶之敗。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

恤。憂也。士卒而徇其私。遺齊相齊。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羽晨朝義。即其帳中斬之。遣

使報命於王。王因以羽為上將軍。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沉。去聲。船。破甗。燒廬

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戰皆破之。章邯引卻。遂虜王

離。時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軍。莫敢縱兵。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

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觀者人人惴恐。既破秦軍。諸侯將入轅門。軍行以車為陣。轅門向爲門。故曰轅門。

沉船破甗

彭越歸沛
公
沛公下陳
留

溺儒冠中

轍洗見酈
生

沛公入武
關

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兵皆屬焉。**綱**春。二月。沛公

擊昌邑。彭越以兵從。**綱**越。昌邑。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金鄉縣。人常漁鉅野澤。在兗州府鉅野縣。中為羣盜。楚

兵起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請越為長。略地收散卒得千餘人。至是以其兵歸

沛公。**綱**沛公使酈力食異其基說稅陳留下之。**綱**沛公過戈高陽。里名。在河南開封府杞縣。高

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托。不。得志貌。為里監門。監里中門。其里人有為沛公騎士者。食其謂

曰。吾聞沛公慢而易異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騎士曰。公不好儒。客冠讀

儒冠來者。輒解而溺。曉去。聲。其中溺。小。便也。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

言之。騎士從容言之。沛公至傳舍。轉。去聲。舍。猶今館驛。則使人召酈生。生至入謁。沛公方踞

牀。牀物而。坐曰。踞。使兩女子洗先上足而見生。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

倨見長者。公乃輟洗而起。延生上坐問計。生曰。足下兵不滿萬。欲以徑入強秦。不

此所謂探食虎口者也。夫陳留。今開封府陳留縣。天下之衝。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

去之。令下。於是遣生行。而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生為廣野君。為說客。使諸侯

其弟商亦聚眾四千人。來屬沛公。**綱**夏。四月。沛公攻潁川。略南陽。秋。七月。南陽

守齏疑降。四月。沛公攻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因張良略行取韓地。六月。略南陽。今河南南陽府。

七月。郡守齏失其姓降。引兵而西。無不下者。所過亡無得鹵同。掠秦民皆喜。章邯

以軍降楚。書凡降。謀也。以軍降。其謀之也。以軍降。則非力屈而降也。章邯軍棘原。在直隸順德府南。項羽軍漳南。漳水之南。在順德府平鄉縣。

秦兵數詞卻。二世使人讓以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天子外門。有司馬。主武事。故名。

三日。趙高不見。欣恐。走還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勝。高疾吾

功。不勝。不免於死。邯遂與羽約。請降。乃與盟於洹水。見本上立邯為雍王。置楚

軍中。而使欣將其軍為前行。八月。沛公入武關。趙高弑帝于望夷宮。立子嬰

為王。九月。子嬰討殺高。夷三族。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持

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

陰中去聲。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莫敢言其過。八月。沛公攻入武關。見高前

數言關東盜無能為。至是。二世使責讓高。高懼。乃與其塔咸陽。令閻樂謀。詐為

有大賊。召吏發卒。使樂將之。入望夷宮。在西安府涇陽縣。秦建。臨涇水以望北夷。樂前數上聲。二世曰。足下

驕恣。誅殺無道。天下皆畔。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願為萬戶

捐鹿為馬

沛公破曉

張良次策

侯。又弗許。願與妻子爲黔首。樂曰。臣受命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

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乃立子嬰二世。爲秦王。九月。高令子嬰朝。見

受璽。子嬰稱疾不行。高自往請。子嬰遂刺殺高。族其家以徇。致室胡氏曰。使扶蘇嗣位。則秦祚尙可延。使子

嬰繼世。則諸侯未必西。然呂政反道。天所不祐。殺人之子多矣。人亦殺其子。宜也。子嬰居無可奈何之世。乃能不動聲色。屢戮趙高。雖不救亡。亦舒志憤。豈不可憐也哉。漢祖遂干關中。必有以處。項氏殺之。不仁甚矣。

擊曉通關破之。秦遣兵拒曉關。在陝西西安府藍田縣東南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

旗幟爲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淡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

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怠而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軍。大破之。南胡丁氏曰。張良謀曉關之戰。其誅秦報韓之

次策乎。上策則博浪之狙擊是也。使狙擊得遂。則必不從漢。而卽從赤松。以終其不事二姓之心矣。夫惟失之博浪。而務求

得之曉關也。故沛公欲擊矣。其猶恐秦兵尙強。而爲疑兵以益其勢。秦將欲和。沛公欲許矣。良猶恐士卒不從。而欲因其懈

意以奮擊。蓋良意謂事二姓已錯矣。何可寬謀輕進。又錯而緩其成功乎。此

所以謂之次策。而出於其不得已者也。關匪狙擊。見上。赤松。見本卷下。

漢紀

右秦自莊襄王至子嬰合四十二年。子嬰爲王四十六日。降於漢

太祖高皇帝。姓劉。名邦。字季。沛人也。以布衣起兵。破秦滅楚。而成帝業。在位十二年。壽五十二歲。而崩。帝謚達天度。寬仁愛人。好謀能聽。知人善任。五載而成帝業。雖日不暇給。規模

去遠矣。然不事詩書。禮文制度。大抵襲秦。所以漢治不能復古也。

乙未。楚義帝心元。西楚霸王項籍元。漢王劉邦元。韓三年。○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西魏王豹。河南王申陽。殷王司馬卬。代王趙歇。常山王張耳。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吳芮。臨江王共敖。遼東王韓廣。燕王臧荼。膠

東王田市。齊王田都。濟北王安元年。○是歲秦亡。新舊大國三。小國十七。爲二十國。而韓。秦。翟。遼東。膠東。齊。濟北。七國皆亡。○又韓王鄭昌。齊王田榮元年。定十五國。冬十月沛公至霸上。

秦王子嬰奉捧璽符節以降。沛公至霸上。霸水之上。在西安府城東。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

頸以組。祖。印紱。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在西安府城東。諸將請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

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

秦苛法。何。秦國特筆也。漢之所以得天下也。以此。故高帝入咸陽則書曰除秦苛法。光武至河北則書曰除莽苛政。二漢之興宜哉。○沛公西入咸陽。秦

今西安府咸陽縣。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得具

知天下阨塞。隘。塞。界地。戶口多少。民。強弱。地。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

女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

無留宮中不聽。張良曰秦爲無道故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

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

願聽噲言。公乃還軍霸上。悉召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諸侯約

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也。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沛公至霸上

沛公入陽成

除秦苛法
蕭何收秦圖籍

樊噲請還
張良請聽
噲言

約法三章

餘悉除去。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

邑告諭之。秦民大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綱**項籍詐阬經秦降卒二十餘萬於

新安。綱曰起殺降卒。雖後世兵家苦流。亦惡之。秦亡之亟。起與有力焉。籍方欲入關誅無道秦。乃挾詐而阬降卒。至于

新。二十餘萬眾。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其斬刈之慘。復一秦耳。果何以慰斯民之望哉。綱曰不止書阬。而書曰詐阬。則

籍之罪。又浮於起矣。綱曰起。見本卷上。**目**項羽率諸侯兵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後。戍過秦中。

秦人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楚。諸侯吏卒乘勝折斷辱。奴虜使之。秦吏卒多怨。竊言。羽計眾心不服。至關必危。於是夜擊阬二十餘萬人。新安今河南河南城南。而

獨與章邯及長史欣都尉翳入秦。**綱**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

陽。殺子嬰。掘始皇帝冢。大掠而東。書法上書沛公還軍霸上。除秦苛法。下書項籍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此書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冢。大掠而東。劉項之仁暴分矣。

漢室之興亡兆矣。書屠何。著暴也。子嬰不書王。已降也。書屠始此。綱沛公入關。其雍雍寬大之氣象。見於綱目之所書者。謊然可想。今書項籍破關掘冢屠殺大掠。其颯忽震蕩之勢。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雖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烈。其視沛公。

真鴻臚之比。祥鸞附。後之欲觀。或說稅沛公急遣兵守函谷關。在河南河南無內納諸侯軍。

沛公從之。項羽至。大怒。攻破之。進至戲。希○水名。在西饗士卒。欲擊沛公。時羽兵四

十萬在鴻門。在戲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見范增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

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急擊勿失。羽季父項伯素善張

良夜馳告之。欲與俱去。良曰：良為韓王從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因固要伯

入見沛公。公奉卮酒為壽。支○飲酒器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

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耳。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

具言臣之不敢倍德。項伯許諾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去。具以告羽。且曰：人

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羽，謝。羽

因留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決○玉佩也。如環而有缺。示之者三。示以當決斷也。羽不應。增出使

項莊入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莊入為壽畢，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

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急。噲帶劍擁盾

直入，問上聲。○干也。所以蔽身并目。目視羽。瞋怒而張目也。頭髮上指，目眦盡

張。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見本卷下。今沛公

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

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羽無以應，命之坐。沛公遂起如廁，次○潤也。脫身

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

樊噲詰項羽

獨騎。噲等步從。趣同。霸上。留張良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

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因以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雙與增。羽受璧。增拔劍

撞澤去聲。破玉斗。曰。唉。哀。豎汝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

之虜矣。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宮室。火三月不滅。掘始皇

帝冢。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山關。帶河河渭。四

塞之地。四面有山。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殘破。又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

衣衣。繡夜行耳。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也。繡猴也。而冠。貫○繡猴不耐久冠。果然。羽聞之。

烹韓生。止齋陳氏曰。項籍不殺高帝。而漢卒誅項。志士至今惜之。嗚呼。必殺其所忌而以得國。則安知天下之禍。將不出於其所不足忌者哉。夫變之來也無常。不可以逆定。而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必有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是故詳於禁者。有法外之遺姦。工於謀者。有術中之隱禍。詩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網以何魚也。而顧以得鴻。天下之事。又焉用專於其所忌。而淫怒以逞哉。彼范增者。滋羽之暴。徒欲斃沛於一擊。吾恐沛公雖死。而天下之爲沛公者。可盡

殺耶。晉詩。國風。新臺之篇。離。麗也。春正月。項籍尊楚懷王爲義帝。項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

王曰。如約。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

乃陽尊懷王爲義帝。徙於江南。先都彭城。都郴。在森反。今湖廣郴州。

二月。項籍自立爲西楚

霸王。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今江南徐州。立沛公爲漢王。項

衣繡夜行
沐猴而冠

義帝

西楚霸王

立沛公爲漢王

漢以蕭何爲丞相 遣張良歸韓 養民以致賢 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

籍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以巴今四川重慶府蜀今四川成都府道險。秦之遷人居

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今陝西漢中府都南鄭。今漢中府南鄭縣

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司馬欣。董翳。以距塞漢路。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立申陽爲河南王。司馬卬爲殷王。徙栢王

歇爲代王。立張耳爲常山王。英布爲九江王。吳芮爲衡山王。共敖爲臨江王。徙燕王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爲燕王。徙齊王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爲齊王。田安爲濟北王。夏四月。諸侯罷兵就

國。漢以蕭何爲丞相。遣張良歸韓。初。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蕭何曰。

雖王漢中之惡。不獨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衆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

夫能絀於一人之下。而信同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

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章邯。司馬欣。董翳。三分關中。是謂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

以何爲丞相。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今漢中府褒城縣王遣良歸

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殘。上道。路險不容行。架木爲棚而渡。名曰棧道。在褒城縣東北。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

臣致堂胡氏曰。人有常言。皆曰。用賢所以養民。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此無所因襲。獨見之言也。世主無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爲之用。而上之所不得者。莫非殘民害物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日孤。亡秦之轍。可以鑒

矣。蕭何有見乎此。而高祖聞言即悟。漢業之興宜哉。**五月**。齊田榮擊走齊王都。遂弑膠東王市。自立爲齊王。秋。

七月。使彭越擊殺濟北王安。又擊破西楚軍。**田榮**聞項羽徙田市。而立田都。

張良復歸
韓信爲大
將
蕭何給軍
食

寄食亭長
乞食漂母
受辱少年

爲齊王大怒。拒擊都走之。因留市。不令平之膠東。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市畏羽。竊亡之國。榮

怒。追擊殺之。是時彭越在拒野。見本卷上有衆數萬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

田安。殺之。遂并王三齊。齊與潯北膠東。又使越擊楚。大破其軍。**綱**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

去。歸漢。去。歸漢。韓信前歸沛公。不書。書沛公得張良矣。此其書復歸漢何。成不**綱**項王以張良從漢王。廢韓

王成而殺之。良遂閒行。諫。微行也。歸漢。良多病。未嘗特將。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綱漢王以韓信爲大將。留蕭何給軍食。八月。還定三秦。雍王邯迎戰。敗走廢邱

塞。塞。王欣。翟王翳降。何。特筆也。漢之業。前何爲之。**綱**初。淮陰今江南淮安府人韓信。家貧無行。數

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南昌亭。在淮安府城西。亭長。見本卷上。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肉食。早。謂

飢而飯之。信喜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言

稱之也。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或衆辱之曰。若汝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

耳。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誇。上聲。兩股間也。下。於是信熟視之。俛俯。同出胯下。一市皆笑。

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後又數以策干羽。不用。亡歸漢。未知名。坐法當斬。

國士無雙

韓信登壇
之對

其輩皆已斬。次至信。信仰視。適見滕公。夏侯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不斬。與語。說悅之。言於王。王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見本卷上將士皆歌謳思歸。多道亡者。信度鐸何等已數言。王不我用。卽亡去。何不及以聞。自追之。人言於王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罵曰。若亡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於是王欲召信拜大將。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之所以亡也。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乎。信辭謝。因曰。大王自料勇悍翰仁彊。熟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因去聲。噉汗去聲。叱咤發怒聲。

千人皆廢也。伏託也。然不能任屬賢相。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虛和

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玩平。敝忍不能予。詞。圓削也。言已刻封爵之印。手持不捨。至印角圓熟。尚忍而不能予人也。此婦人

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見本而都彭城。見本逐義帝。置江南。見上所過殘滅。

民不親附。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

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

且三秦王。雍王邯。塞王欣。翟王翳。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升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

項王阮秦卒。惟此三人得脫。見本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雖上而楚彊以威王

之。見本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見本於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而失

職入漢中。見本秦民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吸。檄者。陳彼之惡。說此之德。曉慰百姓之書。而定也。

言不足用兵也。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部署。處分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

月。從故道。秦縣名。今陝西鞏昌府兩當府。出。章邯迎戰。敗走廢邱。邯都。今陝西安府興平縣。王至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欣翳

皆降。張良遺去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

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屏山劉氏曰。人謂何能識韓信不知信之英特。亦易識耳。漂母識之於飢困之時。滕公識之於刀鋸之下。惟何之言。能必行於高祖。

張良遺書
項王

亦如是肉矣。事魏王咎爲太僕。不用。去事項羽。殷故城。在直隸大名府內黃縣。反。羽使平擊

降之。還拜都尉。賜金二十鎰。及漢下殷。羽怒。將誅定殷將吏。爲其定殷無功也。平懼。乃封

其金與印。使使下使歸羽。乃挺身仗劍。閒行歸漢。因魏無知求見。王與語悅

之。問居楚何官。曰爲都尉。即拜都尉。使參乘。見二典也。護軍。諸將盡謹。歡也。王

聞之。益厚平。周勃等言於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外見中無所有。奸居

家時。嘗盜其嫂。按史記。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此。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

也。平爲護軍。多受諸將金。願王察之。王召讓貴也。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

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孝已。殷高宗子。有孝行。事親一夜五起。母之

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去事楚而去。

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魏王不能用臣。故去。項王不能信人。所任愛。

非諸項。即妻之兄弟。臣聞漢王能用人。故來歸。然同身來。史記。平渡河。船人見其美

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乞骸骨。王乃謝平。厚賜之。拜護軍中尉。

常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畫計有可采者。願大王

漢王爲義帝發喪 董公遮說

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漢王至洛陽。爲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國前已書籍大逆之罪。此又書漢王爲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則籍爲天下之罪人。不可自立於世。而漢之師爲有名矣。表而出之。既以擊羽之大惡。又以予漢之討賊也。

城鄉名。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置三老。二人掌教化。董公遮說說。道而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

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殺作弑。下殺同。其主。天下之賊也。

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義舉也。於是漢王發喪。哀臨去聲。臨哭也。三日。告諸侯曰。天下

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弑之。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河內。河東。南。河東。

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齊襄許氏曰。董公請爲義帝發喪。能使沛公激發天下大憤。而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豈蕭何文學議論之比。以子房

號爲帝師。亦未西出真氏曰。不曰率諸侯。而曰願從。不曰擊項羽。而曰擊楚。此皆有大計也。○曰。身是之弑義帝者。辭不迫而意獨至。有古烈士氣象。

夏四月。齊王榮弟橫立榮子廣爲王。擊王假。走之。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漢軍。以漢

太公呂后歸。國前漢王誠有爲君討賊之心。則宜痛心疾首。編素爲資。期於理人斯得。而後已。今始入彭城。籍尚逼討。遂乃飲酒高會。謂之何事。故書入而不書討。則漢之名義。索然已盡。然後籍得以破漢軍。而太公

呂后。皆爲所虜。豈不深可惜哉。○項羽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以故漢王得率五諸侯常山王張耳。

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彭越收魏地。得十餘城。至是將其兵三萬

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魏王豹。殷王卬。

漢王雖水之敗

人歸漢。請立魏後。漢王曰。西魏王豹。真魏後。乃以彭越為魏相國。將其兵。略梁

地。遂入彭城。見本卷上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破

漢軍。漢軍入穀泗。二水皆注彭城唯水。在彭城城南死者二十餘萬人。水為聲。不流。圍漢王三

匝。會大風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見本卷下收家室。道逢子盈。漢王子名盈。即惠帝

及女。載以行。而太公呂后為楚軍所獲。諸侯復背漢與楚。王閒。諫從微道往而往從呂

后兄周呂侯。名澤。周呂封名。於下邑。今河南開封府夏邑縣收其兵。致堂胡氏曰。盤水可奉。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

門。則亦何至於敗哉。今志不持而氣為帥。扭於小勝。而逸欲生焉。是只至於此耳。且是行也。直欲破羽之國都歟。則宜亟還

榮陽。以主待客可也。若欲致羽而與戰歟。則宜分部諸將。據險邀擊可也。今乃淹留引日。肆志龍樂。而羣臣亦寂無諫者。豈

良乎。諸公不在行歟。吁。危哉。漢王遣隨何使九江。蓋凡使稱名不辱命也。非是書使而已。初。項羽擊齊。徵也。召兵九江

至是。漢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

九江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祝大事。

當一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平倍楚。留

項王數月。我取天下。可以百全。謁者官名隨何請使。王遣之。五月漢王至滎陽。

○圍困至危之也。何危乎。漢王仗義討賊。賊未除而置酒高會。取危之道也。**○**王至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諸敗軍皆會。蕭何發關中老弱

未傅。附者。傅著也。未傅。謂未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著音丈。入聲。悉詣也。至滎陽。漢軍復大振。楚以故不能過滎陽

而西。漢遂築甬道。恐敵鈔掠輜重。故築垣牆如街道。是為甬道。屬視之河。以取敖倉粟。敖倉。在開封府河陰縣。故本山名。秦初。放氏築倉於上。因以名山。賊後始皇置太倉於此。故名敖倉。

○魏王豹叛漢。**○**漢王還櫟陽。見本卷上。立子盈為太子。○太子。國儲副君。宗祧所主。是時漢方性德。乃能首建國本。亦可謂知所先務矣。○性德。音孔。總。不暇也。

○關中饑。人相食。○關中何。漢所都也。於是漢方外敗。而根本之可謂知所先務矣。○性德。音孔。總。不暇也。

○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易之萃渙。皆言王假有與天下渙散之時。其總攝人心。無過於建立宗廟。使之知所歸仰。此聖人特於萃渙二卦。發其義也。是時漢方立國。適當萃聚之初。而國兵新破。人無固志。又有渙散之疑。漢王於此。乃能首立宗廟社稷。可謂深得萃渙之義矣。○假。音格。至也。

○王如滎陽。命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陸漕水。調去兵以給軍。未嘗乏給。

○漢韓信擊魏虜。王豹遂北擊趙代。**○**漢使酈生酈食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諸侯羣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以韓信

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王。問食異其基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

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

中。蕭何守關。深得萃渙之義。韓信擊魏。

粟。以取敖倉。

蕭何守關。深得萃渙之義。韓信擊魏。

韓信破趙

李左車說
陳餘

陳餘義兵

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信亦問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柏植也。信曰。豎汝子耳。遂擊虜豹。定魏地。信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王遣張耳與俱。九月。破代兵。禽夏說。悅○初項羽徙趙王。歇為代王。立張耳為常山王。以陳餘不從入關。封之三縣。餘怒。使人說齊王田榮。共襲常山。耳亡走漢餘。迎代王歇復王趙。歇立餘為代王。餘留輔趙王。而使夏說守代。趙今北直真定府藁州。代今山西大同府蔚州。

丁酉。西楚三年。漢三年。○是歲趙代。九江。三國亡。二大國。并衡山臨江燕齊韓五小國。凡七國。冬。十月。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

餘。遣使下燕。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利○今直隸真定府井陘縣。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

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也。並軌。騎不

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閒道。諫絕其輜。支重。載衣物車。足

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

致麾。大將之旗。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餘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

策。信閒。諫視。間諜知之。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猶息也。夜半傳發。傳令使發。

遣輕騎二千人。人特一赤幟。從閒道。蔽山。依山自覆蔽也。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壘。遂

我。即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將。皮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餐。小飯也。謂立駐傳餐而食。

出背水陣

待破趙後方乃大食也。

乃使萬人先行出背

水陣。

水，綿蔓水也。在井陘縣南門外。

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

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

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

不能得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

諸將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

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

之。非置死地。使人自爲戰。彼將皆走。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

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東鄉向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

功。左車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誠令成安君餘聽足下計。信亦

已禽矣。今願委心歸計。足下勿辭。左車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

二十萬衆。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罷。疲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

必自彊。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爲將軍計。莫若

按甲休兵。北首去聲。向也。燕路。而遣辯士奉捧書於燕。暴僕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

李左車說
韓信

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米○順從也。遣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綱**是月晦。

日食。**綱**十一月晦。日食。**綱**十二月。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書以何歸功何也。布未決歸。而何能以之。漢得布而有天

下之勢成矣。**目**隨何至九江。說黥布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

親也。布曰。寡人北鄉向而臣事之。何曰。大王與楚。俱為諸侯。而北鄉臣事之者。

必以楚為彊。可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版築壘具。為士卒先。大王宜悉眾自將。

為楚前鋒。乃發四千人以助楚。上見。漢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兵渡淮。

日夜會戰彭城下。乃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執勝。上見。夫託國於人者。固若

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倍楚者。

以漢為弱也。夫楚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上見。而殺試作義帝。上見。

也。今漢王收諸侯守滎陽。上見。下蜀漢之粟。堅守而不動。楚人深入敵國。老弱轉

糧。進不得攻。退不能解。楚不如漢。其勢亦易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

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布陰許之。未敢泄。楚使者在傳舍。見本卷下。方急

踞洗見黥

布

劉元城論

圍棋

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楚

擊破之。布乃閒諫從微道行。與何歸漢。十二月至漢。漢王方踞牀洗先上足。召布入

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帷御服。食飲從去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

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臯。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劉元城與馬永卿論圍棋曰。高抵棋不共相遠。但高棋識先後著

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帳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著也。又有抵棋曰。梁武帝方侯

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捫捫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著為先者也。又曰圍棋有過行者。必須

是。高棋當局為利害所昏。故窮人指之耳。若低棋雖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開韓信欲為假王。輒

大怒。慢罵。此過行法也。高帝適當局而迷耳。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晉國梁武帝。見卷三。漢遣

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書未卒事不書。書行而罷何幸之也。楚數朝侵奪漢甬道。見本漢軍

乏食。酈食其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滅其社稷。今誠能立

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為臣妾。大王南鄉向稱霸。楚必斂衽而

朝。王曰善。趣從刻印。酈生因行佩之矣。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

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借王前所食之箸。為王籌畫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能制其死生

借箸籌策

趣刻印

見本

今大王能之乎。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游者。徒欲望咫尺之

趨銷印

同事異形

同事異勢

同事異情

陳平請行

地。今復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惟無彊，六國

復撓而從之。復則六國復大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

步食在口，曰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也。漢王令平趣銷印。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

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進退之宜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蕪，而益秦之敵，取非其有而予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謂己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

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相持，無臨時之念，一戰勝敗，未必存亡，故累力待時，承敵之弊，此下莊刺虎之說也。楚趙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義欲待秦趙之弊，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

役，韓信水上孤軍，必死無二，而趙以內顧之上攻之，彭越之難，項羽喪其國都，士卒憤激，而漢以忘情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謀，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此設策之機也。晉書：耳餘說陳涉立六國，見本卷下。下莊刺虎，史記：韓魏相攻，期年不解，陳軫謂秦惠王曰：下莊子欲刺虎，兩虎方食牛，食甘而鬥，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而有雙虎之名，今韓魏相攻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惠王從

之，果然，宋義待秦之敵，見本卷上。伐趙之役，見本卷上。彭越之難，見本卷上。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亞父范增死。審法盜賊書死，增，楚臣也，則

曷為以死書，項氏，弑君賊也，而增為之謀主，是亦賊焉耳，然則其書亞父何，書亞父，見其為賊所尊也。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

項王骨鯁，骨不下咽，曰鯁。世以譽誇為骨鯁，謂直言難受，如骨之鯁。之臣亞父，亞，次也，羽尊之次於父也。鍾離昧之屬，不過數人

耳。項王為人，意忌信讒，誠能捐金行閒，諫行反閒。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與平黃

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閒，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

其地。羽果疑昧等，及楚圍滎陽，見上。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陳平為太牢，牛曰太牢。具。

也。舉進。而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粗具進。使歸以報。羽

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

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致堂胡氏曰。史稱增素好奇計。以事考之。增計不能奇也。凡羽之恃強失道。如漢王臨廣武而敵之者。未聞增有所諫止。而兩雄角

范增一愚

老人

不及十三

歲兒

漢王走入

關

紀信誑楚

轅生說漢

王

漢王走渡

河

逐。義理之端。事幾之會。楚每失之。願欲使壯士舞劍。殺沛公於歡宴之間。是一愚老人而已。且羽所過殘滅。為漢驅民。而亞父不知。其知尚不及外黃舍人十三歲兒。而敢與其不敵乎。高帝曰。羽不能用增。所以成禽。非也。縱使用之。亦不免耳。

圍廣武。外黃俱見下。五月。漢王走入關。彭越擊楚。楚還兵擊之。漢王復去軍成臯。楚

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光。去聲。欺也。楚。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

門二千餘人。楚因擊之。信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

王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

生日。願君王出武關。在陝西。安府商州。羽必南走。王深壁軍。勿戰。令滎陽成臯見。閒。且得

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

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東擊越。漢

王復軍成臯。雙湖胡氏曰。滎陽之圍急矣。雖有三傑。為之且奈何哉。紀信以身當之。脫萬死於一生之間。功莫大矣。厥後論功行賞。及於三傑。及於諸將。而雍齒且封侯矣。信無一爵之贈。漢真少恩哉。圍三傑。張良。

蕭何。韓信。雍齒見本卷下。六月。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成臯。漢王走渡河。奪韓信軍。遣信擊

鄺生請據
成倉

彭越燒楚
積聚

外黃舍人
兒

齊。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成臯。漢王逃去。北渡河。宿小修武。在大修武東。今河南南懷慶府修武縣。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

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臯。欲西。王欲捐成臯

以東。而屯鞏。弓上聲。今河南河南府鞏縣洛陽縣。以距楚。酈生日。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

夫敖倉。見上。天下轉輸也。運糧。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

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

之道。距蜚狐之口。在山西大同府廣昌縣。守白馬之津。即黎陽津。在直隸大名府濬縣。以示諸侯形制之

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敖倉。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八月。漢王

軍小修武。遣人燒楚積聚。圍特筆也。事有關於成敗之故者。雖小事。綱目必書之。漢初書燒楚積聚。中興書襲取奔輜重。曹操書破紹輜重。皆特筆也。圍國中興。見卷二。曹操。見卷三。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鄉。欲復與楚戰。鄭忠說止王。乃使劉賈

盧縮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彭越下梁十七城。楚復

擊取之。彭越下梁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成臯。戒曰。即漢欲戰。慎勿與

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圍外黃。故城。在河南開封府杞縣。數日乃降。羽欲盡阬之。外黃令

歸生說齊

信 刺徵說韓

舍人親近左兒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坑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如此則從此以東十餘城皆莫可下矣羽從之梁復爲楚圖漢王遣酈食異其基說齊下之圖酈食其說漢王曰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諸田宗彊近楚多詐雖遣數萬之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廣使爲東藩王曰善酈生乃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請問之生曰歸漢王曰何也生曰漢王先入咸陽收天下兵以責義帝之處見上立諸侯之後與天下同其利天下賢才樂爲之用項王有倍約之名見上有弑義帝之負見上記人之罪忘人之功賢才怨之莫爲之相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今又已據敖倉塞成臯守白馬距蜚狐俱見上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齊王納之遂與漢平而罷守備日與生縱酒爲樂韓信欲東兵聞之而止蒯徹後邊武帝諱說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諫使徵使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士伏也軾掉退上聲搖動也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城耳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汝儒之功乎信遂渡河

圖 戊戌西楚四年，漢四年。冬十月。漢韓信襲破齊。齊王烹酈食其。走高密。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漢王

復取成臯。與楚皆軍廣武。圖 漢數朔挑上楚戰。挑動楚戰，猶古之教師也。致師。見本卷上。曹咎不出。項羽使

成臯，成勿與漢戰，故不出。使人辱之。咎怒，渡兵汜水。凡水。在成臯城東。半渡，漢擊破之。咎自剄。漢王乃引

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山名。在河南開封府河陰縣。敖倉之西。就敖倉食。羽聞之，亦還軍廣武。相守。楚

食少，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先是太公為楚所獲。見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

與若汝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汝翁。幸分我一杯

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羽謂漢王曰：「天

下匈奴數歲，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挑身鬪戰，不復須衆也。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為

也。王笑謝曰：「吾甯鬪智，不能鬪力。」因數上之曰：「羽負約，王我於漢。」罪一。見本卷上。矯

殺卿子冠軍。罪二。見本卷上。救趙不報，而擅劫諸侯入關。罪三。既破秦軍，不報命懷王，而擅劫諸侯兵入秦。見同上。燒

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見本卷上。詐誑秦子弟新安

二十萬。罪六。見本卷上。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王。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

地。罪八。見本卷上。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見本卷上。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

傷胸捫足

大逆無道。罪十也。總一羽大怒。伏弩射。漢王傷胸。王乃捫門足。曰。虜中吾去指。因病創傷也。臥。張良強請起行勞去軍。以安士卒。王從之。疾甚。因馳入成臯。

雪航趙氏曰。古先聖王治天下之大道。莫先於孝。嘗觀漢楚爭雄。項王虐太公於軍中。三年。未聞漢祖略有憂念之言。及楚圍成臯。置太公於俎上。而欲鼎鑊之。其死生之機。憂怖之狀。在他入見之。亦必流涕不忍。曲求生道。今而視其父

如路人然。方且數羽十罪。以激其怒。如果恣之。將何如耶。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矧其父於鼎鑊之中。而爭天下乎。天子禮樂教化之主。豈有無父之人。而可以辱居九五者哉。漢祖良心。其斷割甚矣。然則如之何。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帝王處變之上策。不在是乎。**楚救齊**。十一月。漢韓信擊破之。殺其將龍且。虜齊

帝王處變上策

隄水囊沙

王廣田橫自立為齊王。戰敗走。信遂定齊地。**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不如深壁。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曰。吾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見本卷上不足畏也。進與漢軍夾灘。維水。在山東青州府諸城安邱兩縣界。而陳。信夜令平人

以囊盛沙。

囊沙。壅水上流。旦渡擊且。作敗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且。追至城陽。故城。在青州府莒州。虜齊王廣。田

橫遂自立為齊王。灌嬰擊走之。盡定齊地。**漢**立張耳為趙王。**漢**王還櫟陽。

見上。留四日復去聲。如廣武。音特筆也。漢王可謂不敢自暇矣。雖禹之辛王癸甲。何以過之。光武之篇。書穎川盜起。帝還宮。六日討平之。皆特筆也。廣田見本卷上。光武見卷二。



蹠足附耳
假王真王

解衣推食

制徹說韓
信

春二月。漢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韓信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也。來乃自立邪。張良陳平躡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何以假為。二月。遣良操印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項羽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謝之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去聲。我推食去聲。我言聽計用。故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漢謂向。不過封侯。相君之背。漢謂倍。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徹曰。楚漢分爭。智勇俱困。兩主之命。懸懸。於足下。莫若兩利而俱為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足下據強齊。從燕趙。因民之欲。西向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向。利而倍

漢初爲算賦

不以背約 累漢王 不急救父 違信背約 養虎遺患

義乎。徹曰：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

功，欲持是安歸乎？信謝曰：先生休矣。吾方念之。數日，徹復說曰：夫功者難成而

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猶豫：獸名，性多疑，聞人聲輒登木，上下不一，故不決，謂之猶豫。不忍

倍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徹，徹因去。佯狂爲巫。秋七月，漢立黥

布爲淮南治江南揚州江都縣王。漢初爲算賦。國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

二十，爲一算。治庫兵車馬。漢以周昌爲御史大夫。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九

月，歸太公呂后於漢，解而東歸。書楚與漢約，不以背約累漢王也。故太公實請，而以楚歸爲文，政

和。然太公在楚，未有取之之計也。上書中分天下，繼書歸太公於漢，則漢之此舉，爲請太公明矣。然綱曰書楚與漢約，而不

書漢與楚約，則見欲和者，出於楚之本心，而漢王不急於救父，其惡蓋自不可知。况漢既得太公，乃始背患，食言進兵攻楚

故此明書解而東歸，而下書漢王追項籍至固陵，則漢王違信背約之失，又可知矣。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漢遣侯

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在河南開封府河陰縣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

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飢疲，今

釋弗擊，此養虎自遺去患也。王從之。綱己亥，漢太祖高皇帝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及劉

韓信彭越
期會不至

漢軍四面
皆楚歌

賈誘楚周殷。迎黥布。皆會。十二月。圍籍垓。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何漢篇也。周

殷爲書誘。歸功實也。項籍何以不書誅。前書討項籍。則足以名其爲賊矣。不必書誅可也。國十月。漢王追

項羽至固陵。在河南開封府陳州。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

壁。軍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

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

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

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圍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誘楚

大司馬周殷。殷畔楚。舉九江。即壽州見本卷上。兵迎黥布。皆會。十二月。羽至垓下。在鳳陽府靈璧縣。兵

少食盡。信等以大軍乘之。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

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慷慨。泣數

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史記。項王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騶音追。闋音闕。歌終也。於是羽乃乘其駿馬。從八百餘騎。直也。夜

潰。圍南出。馳走渡淮。至陰陵。山名。在江南和州城西北。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

壘。上聲。欺也。曰。左。

項羽不渡烏江

左乃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至東城。

今鳳陽府定遠縣

乃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

千人。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

之罪也。今日固決死。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於是大呼馳下。斬漢一將。一都

尉。殺數十百人。謂其騎曰。何如。皆曰。如大王言。於是羽欲東渡烏江。

在和州城北

亭長

見本卷上。樣以船待。樣附也。樣船附船着岸也。

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笑

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獨

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

謂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因持羽頭示之。乃降。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

山名。在兗州

州府東阿縣。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羽起隴畝之中。一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還至定陶。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齊國。漢王方擒項籍。即奪韓信軍。故綱目書馳入齊王信壁。以見其急於制信如此。然信號為善兵。而漢王兩奪其

軍。如取嬰兒之物。則信亦未得為節制之師。而漢王將將之能。尤不可及矣。若夫信軍既奪。而又復改封。略無一毫不平之意。則他日疑而處之。是固漢王之過也。

漢王將將之能

楚王魏相國越為梁王。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已少年以為中尉。曰。

兵罷歸家

此壯士也。漢母少年見本卷上。

二月王即皇帝位。

蓋得天下之辭有三。即皇帝位。正也。稱皇帝。自稱而已矣。立為皇帝。不宜立者也。蓋自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正。

誅無道秦。一也。討項籍罪。二也。天下已定。始即尊位。三也。

諸侯王皆請尊漢王為皇帝。二月甲午。即位於汜。水

在山東兗州府曹州。

之陽。

帝西都洛陽。

今河南河南府洛陽。

夏五月。

兵罷歸家。

蓋高帝之得天下也。書兵罷歸家。光武之中興也。書罷歸家。

騎材官。還復民伍。其廣大氣象何如哉。與書銷兵器。毀兵仗者。大不徐矣。蓋光武。見三卷下。銷兵器。見本卷上。毀兵仗。見四卷。

置酒南宮。

蓋置酒何異哉。蓋帝所以與也。

置酒

洛陽南宮。在洛陽府東北。

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

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

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

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

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

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

也。羣臣悅服。召故齊王橫。未至。自殺。田橫見本卷上。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

居島中。

在山東萊州府即墨縣。東北一百里。四面環海。今名山橫島。

帝恐其為亂。赦橫罪。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

不來。且舉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傳。轉去聲。傳。驛車也。

詣洛陽。至戶鄉。

在河南府城西。

廐置。

三者皆人傑

田橫不肯
事漢
田橫客

朱家說滕
公

赦季布

置馬以
傳驛處

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面

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商兄食其
見本卷上與其弟商並肩而事主。縱彼不動。

我獨不愧於心乎。遂自剄。令平客奉捧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為去流涕。以王

禮葬之。二客自剄。餘五百人在島中者。聞之。亦皆自殺。圖以季布為郎中。斬丁

公以徇。圖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數明窘辱帝。籍滅。帝購求以財求
曰購布千金。敢有

舍匿。罪三族。布乃髡坤○只
剃髮。鉗凌○只
鐵束頸為奴。自賣於魯朱家。魯之
俠士朱家心知其季布

也。買置田舍。買而置
之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夏侯
嬰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今

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

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楚本
號。平之墓。見本
卷上也。滕

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遂

窘帝彭城。今江南
徐州。西。短兵接。短兵。刀劍也。或車出追。長
兵不施。故用短兵以相接擊。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辱。圖

哉。兩賢。丁公與高
帝。辱。困也。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徇。行示
也。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

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傲丁公也。圖
司馬溫公曰。高祖綱羅豪傑。招亡納叛。
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

婁敬請都關中

揜亢拊背

金城天府

張良謝病

辟穀

欲從亦松

子游

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實為天子。海內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敵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怨者。雖至於活。已猶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綱**帝西都關中。以婁敬為郎中。賜姓劉氏。書賜姓何。譏也。始亂宗屬矣。書賜姓始此。**目**齊

人婁敬戍怨○守邊曰戍。隴西。今陝西臨洮府。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

周以洛陽為東都。見木卷上。上曰。然。敬曰。洛邑天下之中。見本卷上。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夫

秦地謂關中。被山帶河。關山遮敵。如被河渭環繞。如帶。四塞以為固。四面山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

具。此亦揜厄天下之亢。同。音剛。而拊其背也。揜。持也。亢。咽喉。喻關中。拊。擊也。背。喻天下。帝問羣臣。羣臣皆山

東。關東也。關西為秦。關東為六國。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臯。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西有澗

池。今河南河南府澗池縣。倍同音河向洛。河洛二水。其固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四

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今陝西西安府。見本卷上。左殽函。殽山函谷。右隴蜀。隴西巴蜀。沃野千里。阻

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天所造之府。之國。敬說是也。

上即日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致堂胡氏曰。高帝起兵八年。歲無寧居。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魂之時也。

而敏於用言。不自進。暇如。其成帝業宜哉。**綱**張良病辟謝壁○。穀。本也。此書辟穀。後書卒。綱目之意微矣。**目**良素多

病。入關。即杜門道導引。導氣令其和。引。引情欲其柔。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

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見本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

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古仙人遊耳。**註**司馬溫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白

子房所於神仙

神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僞矣。然則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海險。髮。船何繫獄。非以履歷演而不止邪。故子房托於神仙。遠避外物。所謂明哲保身者歟。**註**秋。七月。趙

王張耳卒。**註**子敖嗣。赦尚帝長女魯元公主為后。**註**後九月。治長樂宮。在西安府治西

綱庚子。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註**

韓信之國。人告其反。綱目不以反書。是信素嘗有反謀也。書執信以歸。而不書其所執之由。是信無從見執也。然則信之為侯。不知所赦何謂也。**註**楚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

出入。人有上書告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阮。豎汝子耳。帝默然。又

問陳平。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諸將用兵。孰過信。上曰。皆不及也。平曰。如此而

舉兵攻之。是趣從之戰也。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遊雲夢。譯名。在

安府安陸縣。會諸侯於陳。今江南開封府陳州。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會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

迎謁。謁而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

夢。因隨以行。上至陳。信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劇微言。見本

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見本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遂械

果有人言

睡下請高雲遊夢

高屋遺詔

繫以歸。田肯賀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定都關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

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於高屋之上。建上聲。覆也。瓠陵之盛水瓶。水譬其向下之勢易也。夫齊山

東晉。東有琅邪。山名。在青州府諸城縣。即墨。縣名。濱海。屬山東萊州府。之饒。南有泰山。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之固。西有濁

河。黃河也。故曰限。即屬。北有渤海。海旁出為渤。在濟南府長清縣。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

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至洛陽。赦信。封淮陰侯。今江南淮安府。信知帝畏

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同快。羞與絳絳侯灌嬰等列。上嘗從容與信言。

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

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

將。此信之所以為陛下擒也。且陛下乃所謂天授。見本卷下。非人力也。始剖符封

功臣為徹侯。剖分也。符見本卷上。徹。通也。言其上通王室也。始封功臣。鄼今湖廣襄陽府光化縣。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

皆曰。臣等身被披。豎執銳。貫。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

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發

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

多多益善
高帝善將
將

功狗功人

張良願封
留
陳平不肯
本

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鬪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

州。與上會留。見本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去臣願封留足矣。

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戶牖侯。有故城在河南開封府相縣西北平辭曰：此非臣

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見本

上曰：子可謂不肯本矣。乃賞無知。春正月。立從兄賈為荊王。弟交為楚王。兄

喜為代王。子肥微時外婦之子為齊王。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唐仲友曰：古之有國家者。必衆建諸侯以爲藩

齊相國。書法書齊相何。錄善治也。參之至齊。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

百數。言人人殊。參聞膠西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有蓋公。善治黃老。黃帝老子言使人請之。蓋公

為去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

焉。更以太原郡今山西太原府為韓國。徙韓王信王之。治太閤府馬邑縣封雍齒為什方侯。

上已大封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從複道。見本望見諸將

往往相與坐沙中語。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

請將坐沙
中語

治道貴清

雍齒尙爲侯

張良因事納忠

雍何萬世之功

故人所親愛。所誅皆平生所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

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陛下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

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朔嘗窘辱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

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乃封雍齒爲什方今四川成都府什邡縣侯。而急趣促丞相御史定功行

封。羣臣皆喜曰。雍齒尙爲侯。我屬無患矣。司馬溫公曰。張良爲高帝腹心。宜其知無不言。安有

用愛憎行賞。羣臣往往有缺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下無猜懼。可謂善謀矣。詔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

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審廷北未禮也。韓曰。備書者四。惟蕭何得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

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

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調身遁輕身走者數判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

處。又軍無見現糧。何轉陸漕水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

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何第一。參次

之上。曰。善。於是乃賜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乃封千

秋爲安平今直隸真定府安平縣侯。綱帝歸櫟陽見本。綱夏五月。尊太公爲太上皇。綱帝位矣。父稱

擯靈聖門

稱曰太公。其道尊先。媼亦不過曰夫人。又論年。而後始正太上皇之號。帝之尊親。反後於始皇矣。音襪。母稱也。始皇見本卷上。

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

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平人主拜人臣。而使威重不行

乎。後上朝。太公擁持也。簪送也。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

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為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秋。匈奴寇邊。圍

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兵。匈奴畏秦。北徙。見本卷上及秦滅。復稍南渡河。單于

自立。悉復蒙恬見所奪故地。控引也弦之士三十餘萬。至是圍韓王信於馬邑。見

信使使求和解。漢疑信有二心。使人讓責之。信恐誅。遂以馬邑降之。匈奴遂

攻太原。至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帝悉去上秦苛何繁細也。儀法

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

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召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

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

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釋吾所能行者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

朝儀

叔孫通起朝儀

法酒

今日知爲
皇帝之貴

不肯行。曰：今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去矣。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弟子百餘人，爲錦蓐。蓐，本作蓐。○引索爲棉，立表爲蓐，謂以茅剪植地，以索牽之，爲纂位尊卑之次。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肆。龜山楊氏曰：叔孫通欲徵諸生共起朝儀，而魯有兩生不從，夫叔孫量君之能以爲禮，阿世苟合，其道不足尚也。不從誠宜。然天下新出於戰爭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壯士，非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醉或妄呼，按劍擊柱，其漸烏可久哉。故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二生拒之，失其旨矣。

辛丑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朝賀置酒。見本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

先平明，平旦也。謁者掌贊受事之官。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向衛官俠同陛，升殿之階。及

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幟。於是皇帝傳警，見本出房，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

石，以次奉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置法酒。適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也。諸侍坐者俯抑首，以次起

上壽。上酒曰。稱壽。觴九行，謁者奏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

敢誼譁失禮者。於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太常。掌禮儀祭祀之官。初，秦

悉內納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抵皆襲秦

故。司馬溫公曰：禮之爲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尊卑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賓服，而紀綱正焉。豈直

叔孫生器

劉敬料匈奴

高帝白登之圍

陳平秘計

陳平六出奇計

凡帝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故。夫以高祖之明達。誠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濟為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為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諧俗取寵。遂使先王之禮。淪沒不振。以迄於今。豈不痛甚矣哉。

帝自

將討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被圍平城。七日乃解。上自將韓擊

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上聞冒頓居代谷。在山西大同府蔚州。使人覘諜。平去二聲。○窺視也。之。冒頓

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現老弱羸畜。休去聲。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

劉敬即費敬。見本卷上。往。使未還。悉兵二十二萬北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

見所長。今臣往。徒見如字。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

可擊也。上怒罵曰。齊虜。敬齊人。故云。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故城。在山西

太原府代州。遂先至平城。今大同府太原縣。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山名。在大同

府城東。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諜厚遺去聲。閼氏。支音。漢言星

后。冒頓乃解圍去。史記。陳平秘計。世莫得聞。集覽。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言漢有此美女。今皇帝困

其一角。得突出。依其賢。則計非秘矣。漢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號為

建信侯。更封陳平為曲逆。今直隸縣。定府定縣。侯。平常從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史記。

陳平凡六出奇計。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集覽。請捐金以反開一也。以票草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繫陽南。三也。躡足請封王信。四也。請偽游雲夢縛信。五也。今解白登之圍。六也。依集覽。則計何奇焉。



陳平奇計
何足貴

國曰：世觀高祖攻守之心，若出於一，然至成湯，則欲懷安，至彭城，則已驕縱，天下既平，則易啟懷讓，幾陷不測，自是以還，始畏其厥功，不輕動妄作以禍天下，而後世賴之，言故曰：高祖之能取天下，本於彭城之敗，而其能守天下也，則自夫白登之圍，固臣懷，音闕，○成陽懷安，○郭大有曰：陳平佐高祖取天下，其功雖多，然不過襲戰國詭譎之餘風遺俗，漢治見本卷上，彭城驕縱而敗，見本卷上，○雜霸，平倡之也，其後諸呂叛逆，平既奇矣，何不用之以安劉邪，然終不能以排大難者，良由素尚詐術，未聞君子之大道，計雖奇，何足貴哉，他日呂后問以身後之事，高祖獨舉陸勃，而不及平，素有以窺其心術之不正矣，固臣諸呂叛逆，見本卷下，呂后問身後事，見本卷下，

至趙，固臣平趙王敖，見本卷上執子塔禮甚卑，上箕踞，傲坐也，謂伸兩足，以手據膝，形如簸箕，簸音波。

慢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曰：吾王，殘也，孺王也，乃說王請殺之，敖齧其

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

復，去出言，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何洿，同王為，事成歸

王，事敗則獨身坐，去耳，固匈奴寇代，今山西大同府蔚州代王喜，帝棄國自歸，立子如意，威

人所為代王，固春二月，帝至長安，始定徙都，固臣治長樂宮，嘗書矣，於是治未央宮，則易為不書，過度也，故諱之，其諱之何，不以未央為賢相之累也。

上至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蕭何治未央宮，在長安縣西北，宮名未央者，取詩夜未央，勤政之義也。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

下匈匈，擾亂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

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平後世有以加也，上

說遂自櫟陽，見本卷上徙都之，固元城劉氏曰：蕭何治未央宮，其意深矣，關中形勝之地，何欲帝據形勝定根本，故大建宮室，以擊其都關中之意，又不欲帝窺其秘也，乃假為是辭云爾。

蕭何治未央宮

此蕭何深慮

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何之意，不欲明言，又不欲不言，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樂都關中也。

壬寅八年冬，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今直隸真定府真定縣。上東擊韓王信餘寇，過柏人。

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貫高等壁人於廁中。置人於廁壁之中，以刺帝。廁，潤池也。上欲宿，心動而去。十二月，還宮。

癸卯九年冬，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書固審謹始也，自帝創有此舉，而後中國失其擊突，特書結，自我也。匈奴數苦

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見本殺作父妻去聲母。冒頓以鳴鏑射殺其父頭曼，遂娶其母。鏑，音的矣。鋒鏃。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誠以適嫡長公主

為太子，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見本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乃取家人子，官人名號，有上家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結和親約。龜山楊氏曰：要

也。天子婿之於外孫，孰與父子親哉？彼且殺父以代立，况於妻之父子，然人生厭兵，故一言之謬，而遂成千載之患。惜哉。十一月，徙齊楚大族豪傑于關中。龜山楊氏曰：要

劉敬言：「匈奴河南地，見本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人馬不帶甲，曰輕騎。一日一夜可以

至秦中，即關且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齊大楚昭屈橋景楚三莫能興。今關中見本

少民，北近匈奴，東有彊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去聲而臥也。願徙六國後及

徙齊楚大族豪傑於關中

徒齊楚大族豪傑於關中

徙齊楚大族豪傑於關中

遺劉敬使匈奴結和親

徙齊楚大族豪傑於關中

貫高白王
不反

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

昭屈景懷田懷與田。齊二大族。氏。及豪傑於關中。與利田宅。給與便利之處。不征徭也。凡十餘萬口。圖春。

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為趙王。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變告者。謂非常之事。斥言反背也。

於是逮捕。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又逮者。其人而在而高遠取之。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之。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當知與也。趙王敖及諸反者。詔敢

從者族。趙午等皆自剄。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轆。上聲。車。中。令無所見。膠致。膠密不得開。致密也。詣長安。郎中田叔客孟舒皆自斃。鉗。見本。上聲。為

王家奴。以從。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撈。邦。答刺。威。劓。劓。剔也。劓亦答。身

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見本。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泄薛。公曰。臣素知之。此

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侵。猶過。越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曰。趙王果有謀不

否。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願為王實不反。其道所以王不

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為宣平侯。而徙如意。見本。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所

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

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亢。同亢。音剛。喉也。遂死。上召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

盡拜守相。何悅曰：貫高小亮不塞大道，私行不禮。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夏六月晦，日食。○以蕭何為相國。

甲辰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葬萬年。見本卷上。令諸侯王國皆立廟。書立廟

何：譏非古也。以周昌為趙相。趙堯為御史大夫。定陶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戚姬有寵，生趙王如

意。呂后年長益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常留之長安，欲廢太子而立之。

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吉○口不便言。又

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

然而笑。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

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為去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上

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為御史大夫。上猶欲易太子，於是

呂后使建成侯呂釋之，彊要留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

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起里季、夏黃公、角。六里先生。漢書音義曰：東綺夏角，四姓也。今

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固請其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

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客建成侯家。九月，代相國陳豨反。帝

貫高仰絕
元死
貫高小亮
不塞大道

期期

此難以口
舌爭

自將擊之。初。上以陽夏賈○今河南開封府太康縣侯陳豨爲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常慕魏

無忌戰國魏公子。號信陵君之養士。及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周昌求見上。言豨賓

客甚盛。擅兵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遂反。上

自擊之。至邯鄲丹○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特也。漳水。出山西路安府長子縣。東流至河南彰德府林

縣。吾知其無能爲矣。昌奏常山今直隸真定府亡二十城。請誅守尉郡守。郡丞。上曰。守尉反乎。

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告白於上。而見之也。四人。封各千

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

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

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

乙巳。十一年冬。破豨軍。春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旅。書凡書殺。無罪也。信與豨通。則謀反矣。不帶何。諱之。

也。豨爲諱之。信之反。帝激之也。帝之奪信王。非其罪也。於是帝未還都。而殺之而夷之。其矣。故斥書后殺。冬。太尉見本周勃道從也。太原今山西入代今

西大同府蔚州。地。陳豨軍敗。淮陰侯信舍人左右親近之人弟上變告見本。陳豨前過趙代。過辭信。

信辟壁也。屏也。左右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

高帝不愛四千戶

呂后殺韓信

功過當相

準

文帝

求賢詔

陛下必不信。再至。則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曰。

謹奉教。今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

已定。待報未發。呂后與蕭何謀。詐言豨已得死。給上聲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

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見本乃為兒女子所詐。遂夷三族。致堂胡氏曰。功過當

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徹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侯以次國。逆謀既露。猶當宥其子孫。如此則漢祖於紀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負矣。帝還

至洛陽。上還。聞韓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乃詔捕徹。至上。曰。若汝汝教淮陰侯反

乎。對曰。然。上怒。烹之。徹曰。秦失其鹿。以鹿喻帝位。言秦失其國。如虞人之失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

者先得。且當是時。臣獨知信。非知陛下也。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

主。上曰。置之。書立子恆為代王。書二月。詔郡國求遺賢。書求遺賢何。美急賢也。入綱目

其。舉直言。皆帝啓之美。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霸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

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

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

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

越 呂后殺彭

越頭下 變布奏事

身勸。為去聲之駕。身自往勸。為之駕車。遣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發覺則免其官。年老癡病。勿遣。梁

王越廢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梁王越廢何罪感也。越不從反矣。曷為罪之。權不足也。然則何以復書殺。甚殺之者也。廢之可也。殺之夷三族。甚矣。 上

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讓責之。梁王恐。欲自

往謝。其將扈戶輒曰。往則為去聲禽。禽。同。擒。不如遂反。王不聽。梁太僕名得罪亡走漢。

告之。上使使下使掩也梁王。囚之洛陽。見有司治反刑已具。論如法。赦為庶人。

傳傳。去聲。驛遞也。處蜀。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王為呂后涕泣。自言無罪。后與俱至洛

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去聲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乃令人

告越復謀反。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收視者捕之。梁大夫欒布使於齊。還奏事

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布曰。方上之困彭城。見本敗滎陽。見本也。

王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見本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而

陛下以苛何也。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於是上乃釋布。拜為都尉。

夏。四月。還宮。五月。立故秦南海尉趙佗。駝為南粵王。越同初。秦南海郡名。治廣東

府。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今廣東惠州府龍川縣令趙佗。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吸絕道。

聚兵誅秦吏。擊并桂林。今廣西桂林府。象郡。今安南國。自立為南越武王。至是。詔立以為南越

陸賈使南

越

陸賈說稱

詩書

王。使陸賈即授爾綬與剖符。見本卷上。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為南邊患害。賈至。說佗

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為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

乃也。汝公。謂帝自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

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

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慚色。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

及古成敗之國。賈乃鹿鹿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

其書曰新語。以其所未聞。故名。李西涯曰。漢世守成之功臣。陸賈其魁首乎。新語未秦之先。而帝不知尊太公。新語既奏

尤偉乎。太史公以辯士目之。吾竊為賈不平矣。圍國相下勃。見本卷下。史記。余讀陸生新語。固當世之辯士也。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

入羣臣。十餘日。舞陽今河南南陽府舞陽縣。侯樊噲排推開闥宮中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去一

宦者臥。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今江蘇徐州豐沛縣。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

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見本卷上。乎。帝笑而起。秋。七月。淮南

見本卷上。王布反。帝自將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布擊殺荆王賈。又敗楚軍。遂引兵

陸賈新語
排闥直入

西。初。淮陰侯死。黥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大恐。發兵反。

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爾。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

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高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

取楚。并齊取魯。傳檄吸○號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

據放倉見本之粟。塞成臯見本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故城。在江南。風陽府壽州。歸

重輜於越。越地。身居長沙。今湖廣長沙府。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故驪山之徒。

見本。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於是上自將兵而東。布之

初反。謂其將曰。上老厭兵。必不能來。淮陰。彭越。皆死。餘不足畏也。東擊荊。荆王

賈走死。擊楚。楚敗。遂引兵西。賈。帝從兄。楚。帝弟突。

丙午。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軍於蕲。西。布亡走。長沙王臣誘而誅之。書法凡

議也。此其書誘何。前書反。此書誅。則罪人也。無嫌於誘矣。書長沙王臣。予其功也。圍英布之死。前史皆以殺書。至綱目始筆其誅者。正名定罪也。上書布反。既正其名於前。此書布誅。遂定其罪於後。布亦何得而辭哉。信越無罪。則書以殺。布實

有罪。則書其誅。故雖三人。同功一體。至其罪之有無。不可概論。非綱目別異而書之。幾於涇渭不分矣。固涇渭。二水名。涇濁渭清。上與布兵遇於蕲。水名。在湖廣黃州府蕲州。西。布

兵精甚。上望其置陳。陣如項籍軍。惡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爾。上

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江南。長沙王臣吳芮之子。名臣。嗣父為長沙王。使人誘與走越。殺之。圖

帝還過沛。復福其民。世世無有所與。預書述特書也。其特書何。讓也。以為君天下而私一邑也。自帝有此書。而後光武書復春陵。復南頓。玄宗亦書復潞州。皆帝啓之也。而世世無有所與。又甚矣。圖復春陵。見卷二。復南頓。見卷二。復潞州。見卷四。

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為笑樂。酒酣。上擊筑。竹。筑。似瑟而大頭。以竹擊之。故名筑。自歌曰。大風

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於是起舞。慷慨傷懷。泣

數行。杭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千秋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

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復其民。世世

無有所與。謂復除其賦役。世世無所干預。圖太尉周勃誅陳豨。定代地。圖立兒子濞。為吳王。圖更

以荆為吳國。濞喜。帝之子也。圖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祠孔子。牛曰太牢。魯法。書祠孔子多何。嘉重道也。書祠孔子多矣。詳有書所以書。書以太牢。重嘉之也。自阮焚禍烈。吾道幾墜。帝以不事詩書之資。方破布而歸。適然過魯。乃能動念及此。至以太牢祠焉。帝亦有大過人者矣。漢四百年。吾道之重。實自此始。特書美之。圖自堯舜禹湯文武既沒。天生孔子。為

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生民之類。不至墜絕滅者。吾聖道扶持之功用也。自秦燔詩書。阮學士。天下大亂。其禍至於鍊帝。極矣。漢高之興。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曼罵溺冠。其視儒道。不啻桎梏之不相入。然巡管祠孔子。乃見於兵戈德德之

日。故綱目特筆予之。亦以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漢氏四百年。其精神命脈。蓋在於此。音瑞。音音。去聲。倅德。音孔總。溺冠。見本卷上。柄。木指。所以入鑿。穿孔也。宋玉九辨。圓柄而方鑿兮。吾固知鈕

以太牢祠孔子

大風歌

民過沛復其

之上者也。果有大罪，則退之可也。廢之可也。賜之死亦可也。械繫而戮等之，可乎哉。

國蕭何以長安

漢都。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

地陘上林

苑名。在西安府渭南縣。

中

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毋收藁。

不為禽獸食。

上大怒。下何廷尉。

見本

械繫之。

王衛尉

數日。王衛尉官名。王姓。史失其名。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相國多受賈

古豎

汝金而為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

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一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

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帝不懌。即赦出之。何入謝。帝曰。相國為

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

過也。燕王綰諡謀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立子建為燕王。詔

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諡噲詣長安。帝病甚。人或言樊噲黨

於呂氏。即一日上晏駕。天子初崩曰晏駕。蓋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也。欲以兵誅趙王如意。見本之屬。帝大

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馳傳驛載勃代噲將。至軍。即斬噲

頭。二人行。計之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呂后女弟。名彘。之夫。今帝特以忿

怒故。欲斬之。恐後悔。甯囚而致上。自上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見本召噲。反接。

樊噲討盧綰 周勃代將 樊噲車

反縛兩手。載檻車。見本卷上。傳遜。詣長安。令勃代將。定燕反縣。**夏**。四月。帝崩。**上**繫黥

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

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辨鵠春秋時良醫也。姓秦。名越人。與黃帝時扁鵲相類。故仍號扁鵲。又家於盧國。四名盧醫。何益

罷之。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戇直也。

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

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也。所知也。遂崩於長樂宮。見本卷上。**盧**縮亡入匈奴。**五**

月。葬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天子葬地曰陵。**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

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見本卷上。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次。謂第其輕重也。以初約三章之法。

不足。以禦奸。故命蕭何攬摭攬。音均。上聲。摭。音職。奏法。律九章。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張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帶。泰山若嶽。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斗之下法。叔孫通制禮儀。見本卷上。又與功臣倍符。見本卷上。作誓。割符使世襲其爵。而誓之曰。使黃河如

丹書鐵券。券。符契也。以鐵鑄之。朱書字也。國之所以示信。令其子孫。長享爵祿。金匱石室。金匱。猶金牒也。以誓書藏之匱中。而緘之以金。不欲

藏之宗廟。使與國同休。雖日不暇給。規模弘遠矣。**太子**盈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赦樊噲。復爵邑。○令郡國立高廟。

惠帝至性

孝惠皇帝 名盈。高帝太子。在位七年。壽二十歲而崩。諡法柔質慈民曰惠。

丁未。孝惠皇帝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太后令永巷 宮中獄名。水長也。宮中長

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囚戚夫人。令春 充○使之持米。召趙王如意。二反。相周昌 見本曰。高帝屬 視○托也。臣

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來。

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聞 諫○隙也。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

蚤起。太后使人持酖 酖。去聲。亦作鴆。○酒有鴆毒也。飲之。遂斷 短戚夫人手足。去

上 上。眼輝 黑耳 以藥熏之。飲痞 因○痞也。藥使居廁中。命曰人疏。召帝觀。帝驚。大哭。因病。

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

為淫樂。不聽政。 司馬溫公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

義也。

戊申二年。冬十月。齊王肥 見本來朝。齊悼惠王來朝。飲太后前。帝以王兄

也。置之。上坐。太后怒。酌酖 見上。酒賜之。帝欲取飲。太后恐。自起泛 捧○覆也。之。齊王大

恐。出獻城陽郡 故城。在山東青州府莒州。為魯元公主湯沐邑 見本。乃得歸。春正月。兩龍見

兩龍見闕

人疑

孝惠未知大義

現 蘭陵今山東兗州府嶧縣井中。隴西今陝西臨洮府地震。夏旱。秋七月相國鄼侯蕭何卒。以

曹參爲相國。書法綱目於兩漢諸臣卒具官爵姓名美稱也。不書姓名。悔辭也。惟不書官者。爲貶之。相國何病。上問曰。君卽百歲後。誰

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七月薨。諡曰文終。何置

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參

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促治行裝。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促後

市所以并容也。并包容納。今擾之。姦人何所容乎。始參微時。與何善。及爲將相。有隙。

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耕一遵何約束。擇吏木訥。

重厚長者。召爲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釀厚之酒。賓

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莫得開說。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

之。府中無事。參子窻質爲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窻私問之。參怒。答窻曰。趣

入侍。天下事非若也。汝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也。參曰。乃彼也。者。我使諫君也。

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臣孰與蕭何賢。

曹參日夜飲醇酒

曹參後相

百姓

曹參

成

漢

高

帝

立

張

氏

除

挾

書

律

立

皇

后

張

氏

復

除

挾

書

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治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爲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明也。若畫一也。齊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甯壹。程子曰曹參去齊以獄市爲託後之爲

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盧溝曰天下者立法易而守法難曹參一遵何之約束除吏爲本諫而深刻者輒序去其義成漢室寬厚之風厥功良亦偉矣秦警稱斷斷無他技其參之謂乎

己酉三年春與匈奴和親。帝遣使和親則書結此其與何想辭也何想乎惠帝非創焉耳匈奴冒頓。見本方彊。

爲書遺去高后辭極褻嫚。慢言頓書云兩主不樂無以自娛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議斬其使發兵擊之。樊

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去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

見本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未絕傷夷也。亦傷甫起而妄

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謾欺且夷狄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

高后曰善報書遜謝遣以車馬冒頓復使使來謝因獻馬遂和親。

庚戌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張氏何后帝甥也倫序亦少乖矣異其文者異其事也后

帝姊魯元公主。見本女也。太后欲爲重親故以配帝。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

者復其身。復除其賦役也三月帝冠。實除挾書律。書法書子之也亦惜之也曷爲惜之惜其晚也蓋不事詩書之害亦遠矣立

原廟。書法遂非也。是舉也。叔孫通成之。圖闕駭立者。不宜立也。既有太廟。則原廟果何爲哉。直筆書之。其失自見。帝以朝長樂高。太后居此。數蹕。蹕必顏

天子出則稱警。示戒肅也。入則言蹕。止行人也。司馬貞曰。言出入者。互文耳。煩民。乃築複道。見本卷上。武帝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南。叔孫通諫曰。

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高帝衣冠。藏在高寢。每月備法駕一出遊於高廟。其道值所築複道。故云。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

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

廟。原。再也。先既立廟。今又再立。故名。於渭。水名。在西安府城北。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

立原廟。裴駘曰。原廟之作。始於惠帝。自是之後。皆以原廟。致堂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又作原廟。則便於用俗禮而美觀。其去古人重宗廟之意遠矣。

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則通說啓之矣。宜陽。今河南河南府宜陽縣。雨。去血。書法大異也。

辛亥。五年。冬。雷。桃李華。棗實。書法冬雷。異也。而桃李華。棗實。異之異矣。夏。大旱。○秋。八月。相國平陽

侯曹參卒。書法冬。參卒。蓋曰。

壬子。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夏。留侯張良卒。書法文

神仙詭誕之說。先儒論之詳矣。有知張良。欲從赤松子游。司馬氏亦既及之矣。綱目前書張良謝病辟穀。疑者真有導引長生之事。至是書留侯張良卒。則知子房托於神仙之意。照然可見。而詭誕之說。不攻自破矣。司馬氏見本卷上。

以周勃爲太尉。掌兵。漢初兩府。曰丞相。曰太尉。

癸丑。七年。春。正月朔。日食。書法日食正朔大變也。書正月朔日食始此。綱目書正月朔食二十八。有應者二十餘。可畏矣哉。夏。五月。日食既。

呂台呂產
將南北軍

甲寅 遂昌尹氏曰：漢自除秦苛法之後，惠帝繼之。一以清淨為治，方且與天下休息，相安於無事，宜有美祥，而災異數見，何哉？蓋自二年兩龍見井中，地震夏旱，越一年宜陽雨血，冬雷發實，至是則日食正旦矣。天下大變，孰甚於此？未幾，盛夏之月，日食之既，既，蓋也。日者人君之表，食之盡可乎？惠帝即世，呂氏擅權，上天告戒之意切矣。綱目書法之旨，明矣。

乙未 寬仁之主，遭呂太。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則軍國大權，已入呂氏掌握，劉氏烏得不危哉？綱目書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謂之後使，則見其出於私意，而非公選，又以病當時之將相大臣也。

丙申 帝崩。太后哭泣不止。張良孫辟彊，年十五，謂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居南北軍。漢衛宮之兵，謂之南軍，京城之兵，謂之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脫禍矣。從之。諸呂權由此起。

丁酉 九月，葬安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也。他人子也。而書太子即位，子之歟。不書立某為太子，則非子之也。不予之，則為稱太子，未嘗書立為太子也。俄而有太子者，即位而不知其名，所以著其非正統也。綱目正統，見下。

戊戌 初，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至是即位。

己亥 高皇后呂氏。名雉，惠帝崩，少帝立，后臨朝稱制。八年而崩。蓋六十二歲。

庚子 甲寅。高皇后呂氏元年。綱目於是有所謂少帝矣。曷為仍舊史，以高皇后之年紀之？少帝他人子，而呂氏則漢太后也。故以呂氏紀元而實錄之，不以他人子亂正統也。然則曷為不於歲下，大書婦人稱制，天下之大變，綱目所深懼也，故特變例書之。綱目正統大書，見本卷上。

辛丑 冬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陳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任敖為御史大夫。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

基

為左丞相，任敖為御史大夫。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

基

為左丞相，任敖為御史大夫。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

基

人臣之義
以陵爲正

桃李秋華

地震山崩

劉章入宿衛

盟明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

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退。陵讓也。平勃曰。始與高帝歔。血盟。諸君不在邪。今

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

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於是太后以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

以平爲右丞相。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

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見本卷上。乃抵堯罪。任敖嘗爲沛獄吏。有德於太后。故以

爲御史大夫。伊川程氏曰。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不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故承順而不諫。直亦

耳。如人臣之義。致堂胡氏曰。自己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且平勃全社

平。自是而後。權歸呂氏。漢祚幾易。他日。稷。定劉氏之功。是亦僥倖而已矣。向使太后有議。而將相大臣。皆以爲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

立疆爲淮陽王。不疑爲恆山王。山朝武。三侯名。皆他人子。皆太后所名。孝惠子也。立呂台

爲呂王。制齊之濟南郡。爲呂國。桃李秋華。

乙卯。年二。冬十一月。呂王台卒。春正月。地震。武都今陝西鞏昌府階州。山崩。夏五月。太

后封齊王。悼惠王肥弟。通鑑作子。章爲朱虛。故城在山東青州府臨朐縣。胸音渠。侯。令人宿衛。宿衛不書。此何以書。特筆也。朱虛所以成功。以典宿

八銖錢

衛耳。齊制其外。章處其內。以誅諸呂不難也。

六月晦日食。秋七月恆山王不疑卒。行八銖

錢。銖二十四分兩

之一。書法書錢幣始此。

太后立山為恆山王更名義。

丙辰夏江漢水溢。

秋星晝見。

伊洛汝水溢。伊洛二水在河南河南府。汝水在河南汝寧府。

婦人封侯

丁巳夏四月太后封女弟嬰為臨光侯。

晉國婦人封侯。終綱日千三百六十二年。一而已。書深譏之。

廢少帝幽

殺之。五月立恆山王義為帝。更名弘。以朝為恆山王。

戊午春南越王佗反。

見本卷上。

右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南越王曰。此必長

沙王。

見本卷上。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遂自稱南越武帝。攻長

沙。今湖廣長沙府。敗數縣而去。

己未冬十月太后廢呂王嘉。

立台弟產為呂王。○春星晝見。○行五分錢。

庚申春正月日食。

晝晦。二月太后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為梁王。

秋七月趙王恢自殺。太后立呂祿為趙王。趙王恢以呂產女為后。王有愛姬。

后酖殺之。

王悲憤自殺。太后以為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使使告代王

恆。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兒子祿為趙王。是時諸呂擅權用事。

五分錢

劉章耕田
歌
陳平燕居
深念

陸賈勸陳

平交驩太尉

陳平漢初
鉅魁

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章自請

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為耕田歌曰。深耕概記種。

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

還報。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陳平嘗燕居深念。

陸賈往。直入坐。而平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生曰。足下極

富貴。無欲矣。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奈何。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

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也。樂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

何不交驩太尉。趙因為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龜山楊氏曰。子觀劉章言耕田事。及誅亡酒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使其出是以才見忌。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為。尙可得乎。然則其獲免而成功。亦幸而已。○其離間楚君臣。偽遊雲夢之類。此市

井飛利之為。而非君子正大之道。至阿呂后王諸呂。以大言欺王陵。及諸呂用事。而乃畏禍及己。端居深念。殊無一策。尾救。昔日奇計大言。皆虛誕矣。幸得陸賈之教。交驩周勃。向使讎寄不可使。祿產不解兵。豈不危乎。勃幸得其兵。呂諸就。不亦竊安漢之功。先儒謂漢之所以不安者。皆平之罪也。及對文帝言宰相之職。又以大言勝周勃。豈真有理。

將軍周竈將兵擊南越。見本遣

將軍周竈將兵擊南越。見本遣

辛酉。八夏。江漢水溢。見本秋。七月。太后崩。遺詔產為相國。祿女為帝后。審

食其為帝太傅。初，太后祓

弗

還。

祓，除也。三月上巳日，臨水洗濯，除去宿垢，謂之祓除。不祥。

過軹

止

道。

在西安府城東。見物如

蒼犬來攬

棘持也。

掖。

肘脇之間。

卜之。云趙王如意

見本卷上。

為崇

歲禍曰崇。

遂病掖傷。病甚。乃令

祿為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

南北軍見本卷上。

戒曰：我崩，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

毋送喪。為人所制。至是崩。

齊王襄發兵討諸呂。

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

嬰留屯滎陽。與齊連和。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齊王灌

嬰兵皆罷。

書使何？未有君命。未有君命而受其使，非譏賊，上書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繼書嬰留屯與齊連和。則受其使者，所以為討亂計也。嬰於是可謂能權矣。故下書齊王灌嬰兵皆罷。列嬰於齊子嬰也。

呂祿

諸呂欲為亂，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知其陰謀，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

西，已為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為帝。於是齊王發兵擊濟南。

今山東濟南府。見本卷上。

遣去諸

侯王書，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

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

謀曰：諸呂欲危劉

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乃還兵

西界待約。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酈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劫

以力固要之也。商

令寄給

上聲。說稅。

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

王，皆大臣之議。諸侯亦以為宜。今太后崩，帝他人子。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

劉章告齊王發兵誅諸呂嬰灌與齊連和酈商給說呂祿

曾嘗聞語
告平勃
軍中皆左
袒

劉章斬呂
產
更始

諸大臣迎

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付也。太尉請梁王呂歸相印。與大

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擊去。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猶豫

見本未決。九月。平陽侯甯質○曾見產。會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楚

合從宗告產。且趣促產急入宮。甯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襄

平侯紀通持節見本矯內納勃北軍。復令寄語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

曰。爲呂氏右袒但○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然尙有南軍。平乃召朱虛侯章

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甯告衛尉。毋入產殿門。產欲入宮爲亂。至殿門。弗得入。

徘徊往來。勃尙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乃謂章曰。急入宮衛帝。予卒千餘人。入

宮門。擊產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去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輿載就謁者同。因

節信。馳斬長樂宮名。見衛尉呂更始。還報勃。勃起拜賀。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

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廢魯王張偃見本。章遣告齊王罷兵。灌嬰兵亦罷歸。

班固曰。孝文時天下以譎寄爲實友。夫實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以義而已。不當問其從不從也。况將之於軍。如臂之於指。其爲劉氏與不爲劉氏。非惟不當問。亦不必問也。

諸大臣迎立代王恆。後九月。至。卽位。誅

立代王恆

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敕。書呂后何無母道也。后則為無母道。以婦人制天下。以假子亂正統。其為無母道也大矣。故綱目於此。直書曰所名孝惠子。而后不書太。所以絕之於文帝。

也。諸大臣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詐名他人子而立之。以

彊呂氏。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大臣皆曰。呂氏幾危

宗廟。今齊王舅駟鈞。虎而冠。實。即立齊王。復為呂氏矣。代。今山西大同府蔚州。王。高帝子。最

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召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

詐。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之位者

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其境土交接。若犬牙。不相當。而相銜入也。此所謂磬

石之安也。磬。大石也。荀子。國安于磐石。天下服其彊。二矣。除秦苛。何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

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制。然而大尉以一節入北軍。

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見本卷上。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去使。故

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王乃命昌參乘。見卷二。武等六人乘傳。

詣長安。漢都。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至渭橋。橋跨渭水上。在西安府城外。羣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

進曰。願請閒。閑。請空閒處語。不於案中顯論也。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

願請閒

大王勿疑

毋往觀變

下者無私

子鱗符。王謝曰。至邸底而議之。邸。舍也。漢制。凡都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後九月晦。至邸。丞相平等皆

再拜言曰。願大王即天子位。王西鄉向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位。章弟東牟

侯興居。請除宮。本紀作清宮。乃與太僕滕公夏侯嬰入宮。載少帝出。奉法駕迎

帝。即夕入未央宮。見本卷上。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

上聲。殿中。有司分部誅少帝。及諸王於邸。帝還至前殿。夜下詔書。赦天下。

太宗孝文皇帝

名恆。高帝中子。初封代王。惠帝無嗣。呂后崩。大臣迎立之。在位二十二年。壽四十六歲而崩。諡法。慈惠愛人曰文。○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至刑措。至於制度禮樂。則謙遜而未遠也。

此功賞之斷案

壬戌。太宗孝文皇帝元年。冬十月。以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灌嬰為

太尉。論功益戶有差。

雌。國。呂之誅。綱目首書齊王襄發兵致討。繼書平勃朱虛誅產祿及諸呂。今也論功行賞。止及平勃灌嬰。而不及二人。此意特以劉章。嘗欲立齊王。故不錄其功。而當時大臣亦無有能明之者。夫以平勃阿意曲從。稔成呂氏之禍。功固未可以贖罪。其視二人有功無過者。大有逕庭。綱目於此。文無予奪。若不甚白。然而即前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為有功。即後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不及賞。其是其否。固自曉然於書法之間。此功賞之斷案也。○國。稔。音忍。庭。音聽。逕庭。隔遠貌。莊子。道遠遊。大有逕庭。

陳平謝病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

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從之。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

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

袁盎論周勃

勃

此功賞之斷案

除收孥相坐律令

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

以身徇主與之同存亡也。

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時丞相本兵柄。不

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而陛下謙

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十二月。除收孥相坐

律令。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平聲。議罪也。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

坐之。及為收孥。孥。妻子也。收。錄其妻。子。沒為官奴婢。朕甚不取。其除收孥諸相坐律令。春。正月。

立子啓為皇太子。三月。立竇氏為皇后。后。太子母也。故立之。后弟廣國與

兄長君。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且懸此兩人。兩人所

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

居。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詔定振窮養老之令。詔曰。方

春和時。草木羣生。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或店。近邊。欲墮意。於危亡而莫

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

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

哉。具為令。有司請八十已上。月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帛絮。夏。四月。齊楚地

振窮養老詔

令四方毋來獻

震。山崩。大水潰。出。令四方毋來獻。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

編以羽七。列紫纓旁。載於車上。謂之鸞旗。車駕出。則於道而先行。屬。視。車在後。屬。相連屬也。古者諸侯。或車九乘。奏減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牛之。吉行。巡。

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

毋復來獻。封宋昌為壯武侯。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

來功。封宋昌為壯武侯。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

廣於天下也。晉國三時。去年秋九月。自代來。至今年夏四月。是歷三時矣。秋。八月。右丞相勃免。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

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

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

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然則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者。上佐天

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得

各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勃大慚。乃謝病免。平專為丞相。遣大中大夫陸賈使

南越。南越王佗稱臣奉貢。初。隆慮侯竊擊南越。

會暑溼太疫。不能踰嶺。趙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

文帝賜趙佗書

陳平決獄

錢穀之計

文帝修代來功

國凡使稱名。嘉不特也。

林。闕。今河南彰德府林縣。

見本卷上。閩。東越別名。春秋七閩地。戰國越人所居。

故稱閩越。今福建等處。

西甌今廣東瓊州府等處。今安南國交州府地。是爲甌越。馬駝等地。卽甌駝也。

役屬焉。皆役屬於南越。

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

讀。導。二音。天子車。翠羽蓋。以黃纁爲裏。是爲黃屋。纛以整牛尾爲之。如斗。在乘輿車衡上左方。注之。故曰左纛。音萊。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爲佗親家在真

定今直隸真定府。

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越。

賈前使南越。見本卷上。

賜

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於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

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

猶言彼時。

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

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不

止。長沙苦之。

見本卷上。

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

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無一乘

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惡。去聲。終今以來。

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下令國中曰。

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今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

大長。

猶言西長。

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帝幸賜臣佗

醜。以爲南越王。見本卷上。孝惠皇帝義不忍絕。所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卽予。予牡。毋予牝。老夫處僻。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怪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平律。議法也。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於今抱孫矣。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矣。

南軒張氏曰。文帝之待夷狄。其有道矣。以南越尉佗之強。自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遺以一書。其書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彼見帝推誠如此。則又安得不服。故其報書。亦首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爲諱。則佗敢以越吏諱哉。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也。

圖 召河南守吳公爲廷尉。以賈誼爲大中大夫。書廷尉始此。終西漢書廷尉七。而帝之世二人焉。吳公。張釋之。皆其人也。

圖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召以爲廷尉。見本卷上。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爲博士。時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耕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今河南府 陽。今河南府。洛陽縣。人賈誼。帝召以爲博士。時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耕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見本卷上。 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耕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耕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卷一 通鑑前編定本 漢紀

二八五

召吳公爲廷尉
吳公治平
第一
吳公薦賈誼

癸亥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

諡曰獻

十一月以周勃為丞相。

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諡明人片之德雖不一然敬天聽言乃其要者自秦禁

於滅亡而不寤至漢氏一興雖寬大如高祖慈柔如孝惠然去秦未遠遺風尚在。今孝文乃能因日食之變詔舉賢良方正一舉而破天聽言求賢之意皆在其中天下之人自是改視易聽一洗舊染後世踵為故事自我作古不亦善乎言曰直言諫曰極諫書之於冊足為千古之美。

穎陰

故城在河南開封府陳州

侯嬰

騎騎

賈山上書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

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也。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

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而況

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

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疲不能勝

升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

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士退誹謗之人殺直

諫之士是以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

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乃直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懈弛


也。陛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

止齋受言

袁盎諫馳峻阪

袁盎引能慎夫人坐

親耕籍田

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夫士脩之於家。而壞怪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法度也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連。上輦。○駕人以行曰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帝從霸陵。城名。在西安府城東。本秦穆公所築。漢文帝置苑障於此。因置霸陵縣。即今咸寧也。上欲西馳下峻阪。返中郎將袁盎騎。並傍車。噤攔轡。並。依也。盎騎依並帝車。擊持其轡。不容馳下。上曰。將軍怯耶。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天子五路。賀六馬。六馬之疾若飛。故曰六飛。史記作六騶。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苑名。在西安府渭南縣。布席。盎引卻慎夫人坐。座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疏。見本卷上。乎。上說。語夫人。賜盎金五十斤。春正月。親耕田。籍。籍。田也。書耕籍始此。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

賈誼說上
積貯

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淫侈之俗。日月以長。天下財產。何得不蹶。也。卽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猝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附也。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也。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爲天下先藉。籍。藉也。言親自蹈履於田而耕之。天子三推。王公五推。卿大夫九推。庶人受以終畝。

綱三月立趙幽王。趙王友爲呂后所殺。子辟疆。闕。壁。古爲河閒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綱**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先立河閒。今直隸河間府。城陽。見本。卷上。濟北。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王。然後立皇子。張南軒曰。有司請王諸子。先詔諸兄之無後者而立之。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也。

綱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法書

東漢南府直言雖舉。而秦之虐禁猶有存者。齊除誹謗妖言法。則帝之開廣言路。尤可嘉矣。

綱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旌。旗也。堯設之五達之。令民進善者。立於旌下。誹謗之木。堯立誹謗之木。慮政有關失。使言事者。書之於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

除誹謗妖言法

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文帝仁慈之過

劉長鐵椎

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書國上書親耕藉田。此書賜民半租。則帝之導民務本爲何如哉。海內殷富。不亦宜乎。○詔曰。農。天下

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今親率羣臣農

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甲子。三年。冬。十月。晦。日食。十一月。晦。又食。○丞相絳今山西平陽府絳縣。侯勃免就國。○

以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在直隸眞定府冀州。侯審食其解之人。其邪

當誅死。何以書殺而不去其爵。不與劉長之擅殺也。當是時。明天子在上。藩臣來朝。乃於輦轂之下。戕害列侯。罪已不容於誅矣。赦而不問。未幾卒以反誅。此則帝仁慈之過也。○初。趙王敖見本。獻

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震。懷。及貫高事發。見本。美人亦坐繫。美人弟因審食其

見本。言呂后。呂后妒。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恚。與。恨。即自殺。吏奉捧其子詣上。

悔之。封以爲淮南治江南揚州江都縣。王。王蚤失母。附呂后。故呂后時。得無患。而常怨食其。

以爲不彊爭。評之。使其母恨而死也。及上即位。驕蹇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

入朝。往見食其。自袖鐵椎椎殺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爲親故。赦弗

治。以此歸國益驕恣。警蹕。見本。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

不聽。圖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甘泉。宮名。在西安府淳化縣甘泉山上。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遂如

太原。濟北王興居反。遣大將軍柴武擊之。秋七月。還宮。八月。興居兵敗。自殺。圖

內書反矣。不詳討何。病帝也。帝於興居。亦少恩矣。 圖初。誅諸呂。朱虛侯功尤大。見本卷上。大臣許以趙王章。以梁王

興居。弟。帝聞其初欲立齊王。見同上。故絀黜其功。割齊二郡。濟北。成南。以王之。興居自

以失職奪功。頗怏怏。聞帝幸太原。今山西太原府。以為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帝遣柴

武擊之。兵敗自殺。圖以張釋之為廷尉。圖釋之初為騎郎。十年不得調。去聲。陸也。袁

盎薦之為謁者。掌實發受事之官。朝畢。因前奏事。上曰。卑之毋甚高論。令平今可行也。釋

之乃言秦漢閒得失。上說。拜謁者僕射。夜。百官志。謁者僕射。一人。僕射。見本卷上。從行。從上。行也。登虎圈。權。上

圈。養獸閑也。虎圈。在上林苑中。圈之上有棚。故曰登。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掌聽訟於虎圈者。從旁代

尉對甚悉。欲以觀實也。示也。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召釋之拜

嗇夫。為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東陽侯。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

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甜。入聲。多言貌。利口捷給哉。以嗇夫口辯

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米。相。順從也。爭為口辯。而無其實。舉錯不可不審也。帝

以張釋之為廷尉

張釋之劾
太子梁王

日。善。就車召使參乘。見卷二。徐行。問秦之敝。拜公車令。百官志：公車司馬令一人。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舉對策者。

頃之。太子與梁王。見本卷上。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天子門有司馬。主武中故名。釋之追止之。劾。核也。

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

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是歲為廷尉。上行中出渭橋。渭橋有三。中渭橋在西安府西北二十五里。木名橫橋。

架渭水上。秦始皇造以渡渭南離宮。東渭橋在西安府東北五十里。漢高祖造。以通櫟陽。西渭橋在西安府西北二十里。漢武帝造。跨渭水以通茂陵。以其對便門。故亦名便橋。唐名咸陽橋。櫟陽。見本卷上。茂陵。見本卷下。有一

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視廷尉釋之奏犯蹕。見本卷上。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

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

使誅之則已。今以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病也。平其不平。壹傾。一傾側。不平。天下用法。皆為

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言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座前玉環。得

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殺人曰棄市。王制。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欲

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恭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

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見本卷上。一杯。音衰。手不敢斥言毀撤山陵。

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龜山楊氏曰。釋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是開人主妄殺人之端也。既

廷尉天下
之平

張蒼律歷

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犯法。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誅法而擅誅乎。

乙丑四年冬十二月丞相嬰卒。以張蒼為丞相。蒼好書博聞。尤邃律。候氣之管。歷算數也。所以紀歲月日時分數。召河東守季布至。罷歸郡。上召河東今山西平陽府守季布。欲

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使酒難近者。至留邸見本。一月見罷。布因進曰。臣待罪

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

有毀臣者。夫以一人之譽平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以闕陛

下之淺深也。上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爾。以賈誼為長沙王太傅。

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上

於是疏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見本王太傅。○後帝思誼。召至。入見。上方受釐。

同禮○祭祀福祚也。坐宣室。未央宮前殿正室也。齋則居之。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

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下絳侯周勃

廷尉獄。既而赦之。審固既而赦之。何美改過也。周勃既就國。見本。每河東守郡尉郡行上警縣

至絳。見本。勃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逮。見本

以賈誼為長沙王太傅

夜半前席

周勃知獄吏之貴

地震

文帝有異無應

四銖錢
半兩錢
英錢

賈誼諫除盜鑿令

賈山諫除盜鑿令
文帝寵幸鄧通

治。薄太后謂帝曰。絳侯始誅諸呂。縮繫也。皇帝璽。居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乃使使持節赦之。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丙寅五年春二月地震。

致堂胡氏曰。文帝之時。有此大異。何也。曰。天地之變。非一端也。盡以為人情性所發而遂已也。文帝之時。雖有此異。然帝方躬脩德化。節用愛人。此其所以雖有此異。而無其應歟。

更造四銖錢。除盜鑿令。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更鑄英錢。劫錢。民間名曰榆。英錢。言如榆莢之薄。即五分錢也。見本卷上。

於是物價騰踊。米石萬錢。至是更造四銖錢。除盜鑿錢令。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雜以鉛鐵者。其罪黥。擊。墨。刑在面。然鑄錢非殺同活。雜為巧。則不可得贏。益。餘。利也。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錢也。錢。收銅於官。而官自鑄。之勢。各隱屏丙。隱。身。屏。跡。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不如收之。而官自鑄。賈山亦諫。以為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皆不聽。時大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今四川雅州榮經縣。銅山在嚴道縣北。使鑄錢。吳王濞見本卷上。

吳鄧錢

姚李冬華
袁盎諫徒

以賈誼為
梁王太傅

有豫章故城在浙江湖州府長興縣銅山在湖州府城西南招致天下亡命見本卷上者以鑄錢東賁海水為鹽以故無賦不賦於民而國用饒足以是吳鄧錢布天下。徒代王武為淮陽今河南開封府陳州王。

丁卯六年冬十月桃李華。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淮南王長見本卷上弗為去置嚴傅

謀反事覺召至長安赦徙處蜀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見本卷上弗為去置嚴傅

相以故至此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

吾特苦之爾王果憤恚恚不食死上聞哭甚悲諡曰厲王以賈誼為梁王見上

太傅。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言諸侯強大反側難制可為流涕者二

一言朝廷奉變夷輕重倒置二言玩細娛不圖大患可為長太息者六一言服用奢僭二言俗吏不知大體三言經制不定四言當輔導太子五言當審定取舍六言當優禮大臣進言

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夫抱火厝同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立國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

相疑之勢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王長親兄之子西鄉向而

擊齊悼惠王子濟北王與居今吳又見告矣吳王濞不遵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方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

屠牛垣解
芒刃斧斤

焉。猶尙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屠牛垣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鈍者。其排擊剝割。皆衆理解械支節也。至於髀寬脾彼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衆髀脾也。釋斧斤之用。而欲嬰觸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下無倍同背畔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臥赤子幼君。天下之上而安。植立也遺腹君未生者。朝委裘以君所服之裘。委之於位。受羣臣之朝也。而天下不亂。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形去聲之大幾如要同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爲痼疾。後雖有扁鵲見本卷上。不能爲已。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懸。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慢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繒情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獸而獵田蔬。不搏反寇而搏畜菟徒。楚人謂虎爲菟。於菟。音烏。翫同玩細娛魚。而不圖大患。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

百里外。威令不伸。可為流涕者此也。今帝之身。白衣去聲。皂黑。綈厚縵。而富民牆

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硯。其領。庶人夔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喘也。夫百

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

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可為長太息者

此也。商君見本卷上。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家富子壯

則出分。問家貧子壯則出贅。醉○贅。猶也。男附女家。謂之贅。增言猶人身之有贅瘤也。借父耰鉏。慮疑有德色。母取

箕箒。立而辭歲語。實謂抱哺步○口其子。與公併並倨。對敵而相拒也。姑姑不相說。悅則反翻

辱而相稽。相與計較也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矣。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

禮義。捐廉恥。日甚月異。而歲不同矣。今其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

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以為是適然耳。夫

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鄉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筦同子管仲著書名管子曰。禮義

簾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是豈可不為寒心哉。豈如今定經制。常法也

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雌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

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維以繫舟。楫以進舟。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

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

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古之王者。太子乃始生。固

舉以禮。有司齋肅端冕。見現之南郊。以太子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

而教固以行矣。孩提有識。三公太師。太保。太傅。三少少師。少保。少傅。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

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端士有道術者。使與居處。故太子乃生而見正

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

有此具也。秦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異。割。剝。刑。人。則夷人之三族

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石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

若艾刈草菅甚。然管似茅而滑澤。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

諺曰。前車覆。後車誡。天下之命。懸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

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凡人

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

故法之所爲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夫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所共見也。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此言高卑有等也。陛。升堂之階級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此言階高堂兼堂闊也。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

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臣聞之。履雖鮮謂也。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苴也。

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

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遠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繫縲同縲音解

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罵而榜邪。答之榜亦答也。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

古者。大臣有坐去聲。不廉而廢者。曰簠。簠撫。簠發。不飾簠簠皆謂器飾齊也。坐汗穢淫亂者。曰

帷。薄同。不脩沛。廣也。細大夫帷。士以麻。所以自障蔽。坐罷疲。軟不勝升。任者。曰下官不職三句。見大戴禮及家語。故

貴大臣定有皐罪本字。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其在大譴

也。大何呀。之域者。則白冠。整離。髻平尾。則安。要服用格爲。盤水加劍兄。姓殺。以盤承取頸血。故示亦若此。造請

室詩學。而請皐爾。不執縛繫引而行也。其有中皐者。聞命而自弛弛也。自。上不使


人頸整戾。而加也整。綠色綬也。言不以使人以綬加於頸。其有大罪者。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掙

卒。抑而刑之也掙。持頭髮也。抑。按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爾。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

臣自烹喜。去聲。好爲志氣也。嬰加。以廉恥。故人矜節行。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皆願行而

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

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言何所喪失。而不爲此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彼陸無級之事乎。故曰。可

爲長太息者此也。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養心莫氏曰。按前傳。爲養主太傅。王粲馬死。誦自傷爲博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王安石詩曰。懷王自墜馬。賈博至死悲。古人事一職。豈敢苟然爲。哭死非爲生。養心良不欺。海濱嘗利聞。絲灌復何如。東坡曰。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灌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手足骨肉哉。賈生濟陽之年少。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之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俱遊於漢而謀交之。然後惟吾之所欲爲。安有立謀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死誦。是亦不善處死者也。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東萊先生謂合士蘇二說觀之。則生之弱疵可見矣。

